章炳麟論學集

吴承仕藏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吴承仕藏

章炳麟论学集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说明

吴承仕同志早在三十年代，曾任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教授兼系主任。又长时间在当时的中国大学任教授．国学系主任。他治当时所谓『国故』之学，也就是沿袭清代乾嘉学派的考据之学，出之章炳麟的门下。章氏发展了乾嘉学派，颇有新的创获，曾跟他求学的，许多人都成为近代著名的大学者。吴承仕同志不但治学态度更为谨严勤奋，而且和章氏的师生关系始终不渝，这可从他们往来的信件中得到证明。今年是北京师范大学成立八十周年，为了纪念我们的这位老校友、老革命家、老学者，我校把他珍重保存的章炳麟先生寄给他的信札若干封影印出版，这不仅为读者参考章氏的考证学说，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从中看到这两位老学者之间的高

尚风格。吴承仕同志这时已是著名的学者，他治学还是那么虚心。遇有疑问，仍向老师求教。而章炳麟先生又是那么认真对待老学生的提问，那么仔细地答复。自己研究中的心得和疑问，也虚心地向老学生反复讨论。这些精神，至今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众所周知，章氏晚年在政治思想上远远落在吴承仕同志的后面，吴对章虽执礼不衰，而章的嘱咐和邀请则一直没有遵行应聘。这在当时学术界是一件佳话，更是我们这位革命的老学者所以值得尊敬和学习的鲜明事例之一。

吴承仕同志（一八八四——一九三九）。字检斋，『检』又常写作『简』、『絸』。安徽歙县昌溪人。早年曾应科举考试，中了举人。一九〇七年（光绪三十三年，丁未），『举贡』会考取中后，又以朝考一等第一名，被授予大理院主事之职。一九一二年民国政府成立后，任司法部佥事，十三、四年间，他目睹军阀混战、政治腐败、民生凋敝的社会现状，出于义

愤而毅然辞职，从此潜心研究，专治《经学》。他在学术上对三礼名物、文字音韵诸学造诣很深，先后撰写了《三礼名物略例》、《经籍旧音辩证》、《经典释文序录疏证》、《六书条例》等许多有价值的著作；尤其可贵的是，他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影响下，开始用唯物主义辩证法指导学术研究，写出了不少有创见的学术论文。在政治上，他崇尚真理和正义，反对黑暗，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支持反对军阀统治和抗日救国进步活动。一九三六年春天，吴承仕同志在故都北京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从一位清末举人经学大师终于成为一名无产阶级战士，积极地参加了党领导下的地下斗争。一九三九年，在日本侵略者的迫害下，不幸病逝。

他的长子吴鸿迈，是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的教授，现已退休，吴鸿迈在一九五〇年和其弟吴鸿逖把他们父亲的全部遗稿和这批章炳麟的书札，捐献给国家，现在我校保管，并

逐步整理，准备陆续出版。

章炳麟（一八六九——一九三六），字太炎，浙江余杭县人，早年受学于俞樾、孙诒让，后来参加反对清朝的革命，又被迫流亡日本。袁世凯窃国，他再加反对，复受袁的迫害，终于坚强不屈，是一位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家。他的学术成就和影响，更是世所习知，不待这里多加介绍。

这一批信札最早的时间是一九一一年，最晚的时间是一九三六年。其中有少数几札残缺，也有几札不知时间，其余大部分可以从邮局盖在信封上的戳记看到年月。这里边有一些篇、节曾于章氏在世时即发表在一些杂志上，但那些旧刊物今已不易看到，现在全部加以影印，附印释文，并加标点。

从这批信札中大略可以对章氏的治学兴趣和方法得到一些理解：他曾研究佛教哲学，也接受宋明理学家的思想，他的目的并非出世的，而是设想借此来挽救社会上的腐败风气；

他研究《经学》，早有他的许多专著，这批信札中，讨论《经学》的也占绝大比重。这固然由于答复吴氏的问题而作，但从中看到他对群经和注疏的精熟，逻辑推理的细密，确实非常值得钦佩；论古音韵的精辟，更是早有公论的。由于他不治金文、甲骨，考订古文，引证只到正始石经，取资未免稍窄。又在论古文经时，设想所及，曾推测梅赜古文原本，就不免有些落空了。信札中有许多谈到清代皇帝祖先世系的，按种族革命已经是资产阶级革命的范畴，何况种族问题上，专门探讨统治家族祖宗世系是否真实，时间又是在清王朝已被推翻之后，这只能说是种族革命理论的惯性延续而已。至于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所具的保守思想，则更是资产阶级革命家无容置辩的局限了。我们出版这些信札，主要是为读者特别是在学的青年看到这位老学者治学方法精密，态度严肃的方面，以期有所借鉴。

在信札的整理、训释和出版过程中，由启功教授标点原

稿，又经肖璋教授校阅，还有侯刚、武静寰、胡云富等同志协助进行了具体工作。

章氏好写古体字，原札年久又有些残破的部分，可能有释不确、标点错误之处，都希望读者批评，以便改正。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一月

目录

信札原文

一九一一年

檢齋足下：兩得手書，推崇過當。僕輩生于今世，獨欲任持國學，比于守府而已，固不敢高自賢聖，以鑠世取名也。揚推清代儒先所為佹佹不舍者，志亦著是而已。其閒或有汙隆轉忘其本然，而媚于一人，建計以張鷄胡之族者，始終未有聞焉。論者欲以負紙寡用要其持身，如此比于魏裔介、李光地之倫，稱販程朱以自推漢族者，可不謂賢歟？銓次諸儒學術所

原不過惠戴二宗惠氏溫故故其徒敘守舊貫多不仕進戴氏知新而隱有所痛于時政則孟子字義疏證所爲作也源遠流分析爲數師後生不能得其統紀或目爲掅集舊事而已或徒目爲攷覈宋儒陋今榮古目爲名高則未知建夷入主幾三百年而四維未絕于解散國性不絕于淩夷者果誰之力也今之說言致用者又魏齊介李究地之次也其貪鄙無恥

大言駢驗且欲殘摧國故以自解順民降俘之誚者則魏李所不為也及今而思所以振之視諸先正從容講授之世固已難矣僕所為外疚於我以求維持于不墜者亦不能盡與算修同術何者餘言碎義非欲速者所能受也蹈常襲故非辯精者所能滿也一于周孔而芟棄老莊釋迦深美之言則蔽而不通也專貴漢師而剽劑魏晉深懿維閎者則今之所務有異于鄒時也

大氐六藝諸子當別其流毋相紛糅以侵官局樸學稽之乎古而玄理驗之乎心事雖緐賾必尋其原然後有會歸也理雖幽眇必徵諸實然後無遁辭也以是為則或上無戾乎古先民而下可以解末世之狂酲乎來書謂近儒說文桂氏徵引極博而鮮發明此可謂知言者王氏頗能分析蓋大滯乎形體惟段氏為能知音其鹵莽專斷誠不能無訛訾議要之文字者語言

之符苟汲〻正點畫辨偏旁而已此則五經文字
九經字樣已優為之終使文字之用與語言介然
有隔夫何貴乎小學哉段氏獨能平秩聲音抽
引耑緒故雖多疵點而可寶耳來書稱歙音
多合唐韻此有由也五胡亂而古音亡金元擾而
唐韻歇然其緒餘猶在大江以南且鄉曲之音多
正于城市山居之音多正于水濱以其十口相傳
不受外化故也昔朱元晦獨謂廣州音正近世陳

蘭甫復申明之言今所聞二公所言誠不虛也所言不受流變者尤由模倣互領胡虜之音無由遞傳至此耳僕鄉時作新方言蓋欲盡取域內異言稽其正變所得裁八百餘事未能周悉今於一冊奉上書不盡意它日來過當一二引伸之

章炳麟白　十月十四日

承教愧許部人何術之有
佗日暇讀未妨言志學
問之事終賴鄉先正
東原先生為圭臬耳
章炳麟白

一九一二年

慈氏菩薩像贊一
聯已寫好奉上暇
日無事何不來談
勝義手此問
檢齋近祉
章炳麟白
廿五日

昨日快談，今日自說舍不合微之論，[illegible]讀陳那、護法、難所造之論，釋彼說內色似外境，此為所緣緣，實無外境。若爾，識具有一切內色，何故同時同處不能普現，亦以外境遠近未來成此隱顯差別。論至此，陳那、護法二師亦窮矣。僕今所見，解為二師解圍，自謂所見有進，二師若非親證見事，理實如所思，且不入吾兄下。足下試一審思，若有所見，未解解同內同處不能普現之惑，勿遂不進矣。此頌

檢齋起居晴健

章炳麟頓首

二月十九日

齊物論釋第五章尚有[illegible]義，昨者讀法苑義林章，乃悟人間世篇耳目內通、虛室生白之說，即內典所謂三輪清淨神變教誡。世人但以禪那三昧觀之，非因果相依，究與教誡衛民何與耶？思得此義甚自快也。足下可據齊物論釋改定本，來時為補入。楊仁山曾注內篇，未審其曾悟此否。此上

檢齋足下

章炳麟白

一月十八日



墓銘已刪改畢，足下
可自來取。近復見《荀
子·解》，自謂分處莊子
中所說亦弟而之慨
即今日批洮汰之論，常
念閉索推理纍纍
發揮殆盡，乃一大快
考傳吾學者何人耶
此問檢齋近祉

章炳麟白　二十九日

成內典論，迄今時不必駁
異，仍錄在佛學部中可
也。曆算本非漢學所述
歷學殊為隱僻，應依
梁代書作歷諸方等
經及唐譯俱舍論，又
可得望為代播之此土

檢齋足下

章炳麟白
前日

簉齋足下：識內色論為少一段一點，今應補入。過書時望照此寫之，文如左：

論者又言：自心相分，是種非果，果則能現，種子非現，是故無有見事。應復難言：既無外境，有何所以而成此果？應一切時非是種子，終不現果，而今有果能現，此故不然。（下接）為說正此非識諸師皆爾。

章炳麟白　二十日

昨日詩函，即為改潤，大旨近了。其成內色論，後

言此不必標數，仍保立佛學部中為宜。前日所付

漫錄一冊，其中所論古算術、醫經及人種等條，實

經錄入此書本意。筆語體裁，圖天壽講，亦庶人將

厭窺，譬如飯後備有蒲桃相橘，始得味耳——。

廣字應依涅槃書作磨字。　諸方等經及之論

庚譯俱另論，望為酌取。

檢齋足下　　章炳麟白　　初一日

檢齋先生寄回詩手書，答如左。

三界大地之說，祇言梗槩，非能事事密合也。且如鳥獸鱗介昆蟲，因緣而生，而生攝在欲界，而蟲類現有尊性動物，都落幽趣之道，落下亦不得比于色界，而若無遍身業，有希求淫欲之事，則所之者為低，金石縱不立色無色界，何嫌于無欲界。金石並無意識及眼耳鼻舌四識，而阿賴耶末那又以身識與之並有，既具業識，即有趣遣之分業

了情慾兩界，即依此密意說耳。
瑜伽論說，眼耳與鼻各有二種，云何不立二十一界。今
攝十八界者，先立六塵，除此以外六根六識，以對境為主，故
兩眼兩耳兩鼻不分二界也。彼說一界二所，身諍論藏
其說不合，來者以本頌限之，然為論嚴駁之。所說識論，
復引近世進化論說，亦為了當。
十八界中，觸境居數，度知、彈力、觸知、重量、力主人根
所觸，又與餘體不同，然為觸處一也，甚故于內根立

身根、身識，不該分析言之。前云佛書所說但是五根，數論更立作根（舌根、男女根、手根、足根、大遺根，為五作根，其業為言說、步、執、除。）而佛書不說者，此五作用有殊，所對塵境等是一觸，故無分耳。十八界無可增損，動物有不備者，而未有過于十八界者。就塵境言，更其五色聲香味觸法外者，故內亦不過六根六識。唯物論釋六以外塵內識相對言耳。是為麤對小乘說法，與論自異。

佛書經論，理有不極成者，如十二門論說鏡不照闇、揚

嚴經說食辦擊鼓眾集撞鐘，此聲出來阿難耳邊。目連此來擁不得聞，來從它傳，見以漸而至，但此時分遲速、遂覺先生聞失同在一時耳。鐘鼓擊空氣振動，氣滿一切，故各各至人耳邊者，諸它從不極闊狹不殊耳邪。既成就不相合義，當以一時通之也。世說云：客問樂令指不至者，樂亦不復剖析文句，直以麈尾柄確几曰：至不？客曰：至。樂因又舉麈尾曰：若至者，那得去？此義通遂。凡根識與塵未曾相合，皆是此例。楞嚴每事為攝受迫之難

五塵對于五根，皆可言觸。五遍行境中觸位，即根境識三和合也。其五根五境通為所觸，佛書本有其義，但以五塵境相不同，故獨謂身識所得為觸耳。至於觸之義，引為業用，觸塵之義，引為境相，相用不同，而名亦無異，反以滋惑。其實觸塵之名，者改稱質礙始得耳。章炳麟白

法華寶積字鏡二種，望更從之。

檢齋足下：前日告假回色之論，想已發入，後有移

義否耶？書稾已有五萬餘字，不許增益，僅由檢

得齋稾，有駁洛者周氏（此人名今不述）非唯識論一篇（條）內五

百字，必欲增入，併寘訂中。今寫寄去，此論不出

一切唯心之論者，雖推殘印大乘，亦非心自立

于義，切要不得不補此條，則有五百許字補

入稾中，即煩代為遞此間，依答為禱。弟炳麟

白　十二日

檢齋進下來問寧通濟大師說眼前見山亦如
夢境覺夢之喻佛法常談要是比例相同然
非一事以現前見相對正覺此即為夢以現前
見相對夢境此猶是覺故明了意識不同夢中
獨頭意識性境不同獨影境也若今眼前見山
純如夢境眼前見人亦如夢境耶若眼前見人
亦如夢境者夢境我所見彼彼不見我眼前
見人何以彼我互見若眼前見人非如夢境噫

見山河大地等物乃至夢境若此時同時見人同時
見山一分非夢境一分是夢境耶又如死後尸
骸在案大地山河草果今於侍奉病人者呼吸未
絕所見非夢呼吸停絕所見即夢耶通常師學
山為說而不欲累人畜衆生為說正為避此攻難
非獨世俗為我前此梵土論藏亦往往同此矣
蓋由佛典相承意分說情界器界依生欲
著不了地水火風等是六識但意識及眼耳鼻

云[illegible]識耶以地水火風非無含識而亦有相可見說
為如夢因于人意識生故無含識而復有相可見
乃不得竟說為夢此所支離識覓自入陷坑
矣是故今說情界無界等是含識依無色相所
見色相皆是我心變現故不同于正覺彼自有識
非說我識故不同于夢境如是既使明了識獨頭
識不相混亂又使情界無界不致兩極兼與近
世哲學說鑛物能動者相會竊謂前世禪洽

諸佛除馬鳴大士以外未有能見及此者也 足下
以為何如 弟煬 拜白
稗史二種收到 寶積法華宗鏡三種 望從
速付運來寧也

得左氏集解一部精美可玩舊所有二
十八册敬呈季價錢制曾伯寫大件其
原寫一紙即歸送下抒之但斯時勿
遽示人耳此問
檢齋起居康健
章炳麟手狀

插刺手肯不勝感念明月想
無月色不正動人悲懷而饋
食物四事悲感中來寄於間
解憂否敬饋并謝功年炳麟白
五十二日

一九一六年

檢查退下數得手書事究未後所
閱佛典殺義始覺之際未暇多述
迺若士人多以人心媮薄欲改良社
會以遏貪競之原時時來請誨於
鄙意以為時未可也大抵人心所以
媮薄者皆由政治不良路之積之未
造業多賊據及袁政府跳梁五歲
雞鳴狗盜者伏上實賭博吸煙號為

善七千去人心麻只迎下中私外訊
爲者其燕猶未如京邑之甚也因是
爲者所產之人也一の都城淫濁亦
料此所然不拄私會而在故活書矣
為中央非有從大以京號曰讀者義
濰以謂此一朝の都付屋白惡如前
亦何益乎來大學院無甚僚之者爲
此今之頃常操也又多亦不生派酒為

自來所謂院本者本詠謂院北耳于
丹楊板鄭何與即官僚與非官僚
之辨，似從其習氣何為而定，亦非
謂一齊舊作便不甚于人倫也。僕
所憂者北方諸大將來必有大弄京師
亦有為荊軻耳。燕巢幕上，何為照
下。鄙危之事，勿論。自
和 二日

一九一七年

硯齋足下接手書知劉漢徵言
往往甚少蓋京師素少學人非
有玩弄版本者耳即從史常
業亦無專心泛泛者而況其深
至者耶吾人無非但能言人不
可得正當解人亦不可得亦
今一校有如此也大由爲於今人
寡知義精於古人寡偶近更細

釋宗明儒言莫不先覺我得中者什此一二其于大體遠不相遠矣其中亦有不諱言禪者祗為圖清酬應之談未必有根柢也且寄一二冊來以俟公閑安意其餘隨意下筆便耳大抵此事帶應宜說使其易受不至直說此為禪宗秘冊矣尚此敬問起居

章炳麟白

觀齋足下昨得明刻慈湖遺書觀其論議
飾信心矣故于孔叢所稱心之精神是謂
聖一語世一篇不遺及蓋明儒所謂立
宗旨者實然于此而又人心本不亡不須
於心不昧邪不須正語諸儒此語有壇
經除味其說衆迎離單大抵本之我宋
儒不滿思孟極論大學者非其鄉一人
學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一語

於大學正心之說此亦任人所不敢言者然
觀其自敘所仍由反觀得之少時用此功
力忽見我與天地萬物萬事萬理渾然
一片更無象與理之分更無間斷此正
窺見藏識含藏一切種子恆轉如瀑流
者而終不能說見無始真心明世宋學
亦多如是其深造者稱當極靜時覺吾
此心中虛無一物而通無窮方如長空雲

是法行世出極有如大海魚龍變化無
有間隔無內外可指其動靜可分上下四
方往古來今渾成一片所謂世出而無
不盡此亦窮見藏識之明徵我能全
豁餘姚一派化出此種多樣學耳于
佛法猶隔少許也其所謂主宰即法
行法行即主宰者至善諸儒大抵稱之
而法行即恆轉如瀑流主宰即人我

汝我其孰爲是也之義者亦是物也莊

生所謂以其知得其心是流所謂無我

所謂以其心得其常心者無本有一人也

無以校度橫渠晦庵諸公所言下懸

倍矣 慈湖隨口記但謂心不起意此獨知斷意識未知斷 意根也意根不斷能空分別我見不能空俱生我見

陽明所謂良知者以為知是知非也此乃

即自證分八識皆有自證知是知非的

意識之自證分也王云良知本無知本

其不知所正智之說真以求近之矣甚誤
最為圓滿而陽明實未瞭發明其書中
乎生物不息等語者亦泥滯知不住湛
寂而未知不住生死此其未了之處
蓋有意識意根之異諸儒未能辨也獨
主一種知意非心之所發自心虛靈之中
確然有主者名之曰意此為知意根矣
而保此意根即是不捨我見此一種所

未喻此藏識恆轉與意識相續者異此之諸儒所不辨獨王塘南謂洞然無念是謂一念乃念之至微者此正所謂生幾與一息停息于念既斷續轉換不一的又是從之根來矣此為能知藏識恆轉而係此藏識以為生幾即是不達生空此塘南所未喻也王學諸賢大抵未達一間以法相宗相格量的其義自見

僕近欲起學會大致仍主王學而為王學更進一步此非世所見而云能蓋救弊杜絕矣　章炳麟白　四月三日

是書閱後望與同志研究如以為是還請繳稾寄回

親齋足下前得手書因休浸遲未
及答覆所摘大著論字甚為精審
因書已梓行未及追改為悵漢書
舊解或本無及語而為後人妄增
者此自別一問題至應氏所注及
語本無論漢不容以彼概也大抵

稱反語始孫然先生謂解從一途

耳他書非所論也僕近頗究醫

事所涉不少治療亦驗向知清乾

隆末有王廷相作傷寒論注戴東

原為之作序（見戴年譜）其書南方不可得

不知京師有之否若黃元御輩

不過道也足下宦況不問可知聞
學界進退薪水為之棹笑絕
惜政界尚未能耳此間起居康
勝常炳麟白　四月二十七日

親齋之下得靈者謂陽明所謂良知即
世始啟論習氣格以莊生齊物之義則
所謂此心也然其書中固云良知是此
心隨不過應就知是非善惡言始爲是
識中自從分就此心還見此心言始爲
[illegible]真識中自從分分而所謂致良知者乃從
自從分耳是非善惡非明定型隨順
法性如亦世實此其辭在執著與在

不知善巧遍計亦順圓成執著真諦
亦成俗諦矣所以陽明于此未會宗
教不捨故就彼重言通之大法何也其
弟子乃吾師所得而皆欲信生發於學
此檀多說相近故必為進一步而論
其言世病在此皆為中人以上言也今
之所患在人格陸落心術蕩然直接
大乘所說多扯禪宗之門雖云廣

棄萬善我其操殊簡也私者以莊生應
帝之言顯廣哉乎淡者難以激發意
遠者但須以佛法疏證今時來是
應機故今先舉陽明以為權說下者
本與萬善不違而激發精易甚上者
特進其說乃入華嚴證道之門猶衡
於我佛典原采業有謂者異術矣
卓吾萃叔總之論矣其識權之

用物在所屏絶久矣要之標舉陽明祇是應時方便非謂實物圓融造以爲何耶

設施者自立諦不諦是以可諦下諦不失諦是以世諦他與佛法物合諦者謂也非識云現前立少物謂是唯識性以有所得故非實住唯識此所謂下諦不失諦是以世諦也又急著時乎

所縁者都無所得爾時信唯識難〻知
相故也即所謂上說不說無以有請也
非不云者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都無問
乎我空二如是般若無所論而論爲此
謂有依他心生自依心也即有續控論者
峯
貴也以心緣心為萬般境中間都無從而
說者聖人有依他心無自依心故問都無之
依
問。何依都無自心。無使都無以心緣心。故

捨别兩頭而却分懸舉于中間所謂兩
頭懸起者非佛書明此語竟何處
索解耶

近人或言佛法異造化門甚淺近之而
佛不自言也余謂云犯違天地之化而
不過（馬融王肅未如此）天地之化所謂生滅不生不
滅者犯違天地之化也超出三界而非于
三界之外别建法界所謂不遇也。

章炳麟

覲齋足下前書已覆近得以片道法
人柏樹森親從何賴耶識事此在儒
家則王門羅近溪王塘南萬思默皆
能從事在梵土則數論佛能從之其
功力亦非容易但儒家執著生機數
論執著神我最後不能超出人天此
為未到耳大抵程明道陳白沙諸身
祇有樂受此乃大梵天主境界與娑

羅門所說世界羅王萬三千五說本

識之較梵陳為道乃識世界道處非

想非非想處境界與數論所說

世界正于真如本覺与始終未能見

別也柏格森所說果爾亦為邪詩

較哲學空言則進矣今日識者數

論勝論諸外道亦嘗深許蓋古佛

法視之為外而並非如丹家之褻妄

親齋之下得靈言謂陽明所謂良知即
世始啟論習氣格以莊生齊物之義則
所謂假心地然其言中固云良知無此
心體不過處就知是非善惡言的為量
識中自證分就此心還見此心言的為
[illegible]識中自證分分而所謂良知者乃證
自證分耳是非善惡非明空型隨順
法性的亦世實此其辨在於著與不

不執善巧徧計亦順圓成執著於真諦
亦成俗諦矣所舉陽明子此未會宗
欲不捨故就彼重言通之大法何況其
弟子乃亦有所得而皆欲信生發對與
吠檀多說相近故必為進一步而論
其言世病哲此皆為中人以上者也今
之所患於人路墮發心術萬始直接
大乘所說多於禪那之門鄰云廣

棄易善能其詳殊簡也孔老莊生應

世之言顛度能乎淡者難以辨識者

迷者但須以併法殊從今時來甚

應機赴令先舉陽明以為標說下者

未與萬莫不達而融從精易書上者

能進其說乃一筆精粹遂之門楷衡

於我自身原保掌肯諸者異術矣

卓吾[illegible]就總之論其見識機之

用於在所屏絕久矣吾之標舉陽明識
無應時方便非謂實相圓融無下以為何
哉
說旅老子立語不語無以下語下語不
出語無以世語絕無佛法物合語者
語也非識云說前五步物謂無非識
性以西所語皆非實性非識此所謂
下語不出語無以世語也上無著附乎

所緣於那世所得爾時信作識熟之所
相故此即所謂上說不識悉心有說也
既未云意有知者我此知也有那分門
分我空二如見聲此其兩論而論爲此
謂有依他心者自依心也此有讀種論者
質也以心緣心為帶質境中間那分從兩
頭生聖人有他心觀自依心其間那分之
聞他依那分自心上使那分以心緣心故

總別兩頭而初分蝶峯于中間所謂兩頭蝶起也蓋非佛言明此讀竟何在索解耶

近人或言佛法無造化門無說近之而佛不自言也聲聞亦犯違天地之化而不過（馬融王肅未如此）天地之化所謂生滅不生不滅均犯違天地之化也超出三界而非于三界之外別建法界所謂不過也

章炳麟

硯齋足下前書已覆近詩以片道法
人相擁森親從阿賴耶識事此在儒
家則王門羅近溪王塘南義界默皆
能從事在梵土則數論佛能從之其
功力亦非容易但儒家動若生機數
論執著神我寂後不能超出人天此
為未至耳大抵程明道陳白沙諸身
祇有樂受此乃大梵天主境界與彼女

羅門所說世異羅王第三十五說本識又較詳陳為進乃識世邊處非然非非想處境界與數論所說世異至于真如本覺名始終未能見到也柏格森所說果爾亦為難得較哲學空言則進步今日談者數論勝論諸外道亦皆深詳蓋在佛法視之為外而並非如世家之衰妄

鈍齋足下：得書久未復，因近亦有少許煩惱也。歐陽竟無大抵言此即佛法非惠定學，殊淵如一派倡始之初，此種不可以漸增心得為義解，為轉進究博哉，雖無傷於理之院，久費日，經資亦甚難，謂畢竟新進青年亦無他種惡劣狀態，但

以此校不得不有所取限以杜奢宕聽
勸甚可歎悼足下長年有錯豈可
隨此波流欲斷此習當以事繁鄙
近者移也如園蔡嶽翰之流是也君
留求訪古泉近知泉譜中有古泉歷
一書利川李佐賢撰書凡四冊閱校洪
氏泉志為備來肆有之惜尚補大
約不過一二圓也弟炳麟白七月十六日

一九二〇年

覘齋足下前詩去書時僕適有肝病腦汁並緊傳為貫痺調治兩月近始痊可苦甜已服盡半斤矣前所說藏經事因陰同花園有議和代表門房閉錮非其黨者由入（僕不厭與淡淡者胡攪王揖唐時請喫茶喫飯皆婉謝也）近詩手書言蔣君有古泉拓為泉也甚善荼錢壯中幼幺四品皆其

難得。僕曾得壯幺二點，而皆非真。十布中除大布外，尚得差布、幼布、中布，僕皆有之，其餘均未能收也。皇祐、重和、靖康近皆得之，德祐、景炎本世所鮮有，亦當置為後圖。大曆近得一枚，銅舊，字亦模糊，其真偽終不能辨。景泰錢頗有數枚，全不似假。成化亦有之，字畫潤，均有可疑。正德

錢自清初已謂贋者今所見輪郭甚正亦無沙眼不出前人何以知其偽也祺祥小平未得當十錢余友常爲政之字畫頗有隸意清錢文字從來無此精好余辨偽鑄何以謂此可信洪憲銅圓僅有之并有洪憲制錢大樣本初傳爲紀念非行用品也吾儕皆見與小平上海爲敢有

二三字皆錯誤就鳳岡集徐天啟紹

謀詩集僅所詩亦有一二異者如孫亮

五鳳積書五鳳二字字在篆隸間化元入錢實自此始太平丁鐵亦詩時物同用年號

未全與開平通寶對近八分西夏貞觀通

寶字畫全仿大觀而貞字頗稱僅詩之四川出鑄為月未錢或云見代吳越錢當非此甚

殊異者也謹白

五月五日

貌齋足下得書久未復因近亦有如
許慎端也歐陽所述大抵校古此即
佛法中要定宗緒淵如一派倡始
亦初此語不可如漸有心得於義
解處轉進來時我能傳其秘
文院久費日程資亦甚難謂果兒
新進來人亦無他種思考狀態但

以此故不得不有所取裁以林舊存總
勘甚可歎悼足下長年有暇豈可
隨此波流欲斷此習當以事類相
近者移書如圖葉鐵輯之法是也若
圖求諸古泉近知泉譜中有古泉匯
一書利川李佐賢撰書凡四冊閱校洪
氏泉志為備京肆有之標為須購大
約不過一二圓也年柄祺白一月十六日

一九二〇年

覌齋足下：前得手書時，僕適有
肝病，膽汁逆紊，併為黃疸，調治
兩月，近始痊可。昔趙正服畫筆
片紙前所說藏經事，因聞向花
園有議和代表門庭閉錮，非其
道無由入。僕不厭畏湜湜為胡攪王指齋時請喫茶喫飯，皆婉謝之。
近得手書，言將君有古宋拓為
宋世甚善募錢，於中切勿四部背其

斯詩僕嘗得壯布二點而皆非真

十布中除大布外（易詩）差布幼布中布

僕皆有之其餘如宋錢皆也重鑄

宣和靖康近皆詩古遠祐景炎本

亦所鮮有亦常置為設圖大曆近

詩一枝銅舊字亦模胡其真偽殊不

能辨景泰錢頗有數枚全不似假

成化亦有之字畫潤為有可疑正德

錢自清初已謂其光者今所見輪郭
甚正六出沙眼不出前人何以知其
偽也洪祥小平未得嘗十餘求友覓
為政之字書頗有隸意清傳文字從
來興此精好含糊沿傳何以得此可
怪洪寶銅圖僅有之并有洪寶制錢
大抵本初鑄為紀念非行用品也
並依背面與小平上滿為易故有

二三字者轉誹誹龍鳳界徐天啟約
誹詩集僕所詩亦有一二異者如孫亮
五鳳積書五鳳二字字在篆隸間紀元入錢實
自此始宋年號錢亦詩詞物同用年號
宋金崇甯平通寶對讀小分西夏貞觀通
寶字者全仿大觀而其字頗稱僕詩云四川
去錢幼月來錢或在五代吳越錢皆非此其
殊異者也韓白　五月五日

硯齋足下久病初起快得君書所說

聲音清濁與常論不同真希甚偉

見之義釋之以謨後人所定可也吾

鄉浙西及江南諸縣平去入皆能分別

清濁惟上聲濁音多轉為去湖州乃

能分之耳謂聲音清濁本無定位總

未得其然也至于配合五音究竟卑

四聲轉變合否殊未可說竊謂以

字配某色者乃隨其度調高下而得之一字所配未必定為某色即同是一曲而各說既異由我皆民韻以王為分五部大抵饒番閩人未有平上去入之標目借五音以為符號耳猶今人以五行五蘊配五數非必實有此義也而其所分五甚今亦不可考知其云乎若陰陽或以為二何以陸法言皆不見

蓋讀且就吾人反讀見于經典釋文
者為多其以一字平聲亦不分清濁者
知呂氏五卷非陰陽上去入也和貴古
人善古今古序術式者四聲各為一卷
如以序術術為五聲實主樂律清濁
未必與四聲相依者也古五音與
周乃增二變而當時語音但分平上入聲
去入同類與五音七音殊不相當其證一也

今人管色用七位十二字紀音高定爲究其所度曲反此尺乙二位於高四爲不異而度曲者界異十二字多寡翻配適識反戾其間二也四爲作中國古之外諸分無此分別（嗆鏜音古分耳）而以音分中外界因明其不可強配其説之二也陳蘭甫兼明切韻樂律之學而兩書未嘗牽以相從概此事不可附會耳儻

於樂律向無實驗，于此不能詳論。

以多寡分剖，亦仍不能相比者，故略為

甄術如此，要剛分韵太多，于音理未

必無益。但最初古音本無可疑，今所謂

古韵者，不過用毛詩為證驗耳。如冬侵

二部，只軒以來久分為二，然僕常怪冬部

文字過少，疑古人必冬侵為一韵（如詩鑿冰沖沖納于

凌陰為韵，馱跡甚中臨駁生駁為韵，知沖中必讀入侵部）者，欲并冬入侵

而吾卿时所谈旧说未使合也年来

婴于疾疾(彼上时疫虽可危心而医虽下通清御尤不拔)睽究医方暇无时作此韵

于他书屋置已久学殖荒落当为遂

一笑耳南方于细辛五味二品难得

真者此物产于辽东,京师大药肆中

或有其物惟为希觏一二两也其不可

藏于家有可意者近得四川虎须

一具铜质物虽未深论满重三十斤卿

以坑物责吾嵩山闻起居佳胜祷目

原案时出

一九二一年

覞齋足下湘游歸後寂于人事得
足下經典舊音序例一首愛其精致
未暇作答天寒始於鑪旁覆之耳
舊音自經典釋文而外以漢書舊注
為假多服虔應劭皆漢末人鄭康成文穎
亦仕于建安之世其間有切音者已

多而龐氏手抄稿本中所見尤眾如摯江摯音述諫反𧸖並𧸖音蒲北反罕开开音羌居反皆氏皆音長荅反皆龐音則知此事不始叔然孫叔然為鄭門弟子王肅亦反對鄭學而釋文所載王氏亦有反語此豈效法叔然哉蓋有由來也綜觀陸顏二家所引舊音雖在永明以前者各上去入之分亦與切韻無大異則知四聲不始休文也

然切韻定音兼綜南北而元朗書自
永嘉以後南朝舊音其北音殆以屬諸
視之顏氏始一例看待耳善欲明切韻
之原恐非兼綜玄應音義不可此
則經典釋音之名或當改稱經籍
然後範圍為廣耳釋文向世善

本近商務印書館有四部叢刊景宋匯刻善本而釋文亦祗據通志堂刻亦未見優于習者如李剛主武昌師範兩次過漢皆與從未與相見不知近有何等著撰耶章炳麟白一月十四日

原稟附去

一九二三年

覲齋足下：捻懷半年，殊不復敘憤
緒。昨因友人來問音韻，稍檢大略，
頃得大著五冊（續又到兩冊，共六冊），因以暇日披尋，
校正釋文，極為精審，視臧氏經義
襍記，有其過之無不及也。閒為我正
數事，亦無關宏旨。吾鄉人為莊
子音義，其音切有殊絕者，如讀王
篇大首土音教雅反，又序賣行賣

二反較非為韻特類隔之音吾正
駭異其片貫行貫之反于義困惑
不知何以得此之音也猝思得此道
下如有證明之處補入　所論山陽張
山麓同字義音相結其義極是欲密
上聞義亦由陸氏引伸也橋姓音乃正
更引選注為代蔡悟音那後以蔡陵為
據此類精審之處皆昔人所未到

且使漢魏故實幽而復顯為之快

絕原書校訖今弟久未來取在接

寄去此有失誤故先[illegible]覆[illegible]

足下即著令小弟來取可也

章炳麟 頓首 十一月廿三日

檢齋足下前閱經籍舊音發正隸
事有職玉林所不能到者已略加校
訂付令弟寄還矣新定憲法制
憲者雖非其人而內容卻有六大分
滿意猶賈充之晉律李林甫之唐
六典其人雖惡其法非惡亦可存備
斟酌京師想已有印本望購寄一
冊為荷此問箸祺不具章炳麟頓首

一九二四年

硯齋足下接手札及尚書集釋自序雄
文也中有餘致款不輟先不愧魯諸生矣
尚書今古文除說文所引正好取證而書者
難作為六文真本即今文亦非盡孔子原
稍有證據其餘均伏生書耳今文亦立
學官公私稱引不及書取于是獨為時春
秋立學詩有公羊而稱述左氏者亦正不少
何獨于尚書必本科斗也哉太史所述

堯典（旁注：洪範）此文字與所說皆今古文如嵎夷土為郁夷鼓之說文偁書及偽孔本皆無一相應者所以偁古而述為今文說文而引為漢師所讀古文之本案本所自作郁夷也洪範曰涕今偽孔本作曰驛但是衛包而改說文引作曰圛亦漢師所讀古文之本以證周鄭箋改之所據本自作曰涕也（孫正義所鄭引古文作悌悌本俗字必是涕之誤）白虎通德論說多用今文字亦或說古如

哥亦言哥字必非古文之遺之字則不經意皆作之更有明證且互證漢書艸皆作十而地理志今俗為責艸木皆為屮木如此類皆可斷其謂古文異本也正如不經自宋以來祇見蘇軾傳刻之本張章向不究獨可據見一二而並廢信之不以為蓋為邯鄲氏依倚說文為之未必見古文原本也不憚叔重（許氏說文成書當在邯鄲之孫張揖受業之前為可斷）先于邯鄲亦不過五十年鄭乃與邯鄲同時

耳目所接不廣，獨疑其無據，且欲正始不須立論辯清狂，如嵇叔夜為就太學寫之（世說新語注引嵇紹集：先君在太學寫石經古文，事訖去），儒者信之，更可想見其所依偽字書而作，如今之篆書，五經古文者，經（吳大澂書）曾足以動人一顧耶？今者石經遺文疑事大，以古文為書，撰異張鄭，改作而大歉，遠視前賢，為取自足下為學子說，即須發凡起例耳

太史儒林傳稱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蓋尚書滋多於是矣王伯申以今文爲伏生尚書段若膺駁謂漢時無稱伏書爲今文者今文謂今之文字即隸書也竊思孔書四十六卷[計]伏書所無者二十四篇安國悉以伏書對校之今文謂[由]今之文字不應從伯申說也

所説儀禮古文周禮故書契嘗用白桃

前條今々然々條尤為精審伸曰所論筆

諸條成一小記也　姑姑々寫一條段樣應否

從正文作笥因謂注文笥為笥誤審思不從

而據為説鄭定本若從鄭本作笥為注不辭

云故書笥為笥及笥字故書笥為笥耳如此又

要子春説相組互故僕疑注文當云故書笥為笥

杜子春云笥當為笥笥讀為桑　顧再審之然否

一月十九日

佩齋足下又得覆書乃知清宮遺書精華半
被人竊去然大學所藏者足備攷證若僕
今但求清初遺事至雍正以今且後之所要乃
在太祖開國時代蓋近攷明代書籍所記清
事與實錄甚異如清祖有范察者實錄言其
隱身以終更不知其何事明人書所載其事甚詳
而其親族在天順成化間犯邊亦甚劇不知清人
何以不知并明史亦不言其前事又清之興實即明

之建州衛建州頭目受明官職者明人書載之甚詳而清人皆不知大抵明代敕書藏儲存于內閣一檢即知清的前代本無文字太祖但說已將敕書焚毀故于世系反不甚了了亦猶遼史書太祖事詳之不備而溫公通鑑反詳之也其後景顯二祖清實錄所謂附王杲遺孽為明戰死明人書所謂從征王杲死於兵火當時自必據奏案有遼陽遼東兩兵備道會勘案事必非誣但其存齋書中所謂李寧遠

其功陷之死地清開國方略亦姑引舊說以存疑而修以重叛彼戰之說為主殊可怪也如此之類清官書頗有所諱而案牘小文猶及存泄漏實情之處足下試為檢取數事鈔以相示舛甚矣再明人書自乾隆時禁燬以後其間要事多被刪除今所行雖寬隱傳布非原本黃不審博物典彙清方略亦引之乃謂其述建州發事但書官兵征討之名今得明刻原本始見其在甚矣清官書之誤人也明人書必以明板為可信北京想甚少外

者我猶有可求者。貴省程篁墩名敏政，乃弘治時名士也。又曰程信，天順間為遼東巡撫，即調查建州諜報事者。此人想未必有文集，而篁墩聲名甚著，藝文志載其全集一百二十卷，集中載其文事當必甚詳，未知徽州尚有存者否。但其事去清興已遠，我不及抽暇耳。林堯清建國別記，今已草就，文雅簡略，而致核必周，極受歷代書補助也。此頌 起居康勝

弟炳麟頓首 六月一日

覌齋足下：前一覆函諒已收到。僕

因教育改進會延請演講，曾赴金陵一

行，其圖書館有明會典及繁墩文集

皆係明代舊刻，因摘要錄歸。近修清

建國別記已脫稿，採摭二十餘種書，而以

舊明刊居其半，其次一統志乃欽定四庫書，所

未敢深信也（清人妄改明人書）。清祖范察（明人書稱凡察）與肇祖孟特穆

中隔一代，據明人書范察于正統初與之十

董山分領建州左右衛其後董山伏誅紀在成化
三年又三年董山花寧之後及中衛李滿
住之後音浮繫董山之子名脫羅明人書
已譯之花寧之子明人書亦未錄其名今閱
明實錄存在大學圖書館而憲宗一朝
卷帙完具錢君為之代檢但希成化六年
巡撫遼東都御史彭誼狀建州以必有
款貢之文其浮聲者除脫羅外應更有二人

为检讨某人则一字千金矣　東南大学
中文人有数頗修明史者僕謂此事甚難
因明人遺著中不存一也惟作明通鑑為易
夏燮之書援引既少而徐鼒小腆紀傳多
據清人刪改之書殊不足據今但[illegible]諸[illegible]闕
加以考異雖未能上比溫公或較畢氏可勝
之也但亦須三五人分頭抄此方能為之不然
多廢時而誤事矣北中大學諸友如繼先

蔚西亦于歷史地理有所研究為公柳翼謀于史最明但限一鉤以故不能分精神于他事也　章炳麟白　七月十四日

硯齋足下得手書併所鈔寰宇實錄甚喜出望外此事前無屬沈堅士求之今已兩得願即畢矣究其禿奧兀希秀木僕向亦疑為一人但以究兀對音頗異宋明人譯夷語以兀為烏音如兀朮即烏珠兀剌即烏拉是未敢決定今觀之各同時在地其為一也然究者亦為華山之姪華山又花察之姪然究者亦非花察子乃華山兄奮察之子耳據實錄文云遼州方衛不都指揮使郎哈以附華山

敕伏誅其叔卜哈秃襲職右衛正范察所封之地名納郎哈乃范察之孫而卜哈秃入范察之庶子也范察自正統四年已逃入朝鮮未幾歸而猾長右衛至成化三年重以敕附已二十八年固容有於襲職矣此僕所攷核者似更審正堅士前寄內閣檔案目錄有太宗天聰四年伐明撰師諭自稱金國汗（太祖本稱後金國汗據）茅瑞徵東夷攷略王在晋三朝遼事實錄所據太祖攷朝鮮徵文如此今獲朝鮮諸史崇禎以前稱清崇德以前

皆稱金賓印屬將原諭鈔手十件果得則更
無遁辭所謂親供招不容抵賴者也望更
屬堅士速雇鈔手需寄爲要價于清人
建國之事攷得近八九分惟滿洲之字竟
不知其所出據明人書朝鮮人書並無稱滿
洲者以其種族言則曰女真以其村城言則中
國曰建州彼稱赫圖阿剌滿洲之語竟係所
附滿洲、源流攷亦不能解乃云肅慎音變

為朱里真（宇文懋中汉）又變為女真為珠申珠申誤變為滿珠滿珠誤變為滿洲。夫滿珠不與朱里真珠申對音觸目可辨此種附會真不值一笑竊疑此名乃剌麻以曼殊師利寵錫之非其本稱今奉天旗族尚多（除官寮以外）祇自知為旗人不知為滿洲人若果為新政正稱何以其人俱不能曉也此種事迷作清史者斷斷附會僕今亦不敢斷斷為

刺府窺錫，但其絕世根據則可知已
年來著述頗稀，收三篇不經改，清建國
別記，自覺椎魯，各不過意，餘亦再餘收
所謂紛如，李自成不死於九宮，李依之附會
其宗教第不關自為，又不關陸譯，遂把大謎
時之事改之寂，詳日來至金陵，又審知諸伯
言作三書並要事程，管墩文集下餘卷并至
圖書館見之乃正誼叢刊也，此公左收中華叢

為博洽孫季西涯所不及而世人祇認為
姚江學派之先驅殊不相當也
大著近撰書當陂古非前舊注校經文
勘論衡功亦勤矣此種書單行未久
為人所貴惜及助貲政府亦不悅學不
能將原書精刻附以校注使價重千金耳
足下于學術陂能懊密嚴經所詣已多
異時譯書為貢大者佛典已多解辭之人

文學者似非具年輩以上精力過而治經
所謂必大具眼眼然而後讀古以古文之
敦實可畢辭後來作者必又有過路好諸
儒矣以明宋代理學諸精心人物之參致
同異若者為經傳內典若者為宗穎而古義
若古為其自說什在之下所能為者都不刪
謝山不知古訓若壹蘭甫又多牽扯之談而
亦不知佛說非是下於宋之所屬者幾附

上

章炳麟首

八月九日

倪癡足下前得鈔到寔字實錄已喜極當付霞書今更得鈔英字實錄更大喜外納郎哈卜哈兒皆凡寔之訛（前書已言今來書所改適合納郎哈蓋范寔適時而訛者伏請詳之一也和卜哈兒蒙古范寔之產也詳實錄范寔譜祖同一[illegible]蒙古卜哈兒）而蒙古念乃蠻山之兀也開國方略所引有黃道周博物典彙說之但書實為不著姓氏僕已得其書要刊本姓名具存甚矣清史官之妄人也博物典彙說本之天都山臣女真考（廣西山學海本）與天都山臣同時者有葉向高

四書改有茅瑞徵東夷考略僕官得之諸書皆云
建州左衛都督猛哥帖木兒為七姓野人所殺弟凡
察子童倉逃之朝鮮童倉弟董山署李衛事凡
察帰争印乃分左右衛其文書以似董山更有弟
名阿古患於此實録等之再以史業及以定以史
于朝鮮付略載童倉事其凡察董山為律之實於
凡察為主而童倉隨同行事在依實録記在窪
述于茲野不可實據朝鮮之滑在窪隨身一条

不可逆印事于朱孤字書壽前無所承大可（分衛）
笑也　再東夷攷略等所載天順三年朝鮮授
董山爲正憲大夫中樞密使達於程信候■之（得）（程信）
印敏政之父借因此事赴金陵聞
書館檢閲假文集果載其事
詔　詔責朝鮮及董山晴
然深以史朝鮮俘爲謂建州三衛都督私結朝鮮
我李滿住花字亦兵而代其時我爲花字我爲花
字之外皆所知更望將英宗實錄天順三四年事
一檢（天順四年又有朝鮮殺毛憐都督郎卜兒哈事詔使詰責此事與建州不涉不必採）始成完璧矣
此問起居康勝　章炳麟頓首　十三日

休此书毕嘱我熟思前在金陵東南大学校
時柳翼謀頗諳史学欲重修明史翼謀嘗
未知明實錄完具不闕僕毋以為難事因
謂無已公修明通鑑耳今知實錄具存他
日我當與翼謀求此願而此清建國別記
其發軔也 又及

硯齋足下：得劄，英宇寶係吏本，弟外
又另查猶得底稿，奴霞者又屬查六順
州事，但僕所欲查者，為古數另下去
都甚遠，僕僕往來，殊為勞苦。今由驛遞上
二十四圖，供本為信札之費。所查共有六事，
一并寫上，唯奴為詳求，並以閱查諸書也。
甚難實，而世人終有未明，奴不憚寫示
也。望諒之。手問起居康勝。弟楊姝頓

八月十五日

一、永樂元年始遣邢樞張斌招撫女真、應調查建州始受撫者何人、始設衛時受朝命者何人、據東夷考略等書、第一世阿哈出、賜名李思誠、十釋家奴嗣、賜名李顯忠、顯忠之子即李滿住。

二、永樂三年始置毛憐衛、應調查始受朝命者何人、據東夷考略、釋家奴之弟猛哥不花嘗領毛憐衛、但未知其始受朝命者某某、

三、永樂十年始置建州左衛、應調查左衛始受朝命者何人、有無與建州李氏相關爲要 據英宗實錄凡察滿住之叔日逢吉、則二人必是同姓兄弟、如此則左衛始受朝命者、必從李思誠派下分出、

以上太宗實錄

四天順七三年間朝鮮私授董山為正憲大

夫中樞密使,裁之三衛都督咨私傳朝鮮、

應調查忠州建州左衛都督佟人、

以上英宗實錄

四嘉靖四十一年王杲（建州右衛都指揮）犯遼,敗以副總兵黑

春。萬曆二年李成梁出塞進剿、三年

斋杲磔之。應調查王杲出否凡察之以戍

條引文、采事他書詳、於清景祖叫場（清作覺昌安）（係王杲之屢歷）

為杲部下何官、　留安

據清實錄王杲之子阿太章京之妻景祖孫女

似非一族、然細審其世系、似未密切之

六萬曆十七年、清太祖奴兒哈赤始受勅命
為都督、應調查奏報敕書為何、東夷考略述其付奏、案乃係難稽

以上世宗實錄・神宗實錄

硯齋足下：十五日曾寄一函，並郵匯日幣二十圓，請作車馬信札之費，想已收到。昨撿天順實錄所載董山通朝鮮事，念念。前後則董山事已完具，此餘更欲改者為建州左衛拟封何人也，計其人去猶哥花突不遠，必其父兄祖而又自建州本衛分出者也。改本衛為撿，亦案之二十事；改左衛為撿，亦案十

年事　其中世系總是下有未善特錄
以人所述之譜便攷定

建州衛（永樂四）
阿哈出　即李思誠
　釋家奴　即李顯忠　乃思誠子
　　李滿住　顯忠子（宣德正統時）
　猛哥不花　思誠子　顯忠弟　領毛憐衛

建州左衛
猛哥帖木兒
　凡察　猛凡與李滿住為同姓兄弟

此中所未知者猛凡父祖於阿哈出釋家奴為何等親

實錄既完其如此是下六的史期成本紀易

就其甚略實錄全數約三千卷而新舊的

史本紀皆不過二十四卷然祇得實錄千分之

八耳若更令本紀備具無不成體鄙意作明

通鑑為得其中又變而撰約不下卷而不詳者

甚多非獨建州事也今計必可成一百四五十

卷然於實錄中要事不至失也

玄同兼士皆送天聰四年代收捷師論已出

此印崇祯三年也时太宗親犯北京而于廿年正月始東攻永平此論乃攻永平时論漢土軍民者帯云犯北京指罷衆論不得云代明指師論也

章炳麟白　八月二十一日

覲齋足下連接兩書太宰實録傳寫
神宗實録皆垂矣左衛建置實録缺略
其文而會典所載亦累十年無印本據
其中世系部無明文為我兄覓李滿
住問以逢吉為叔始知左衛與本衛實一家
也以事度之左衛必由阿哈出之後分出
猛哥李同祖阿哈出為同輩兄弟耳
至果事難得我兄其將左衛為有考恭

右衛為肯撒哈蒼柳為子而三紀遂事實錄又載三衛敕書為王杲與鵝頭勒〻把持分領則頭目正多耶一改其世系矣明會典土官許以妻及壻襲壻固異姓而妻亦未必不改適於此知有異姓繼職者矣然果能檢世宗實錄更知改王杲於嘉靖三十六年已為右衛都指揮然犯撫順為寇其來歷須在三十六年以前也林君大略已感

原稿約一萬四千字，補以實係又增四千餘字。是下手時與我不淺，原書所引諸人叢籍原刊凡十二三種，我於篋中所有或借鈔，借鈔者必書其姓名地址，其下時畢要請列宗之來者之來寫實，係中建州事，不過二十萬言，時亦易舉正，自屬家見，但浙中正警風鶴一時，緊難請再時間移居

康勝

章炳麟頓首　八月二十四

緹齋足下得鈔永樂時猛哥帖木兒事
朱猛哥為始領左衛之人猛哥凡察為兄
弟而李滿住又與凡察同八逢吉為叔則
知猛凡與李為同堂兄弟同祖阿哈出也
清前代世系於朱可定矣惟後起王杲
始係不詳為何人之後欸其所領為左衛
而據足下鈔得穆宗神宗實錄台來時在
衛都督為有書台失及台莽黨其世子皆

不可詳亦非獨一王杲世宗實錄如有所
識朔爲玉牟者所識朔闊之爾圖務院
某爲長政去世宗實錄必有調查之處
其時大猾卻犯及倭寇零竊[illegible]于今無
所用之我者以收回蒙古事狀欲檢備
參封貢事耳其實以世角瓦剌犯邊特爲
異事外其域如小王子俺荅輩皆在漢南
者今漢北之喀爾喀也終明之世惟太宗北

証覺出臚朐河（今克魯倫河）其餘皆與漠北無涉
即瓦剌，亦今之厄魯特，非喀爾喀也。
某局長擬調查及此，亦可謂蠡知稽古者
足下能一見之，我可有所得。即江浙
戰爭之說甚囂塵上，其實尚未開仗，足下
來書亦皆收到，并金陵學者書件，近亦得
之。以後如果開仗結束，作別論耳。圖書館
長徐君聞是吾鄉遜清人徐心齋（養源）之裔，度
亦必諳識，亦今者也。時聞於孫康侯、章炳麟諸君

来書所云太宗實錄係近年補鈔者不知於何處得來據亭林先生實錄藏於皇史宬其黄公楚之故民間不得見若曆末始許流傳然亦帙繁重非千金不能得其摘鈔者分稱為軼事記其時黎洲家有實錄蓋即萬曆後所鈔者今聞黎洲此書以歸盧抱經頃歲抱經家又出付賣有人得之弃零碎不具不知圖書館從何處道旁煩詢詳示我因此知民間印本也 嫣妹又白

覯齋足下援據中文得寄鈔世宗
實錄所代書鼐知而卜哈禿於嘉
靖三十一年尚在公亦一異事計其年
近百歲矣清官書稱王花寧再傳也
肇祖原皇帝據英憲兩朝實錄公
納郎哈先嗣本衛為都督同知後與
董山同誅無子而以叔父卜哈禿襲[illegible]
公納郎哈父花寧之孫八什嗣祖卜哈禿

必范寧之產子以叔嗣妣仍即命陳無子

的范寧常祖向嗣系一世者即卜命更也

計其襲職八十三年年近百歲子孫皆

已老（保）以父祖在不得者大前校學祖興祖

單中朝不聞其名也據東夷攷略王果

於嘉靖三十六年正為京衛都指揮去

三十一年卜命充入朝內財五年再此的卜

命充致仕王果承之無慈於王果子阿台

娶畢祖妹女從使書狀之俗婚又避字
■王畢萬為卜偃秃孫而於畢祖為
從父若以卜偃秃爾妹亦於畢祖為兄
弟（此據庠祖至太祖四世之說 / 庠吉克等偽實錄所載古不數）阿合那畢祖兄弟
即為其姪何不當以妹女妻之此事可疑故
意畢果係卜偃秃未矣即其族姓所命
無載土序無十萬其妻我婿以東民信
州者許令誠識其判亦我北行於東夷

王杲我其家之婿（但未知明據）實有異姓襲職之事世宗實錄孫可察号于嘉靖三十一以至三十六年（四五年事皆檢之）檢之實即王杲速也再考隆慶時有右衛都督王台萬曆時有右衛都督同知台下革出皆為官亦不知其所出與其時清太祖已生（據清官書太祖於萬曆十一年年二十五起）（書生於嘉靖三十八年）當知其詳清官書乃一概闕之亦可疑矣

女真之先為挹婁勿吉靺鞨所代者悉
休此係是下意滿洲即靺鞨轉音耳、
實王制正義引東夷傳九夷、一曰玄菟二
曰樂浪三曰高驪四曰滿飾、滿飾與滿
珠音更近但鄙人所以不敢附會者則
以金世已無其稱不詳且以末後者之說
人書并無稱建州女真為滿洲者按據
滿洲源流考謂西藏獻書稱曼殊師利

大皇帝鴻號肇稱實本諸此、蓋據譜其名說自香傳與之則太祖初建國時為此名可知也。惟曼殊師利譯言妙吉祥，西藏所稱為本尊號，猶此土言聖神文武皇帝耳。書吏不知文義而任范文程輩亦皆邊鄙陋儒，不識西藏所稱也。意竟以曼殊為其部族之名，大可笑也。時同銳處康勝章炳麟有

九月十說

觀齋足下：昨寄函論清世系，蓋以庚見比音聯稽，而興肇之祖間稽極之代實清初之談其姓。崇德順治兩次追上諡號，四世永陵無克基偽，啟運篇亦甚露，然知設之訂正為某也。皇朝事例謂於嘉靖三十一年戊子三十六年，檢之再猛哥帖木兒實被戕於宣德八年。更確猶宜字實係一說。此時我往為追遷，思檢朝鮮方傲將誤寄處也。此間

越后唐勝　章炳麟[illegible]

中秋夜

虞君青弁鑄以其青蚨換朝鮮史知云太祖敗績于寧遠創甚而殂清官書及滿洲舊聞皆謂太祖攻寧遠不克憤恚以終惟朝鮮記載謂被創致死也　又白

硯齋足下烽火接天想京師戒嚴已
密前數日得一明片知以世宗實錄
爲左敕書都未置交還、王杲始末不
查亦可惜猛哥帖木兒之死其奏報
見於正統二年而他書多云死於宣
德八年望仍向圖書館檢宣宗實錄
但詳猛哥被殺一事已足郵遞多被
檢查即用露封信件亦可杜若頃已

究就此條為詩補正也正要正要
唐君書八日特標為猶存於本傳
之兼為華山安眾明眾封者明白
肇
即查傳二兩次追王及永陵功業為定慧
興之祖同本無他祖名於謀而似正之也
其華山事無顯著於此為叛人于建州為
家傑若果情宜至于之祖何故追王不及陵
墓不於示冤耶！此問擬請唐勝賜白

九月二十九日

觀齋閣下昨日接得手書并所鈔宣宗實錄溫
并之死在八年而實錄係于九年凡實奏中者
以奏報到時始書也此件請付僕當令書記
既索矣賴閣下之力實不少也來書稱洋
君留東赴洛陽得熹平石經正始石經殘片所收一拳
熹平殘片甚少近來正始殘片不知何所
藏之人石經陝人隨市偽作殘片甚多自洛陽來
僕因與羅君相比約注之〻取取〻三四字一拳如〻

者以甚不信隨意偽作三牌四只字式作之者

其篆體肥俗我疑宋時摹刻不恪如此不應

太子洗馬其行款亦不合法知其偽乃羅叔蘊王

國維等篤信之豈真不辨篆法工拙耶甚矣

于好奇眩偽者之切切也賞鑒陸丁氏而誇一不

又朱於拓摹而得之不外如其殘餘必其篆法

瘦逸而文非古實得之不之中者且其文義可

讀者於此如信為真不知淺見而得毋亦令

於斯俗乎職由之故可知也再考正始石經古文
係壁中張參丞本隸書係漢儒定讀乃依隸
書々而春秋殺羊先生立一字宗古氏足貫異作乃以三
家經攻校異同注注以左氏古經之說之家以敗遷等（古文）
隸作敗績古文數篇屬一家隸作介篇屬皆左氏先
師讀說之家也傳俗大抵因敗績大抵老車覆轍哉
行者收壞之謂故以敗遷字歸並非出自師不功之義也隸乃
隸字之篇屬辭爲歟之言是為書隸章異故書其實

其國俗猶牧犢焉究〻深亦久〻曰隸敘從示叀叙

入侯俗讀如禁部等字表音相借如介及人讀〻

抑如計（今本漢地理志作計斤）春秋讀音可從主人亦同書亦依手

制也尚書師讀多依馬氏盤讀（元作獄）案讀字無也神

文係非本字經學者欲作偽亦易勘破（日安雅王紫言之說皆作偽）價亦作

三體石經近文價值至大存之勝於尚字者存之依用文為

君奭篇隸書配之古文作酉篆文作酉從月案說文從

三者異始從三體叢出遠配訓爲色以爲色者此蓋古

文小篆之正今本說文或由淺人妄以爾無逸以爲

不寬綽厥心綽字隸作紹古文紹游者存古文字

即說文古文紹作綤者詩常武匪紹匪游箋以

紹爲緩據文紹一曰緊糾若從鄭義但訓心不寬緩

若從許義則謂心無張弛二義於古通而作綽者字

紹聲義相類乃從師所讀耳以上並已補入儀寫并

敢告以質君子向起居康勝 章炳麟頓首 十月三十日

覲齋足下：前得所鈔宣宗實錄，正付
霞青。今得五日明片，知霞青者來到矣。
所論逸字古文字義一篇尚未收到，此
字形態譎奇，僕不得正，以訓詁解釋為說，
而終未能愜心，足下能為剖析，必有以
匡我不逮矣。前所論瑕即宮字正福
入林者，此僅望變商手也，變火搖天都
遁稽滯，以此為恨。章炳麟頓首　十月八日

覌齋足下前接手書云將唐本堯典

釋文補正吳闕山事僕先有此志為之

以偽古文不足取故未著筆吳之疏漏

如巳字所見賈昌朝群經音辨亦不知引

此類甚多誠宜成就此鄭書也以三戲

不經相校偽古文但數者多蓋其書本

出于鄭沖沖于文帝初已任為不經之立世

所說見因其作偽者多取于不經甚明東平

獻書時人不疑其妄段若膺未見三體石經乃謂當時馬鄭古文為古[illegible][illegible]故作奇說以啟人疑由今觀之馬鄭所稱古文而文字多異蓋其所讀之字若原本寫未依壁經斷無歧異之理總之當時說經家宋人鍾鼎款識相近首列篆本次列真書次列釋文行款雖不必同而三者必皆完備篆本未即遂寫壁經也真書者即以

已受訓讀之本也釋文者即已所作傳注

也是故馬鄭本見於經典釋文者皆其訓

讀之本而非其遺意遺寫壁經之本也東晉之時

馬鄭所遺寫者已亡於是知訓讀之本非真

壁經而梅賾所獻多真不經相會是以作之

不疑爾來書又言漢尺而詩不經齊古文爲

異二以蒙經不知其出何編又不知其要屢耳

其事於不經而疑較事今參為左

一宮之作㝑渊為正疑其論由今里之人之所
安不合居處能正之正安從宀從女居處
也然正也宮從宀從吕居處也合也古文宮
作㝑從衣衣也林衣安象處之人所兼妃
正之[illegible]衣者依也古所依以居古之義
於金古得以為㝑形以取小篆耶
二劍之作釖不從刃從釖腹之文篆隸作
劍般而倘古文方劍象刺引劍中劍古作劍

僕謂全爲奇字倉說文在明從汗簡刃部
引孫彊說釗爲創字形義皆合刃刃古文栔
叟耳此釗實古文創字非古文劍字劍殷亦劍
從劍殷亦從劍義本兩通若方劍之劍前訓
實說文實傷也傷創也又傷也或作創無論方
劍方劍字異而訓同爾疑壁經自爲創今文自
爲劍漢師以今文讀壁經遂誤以釗爲劍字不
經篆隸俗依師讀故不解破也無漢師誤以刃而棖

獨斷之可謂千慮一得矣
三遂之作牘從卅爲下文禁出矣若謂肩
𠂤介字從上無矣八遂殊悉謂上無乃是頭
卅仍兔字從月者獨能勝之從肉爾從
卅從遂者啓出爲決字
四殷之休腹足下從爲會字假令肯者倚
也倚者依也會者本所依據也從人從又從尹
爲會字義甚愜

四、怨之作[?][?]於說文本怨古文作[?]如古從女聲，符以古相傳可也。

五、网之作冈，由筆勢小異，非從冂也。

六、溫之作[?]，殺角上尚，乃是西字，從文而為之字。非來見，然我為栖（古文[?]），我為桐，嘗見可知。

西聲收入洪音，有閼（[?]）煙洪字，其與溫會須分別耳。溫字為地名者，說文鎮其本字，西從邑尊，蓋非（未）[?]知，尊為何字，既義音並可知矣。

大戚〻作𨙻，乘高相學，疑古文說字（說文說說高也）

從辵，說象老戎，即今之戲字，戎為戚字

好用（為）戚爾。地名無正字，書般庚保后胥高

必是𨙻之壞字，戚義亦謂誤耳。春秋〻

家經不誤，亦今文為書，獨誤者以古𣪘由

換亦伏生齊書多形誤也（如隨斆借作傻斆，揚斆空斆，隨與揚猶可云音誤）

傻與傻必為形誤矣

[illegible]林 頓首 十月十四

覲之足下得六日書知已為香剛謀一
席地京師官學多停而華北民國
肇造請辭事其獲此亦吾具大學
中如邈先等近作何事猶守株以
待兔耶抑猶有馳騁之餘地耶
閩兵事起後書價較賤近日更
得何種佳本炳麟頓首　十月十四
日

現寫呈　下得書爲之噴飯季剛四語正可
入新世說于實事無與也我揣季剛生
平敵于保閔類而又敵排異己者耳與桐城
派人爭論駢散不罵新文化今之清高
雖敵舊擯棄者學號廢黨與共者甚舊
學一深此外可及對者甚多我小雅而從
大罵甚可怪也　歡之父又聽祇西發洩

世劉義慶裒爲記述耳然因舊檔案一
語文令僕心癢由閱舊檔想所觀不過
敘前輩談諸事其前此無有也僕前作
清建國別記據足下所檢明實錄而手孝
宗武宗世宗三朝未檢閱明人記載此三朝
建州事絶少然世謂藝書信實錄似爲
有文因錄此未檢于試世今終有憾疑通

如得暇請將此所言寶錄諸類目尾一檢其中
泉州事跡若干為錄示，俾建閩別記中載
未諦何處改定也。此問著祉。蘇白
十月二十三日

一九二五年

覌齋閣下：昨覆書以為古文尚書鄭注而外，似可援定。至司馬彪、李頤引安國說，皆今孔傳所無，前函未具，復申言之。偽書舜典一篇，梅賾獻書時本缺其傳，司馬彪先引安國說云「字子我」，後以己意破之，故前書疑鄭注，議謂先引安國說，即就文申駁，亦不明（問）其來歷。至梅氏獻書時，舜典無孔傳者，或鄭注被彪所駁，遂自刪其傳乎？

李頤注漢太極引孔安國義甚必鄭沖原
書於太極猶用舊本而今之所傳本于梁
柳以後也太極在漢魏間為王弼所疑故
不經實今文無在並漢初婁敬董仲舒皆未嘗
引之沖耽玩經史博究儒術百家之言 唐修晉書本傳
安得輕率改定以啟人疑且漢太極傳至齊梁
梁武猶殺其言太極並存其言亦文泰極代
付事今文泰極顛要事皆為穎達所駁 見泰極正義

而穎達於尚書序正義亦云先有張霸之
徒偽造泰誓以獻壁中亦可今之泰誓百篇
之外若周書之例以於時實有觀兵之誓但
錄入尚書其說似同梁武穎達爲信吾太誓者
於漢太誓猶不敢加以黃從據無可介故中立
魏末必不敢妄改以矣故疑之十五篇書中之十三篇
爲仲任泰誓三篇又未見後也然偽書所應望
立學之前其可疑者猶多爲分類試論爲益稷

稷不稱棄稷，二十二篇中載成事狀前後倒置（正文本已疑脫錯）秖𦤎序馬鄭注皆讀為豪，說為前豪，是又明見秖𦤎本篇，而此反說𦤎為大豪，何天者若斯之類，以津之學不應爾其大自相抵牾者。論語堯曰篇曰予小子履等四十五字，集解引孔安國曰，此伐桀告天文，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也，而今乃取此語入湯誥篇，湯誥與湯誓迥異，且湯誥為[illegible]

夏炘毫不作與伐槩告天畀時敦本圖論語
訓寔此敦本圖不付潘洪同為一人之作亦又
自相鉏鋙貫謬論洪訓兼鄭沖偽作潘洪或
未必鄭沖作也是下疑脫偽書初出未有二十五篇
據潘據序正義全書證已引潘語亦祇可證為梁柳作而
鄭未必爾然如上諸篇張以梁柳臧曹梅賾輩不學
者為之邪抑亦自撰也娟媒自罵罵
再者梅賾獻書已用新定太析而李頤
猶見鄭沖原本者敷 庾代晉書文

蒙來示傳克克萬信書表題，承先子其吉書

述又示仲先孫碑亟相王學掾，祖東伯又（其生前在濟計界）

重曾有義中朝我八（舊）家家藏見沖書耳

蒙文白
頓

硯齋足下：大著杜孔異同攷近數日始由郵便遞到，亦可謂遲矣。展覽一過，大體無疵，惟傳孔注本多同，而雜俗有相淆者，乃杜之所本，非孔之冒孔也。郵寄紙又失之，故轉覓此以詩爾。適前文接楊君樹達古書疑義舉例續補一冊，用心亦審，所論繇之惟毋字義謂為下句

有文字規高郵王温惟避複繳文
例中引存氏說日中星鳥變星言鳥
此混誤說七星稱星本無而疑之辭
太史天官書稱七星頸則七星亦無
簡稱而古代何名今世不知爾雅
釋天於此闕焉大氐鶉首鶉火鶉
尾三次皆象鳥形古代稱鶉尾曰
鳥帑約鶉首自為鳥首而鶉火乃

是篇弁首稱曰鳥思六代正名為
時未必本稱七星而避重言鳥也又俞
先生原書中舉證亦當有不備者如
書稱大淫法有拜馬本法作層又稱
大淫圖下七命層有拜字圖下七
命四字必某衍錯在時似秘旣已有
錯謬勘人者實舉以問先生先生
頗以為允而書已久幾不及追補

善斯之期恐不可覆僕對也時

聞起居康勝章炳麟白

六月十九日

現爾等下得青友与孫若青來季剛在鄂乃與校長不睦衝突其實不過口舌之爭（季剛呼不為閣下不云不應作此腐敗口吻季剛云如稱汝為王八彈如何不之諒靈訣去季剛而不能乃發難稱將請吳稚暉為國文主任以示威其實吳未必能赴季剛亦

有土著述書未曾收也聞季剛
在鄂薪水三百圓蕭又別有
贈遺何其多及圓美在北京必
不能滿其望董鄂中本有書籍
不爲設破而章師分錄換究
足下何礙勸季剛辭要不必
遠派化秋也與同起居康勝
章炳麟頓首 六月二十五日

現承足下示悉季剛事黃君日新八號
來道其詳據云同事四人相約辭
職其意蓋以反抗石吳兩璜此已
李何亦此事設法云云吳之出罰亦不
過據人不備其實罰人惡吳者多必有
反對者剝奪其士而季剛實後不知季剛何以惶恐如是
宜請尉解之中國大學是老革命黨而
設徑費宣力使伏陳在彼任教務

去年欲聘請季剛謀一番善想
於難事但現不足滿季剛之慾
爾日前其意欲季剛為講
足下近治尚書甚多亦有進通記錄
敦煌書亦數一遍閱書世俗解書武威
因取律歷志所引武成驗之與世俗
解異今此今本遂用古字亦錯誤
耳漢時得壁中書亦十八篇建武中

之武成一篇今所選一篇者之亦載
中所云者乃在漢儒于選用書不
甚注意作偽古文者每不取世俗所載
成而其書歸於貴存默深他事多
所斷獨此乃得其要竊謂此人解
為書者世俗解及殷本紀所錄湯誥
此類非全文 與文義相似 皆應補入也杜札異同殊大
敬覆誤即奉繳此問起居康勝蘇白

七月三日

覲察閣下季剛因與石瑛不合
石延英排擠以挂去，當時劉
先生來謂排擠劉武昌已能
力抗教部，今亦謂季剛實請
乃排擠劉鄂，子生意不能拒
則外疆中乾之據也，乃來書言
王正廷輩亦力挂季剛，罷王本
452 李劉輩忽思化人異議且

亦不得不從同爾閣廣東大學延請李劍季劍志願往教彼學乃志化中堅季劍不得于王正廷輩而反得于東化為志化之吳稚暉所指而又為志化之廣東大學所取是誠不可知矣故舊章炳麟頓首

覩高著下謂某君中醫剿襲西醫之不可廢甚也然謂中醫為哲學醫又以五行為可信前者似近于穿鑿後者直道今人笑耳禹之六府曰水火金木土穀此指其切于民用者也五行之官曰句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亦猶今世有醫法電氣河道之官因事而施亦切于民用者也逮鄒衍輩所陳亦庶五行之性耳生克之說

張鴻範吾世丈大左道醫學讀書記
卑寒耕出行義讀書近實左道發為
舊說弇護不得不文飾其辭然其不知
左道之言矣醫之能者莫如仲景乎脈訣
脈經金匱要略發端略舉其行事然而後
爲言是者從而今即不言其行其何損乎中
醫之實印｜醫者之妙喻如行佛運
用操舍之一心審微而得之此外所謂拘學

也謂其變化其方之也耳五行之論無于指
學何與也乃漢代緯候之談而一為要不可
以為指也且五藏之配五行尚書古今文二
家已有異議鄭康成緯説今説及注周官
疾醫云肺氣熱配火心氣次之配土肝氣涼配金
脾氣温配木腎氣寒配水以為猶説古説也此
知五行分配本非一成猶在天有赤道黄道
及日行之九道近代變九道稱之白道于測天

之實不相干也其足以持論何嘗不足以駁
余氏也論醫學進步謂四家進于千金
外臺葉徐又進于四家以僕所驗實不甚然
且葉氏自作聰明徐氏志在復古二家者又
不可同論也僕嘗謂藏府血脈之形昔人粗
嘗解剖而不能得其實此則西醫為審
五行之說昔人或以為符號久之妄言生克
遂以古人之五藏無不相孳乳無不相賊

實者臨世療醫之經爲口訣以實驗可以

未廢此其故華者也中醫之勝于西醫

者大氏傷寒爲獨甚溫病熱病本在五

種傷寒之中指□陽之白虎湯大承氣湯以治溫熱病如何其法之所無者

治而非第天世常時務此實者亦能療也藏

府銅病皆而醫負于中醫以其審識內自

非吾中土之驕揚也固有西醫所不治而中

醫能治之者僕嘗于腸病實如之試實驗其

然方肺痿而醫稱不治者僅以錢氏補肺湯為之療之方寒少而醫放心日三次仍不愈者僅以越婢加朮湯療之方令愈若夫腸癰用大黃牡丹湯與封劑安異胃氣用四逆湯與福留少住射安異常所謂異曲同工者也如日本而得之不深于西醫而深于漢醫若不可無年而得之也如日本治療雖英米是一成醫學傷寒論固參合於此以求病情然後處方亦不可云遠善治療也僕與余氏往來期數觀其意何以傷

寡金匱千金外臺為方用而上不敢窺靈素難經以其言藏府血脈之多違也下不敢因大家以其言五行之為薛遁也劉剃太過甚信方之以僕所身驗者漢唐兩宋之術固視金之為方數矣乃不襲藏府血脈之論不拘五行生克之論者蓋獨仲景一人耳平脈辨脈金匱發揮諸論備及五行生克脈法未要者凡人之業於技者為方可操術半鑑而有餘者執一說以蔽天下之是者

其失則隠揚己之短而以為長者其失則戇愚不

知学不以為何如也此覆即頌起居貞吉

章炳麟叔兄

七月六日

頃承閣下得書送檢查法官事殷
蘇樞伏為功罪個人梁之奏康有為之責
之哉初紙矣此事始起于溥儀未審之
前在今溥儀及溥偉內陰謀返來有文件
以法論全屬二子背叛由檢察廳審理遠
捕改之圖國依律從法處以極刑死以謀
逆者亦而主持輕泄皆令內未自正久向日
復辟事伏康有為章援勸逆保護黃謀

并不個漏吞舟聽其自由存在皆誕

之文字時時刊於文字法吏不問此蓋寬議

患派殺其餘美一再要遲延將來誠有成

恐難不可知而其結所及使文字之子言

化為非類之人一國之中為兩國要為

法者分處其半為後成兩國對手以踐棣

連還之廣的波瀾係為要移轉讀讀者以切適

（第）皆可置之不問識厥深斟要是一個扺除

但特提留事世間不留為此耳國家未
備設但元有兩設奉事者兩主為此個
但已在寺夜擬草寫詩來焉因之節人
于黃陂再飲時寶勸其補記濤儀八究
後碑之草黃陂作案不許為此去歲播
軍距之米宮積公念稀世而武人不知說
患說今日由及為虎院米柳及今不圖約
滋蔓將甚矣此所要足下言之者也

季剛去印就中華大學之聘，前去書來說，僕謂改兼督為僅一兼職，已改書一封竭生矣。今來書又云兩可就中國大學承乏，其人趣向究竟是何，俟得彼覆書再與定奪也。即問起居康勝。章炳麟言

八月九日

覘齋足下前因問古今文尚書事略以責對猶未盡伏孔為書其始皆古文後以隸古寫錄皆今字識其上下言其古文家所以異於博士者其故書在也說文錄古經文字且采鄭仲師康成亦時有所摭引若不逢寫古文尋檢形狀何以能要采如此且邯鄲淳受古文為古書於度尚其汝卒碑成不經則知為之所以傳淳者非

該隸書訓說其其本自出也前疑古文家
於經獨今文集鐘鼎款識款識者本經也
為一列以隸寫款識者獨以隸寫經中言也
為一列最以釋文獨付注也為一列獨集款
識者合三者為一書古文家分為三書且本經
故書諸家皆同而隸寫者時亦異今時集款
識者為如此也以馬鄭相校則馬氏亦異而鄭
氏多異款鄭注周禮以今書為本故書反附見

於注則知鄭氏時字多矣蓋一字古今異體
者從馬氏隸寫之本亦多從今如王旦遂作[illegible]
東鄭不闢作闕是也古字難知以師讀定之者
如其案出於不詳馬氏案作棠此皆疑在注中
於義鄭讀曰豪未改經字而馬氏已作豪是亦
注中如此非隸寫之本然也而義未載經典遺以
而東晉其本經傳者已亡獨隸寫者在是以校書模
難君經其文字反從馬氏爲近古而以起人當信段若

應以枚本為古文顧今所見枚本自范甯以
為今文唐時又盡廢古文不用逮宋開寶張
釋文亦被竄易枚氏真本不可見而以後人所
改者當之此段氏之失一也馬鄭本要於東晉
者皆隸寫之書其依書本從之已先人無自知
其有之今謂枚本若多作古字則與馬鄭本絕殊
必無從者愚乃顛倒之見此段氏之失二也顧枚
氏真本不可見如師古玄應所引與賈昌朝所據

而近莫直漢之兼諸儒各為苟簡西鄰學者流
傳其改定之本而於其華窮及本書宜之自是乃
以狀字說有今古而文字無今古斯即鄭所傳古
文所以不得不刻諸碑不以詔方來也枚氏偽古文
尚書本之鄭沖沖於魏文帝為太子時已作文字
至晉泰始十年而殁何氏論語集解與沖同集
而正始石經立於其時正沖所親見其偽古文多取
石經文字事勢宜然東晉時所謂馬鄭尚書者

但作今字，其真本無形已絶。偽書乃適與石經相

似，由是被人尊行。洎天寶又變偽孔本為今文，

及唐衛包，偽孔書形亦廢。然匡謬正俗引東

郊不闢與弱如馬注古訓亦已命是蓋匡國

亦有若宋次道、薛季宣一流，述蓄帥其徵偽孔本

不存，依三體石經又以古文改作隸古，筆勢方圓形

直陷已不同，易致謬誤，久之後以其謬誤者轉為古文筆

勢，于是字體怪譎，更不可究詰。汗簡所引尚書古籀

不從者分音時所見不從析本也有直稱為古者分
依僞孔本李陸隸古而為古文事勢者也如樊字古文
戎僞用𣂔析匡謬正俗已誤作斷行簡乃更作斷
此由隸書不審再以隸書作古文遂令無下筆矣
來書云歌永言漢書作哥穡穡論衡作嗇哥
嗇字為近古㞢說謂之說文明云哥古文以為歌字
此即鐵證然馬班二家古今文亦自參取非
定守師法也章炳麟報言 十二月廿六日

來書謂殷為寫之古文此說甚塙寫知所
依據所象依若形依若實依據一也僕於
不通古文所不解者數事得見教以此一事
渙若冰解矣　炳麟白

一九二六年

觀瀾足下得本月十八日書斯時
孫任在都者甚窘之狀自不待言
足下向亦甚充裕負此時如何如何
並此失之惟有在南方謀一善地
且俟與學校中人商之但暑假
以後情勢變遷都中或又有苟
安之日未知足下爾時願他就否
耳　尊翁生日已為作一聯同日

客去年付陕讲程朱之学故语亦不过其素日定性书再参自是驻年原不藉黄精见儒者自有卫养之术不烦求之仙释也因望赐轴迟到故先收此函即问兴居康胜

弟婦妹相同

五月廿五日

覲翁足下變故以來不得手書逾九月今日接掛號信悲喜何似季剛性情乖戾人所素諗去歲曾以忠信篤敬勉之彼甚不服來書所說事狀先已從季剛弟子某君聞其概略彼亦云吳先生某而先生絶也在都與諸交遊斷絶欲來上海就暨南學校教員道諸校董爭徵留者情殺校長教員者友人我共以異途遂止不來來

書云季剛已去吳門往關東耶？足下辭去法部事務，可謂竟償其志，其實南方之勝要甚于北方也。僕今歲將閒居自適，夏秋閒從事止觀，頗得禪悅，而宴坐過久，心脈過勝，遂止不為。時以宗門儒書為樂，其中利病頗能尋究。大氐佛法究竟不過無我，我字始於十緣中，顏淵克己正與之合，自孟子濂溪以至白沙、陽明及王門數傳弟子以至東林

士高蹈逸之所得與深實無數論神我之見
謂天乘者也中庸本於天即中國之婆羅門
横渠近之又不如數論也明道上蔡慈湖庶于
佛法相近而王門之王心齋以身為極然乃是
漢初黃老之學若象山陽明頗是來斷然是人
乘高賢所得乃不如其弟子晚節又不如三公
然欲作持世法即朱陸已足而世紀彝文司馬
見寶懷來必不如朱陸也衷人多言跋世表

因佛法儒說不來儒術如王摩詰紫柏國〻
倫何益人事佛儒相資楊大年趙清獻輩
乃可與言立耳其下自言一般詩人達道不
遠勉力行之可也朋友陳末寂可痛心然僕所
經歷如此者尤多亦祇可以理自遣季剛性行
迥難免於衆世是公深可憂耳肅覆即頌起
居暇豫

章炳麟和南



十一月二日

一九二七年

覩宗室下得旨論其服爵之義今世襲
從叙雖親及不薛臨殯入內世亦非以為
榮者若因論績俗世事以易實淑請也其
猶欲酌損舊制今尊今可行耶昔人云毋
輕議法盖東西與任物植有已畢以為
戒矣而論經紀者服多封建及男統之制
今不可也行撫封建與男統固非一事封建
者出即林制賦而廢男統者無時不可

廢者也。生人之初,知有母不知有父,漸進於
有父。至今社會學家亦以是分文野。厥歐
洲諸國,東及印度,猶未能純為父系者
有之。事爲一男之名,與伯叔及[illegible]宰異也。
一如子得使其父再付,遂為母子也。惟中國
既然乎是,斯正文化之最優者。若者豈可與封
建同論哉。秦蕙之議,實完也。不言其裁異說,
疑而言其以外孫為後,皆宋儒度廢證其義。

古之視此如甚其嚴重也今部從兵有以贛
倍兩院依息外務者士大夫專來賣行募
設舉此其從與封建一切屏去其比擬無非
倫矣所舉甚非三事尊降獨封建亦之開
元譜以來劉坊能盡此義與時變為吾也
為人後者降其父母此本從大宗爾晚世之為
人後者非從大宗也猶為所後者斬而為其父母
齊衰不杖期斯乃深于禮經者宜舉正者也

唯父在為母齊衰杖期此古制之可間者大氐
殺周閒此條猶一二未從象而矯正終不免過其
直顧今荀子禮論有言至親以期斷然則三年
何也曰加隆也今父在為母期者直不加隆爾
非有所減損也矣且杖期與不杖期其別有二一
不杖期首尾十三月杖期有禫則首尾十五
月次以十五月故容有僅三甲子者故亦若毋謂
之三年之喪春秋傳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 謂長子斬衰三年妻齊衰不杖期也 一
齊衰有四升五升六升中異不杖期皆五升以
下杖期之服為母者四升此與斬衰正服三升遠以一升為

與斬衰義服三升有半布其精粗殊不以辨

矣蓋以與妻至親也齊衰杖期獨為母妻者、

躬尊如王父親如昆弟皆不得比焉斯安見哀

之、宜矣由周而來訖于秦漢戎狄寖盛又

今新定已為書一然不特於別嫡以御庶時實改

又在而為服齊衰三年母于今已不行者也以集註

而於淨為斬衰亦乃見其一端不可通于類例者必如之、

是一也適母繼母於是與父異為因母齊衰三年均何殺也

適母繼母斬衰三年所適陰君為之分別耶
為妻母斬為君母齊于我又不可好不如通為齊
衰三年之適也若夫哀服之後非次之耶因所
以適母繼母所報為甚之居伸制服者同不
以一概定也大氏議服服者此制元服為得中小
小過耳甚因之論削今婦于舅服經表服所
本書建世卿之制以集議所有隨情忽改之
繆嚴陽者如婦為舅姑三年適 其不可行者固多矣
卜為庶母杖期之類

東香文謂應接禮裁與接俗禮裁者皆非
其今之應接禮裁者非同情有所不安也試乎
異國之俗而舉其容華式吾為論議一通之
甚乃華之俗之辨非甚與非之辨也接俗者所
吾與其學術高者為禮儀之所同下者為切法習
俗所漸然與其盡存應接者固不可同日而語
矣果以傳禮之制今時華士多行之猶未論乎
應氏計其談應之於其法時已有其論矣法國

也不得許服於其間但有白布袍衫而無東
制入關之始士民皆去冠帶從胡服獨書服
猶依古久之士人入仕爲吏者衛依法制亦白布
以居大哉其東制衛徹獨不絶如綫歐洲諸國之
以至沙漠諸狄法附之白布袍衫以教矣以文學
工藝計歐洲識勝胡僧遠甚蓋禮教相持
爲之者正無異也胡爲必嚴東制而從至沙漠
被之倍所成日東不爲物寧無東此於古矣之

可也自宋末行木綿布麻織日稀今獨沙門尚
服之故以集禮辨五服等次但以麻布粗生
絲為校不复計其升數由織經之變為之不
以古道繩切也或曰古吉服殊衣裳凶服每條其
裁制為之今吉服皆用袖長衣獨凶服裳
古制數數不相入也其衰冠以為帽變之衣裳以為
袍衫唐宋已然而凶服不變者以凶服不必與吉
服同制也且今之軍服固與吉服異法宜又依

彼亦服為之乎此不責其同獨於服必責其同耶
今所以存國性者國非獨表服一端然苟有存
者不敢廢也何必求於殊俗述於異言以變吾之
故常於所論禮俗須事他日熟審之今先為此
以報章炳麟頓首

頃奉足下又得手書具悉足下以僕議許者
非其人又非其時因未敢發議以待制不免今
之時與項城秉政時異也夷言珍說數扇羣育
人已戰于場地一一碌碌者以存撫自壁此不可謂
非中衡一句昔者劉岳書儀作于後唐之世岳之
書雖多可笑要之蒭議其學識不蒭議其非時也
假令有如馬季長者出而議譏其學識陵無可閱
又不必議其非人也淵明之言匡匡諸老當為事識歟

勤生下邦審思其言以為大政府所遺領袖之人

且可分論如修史之有總裁亦虛名耳階者不必兵

於今之廢宋史且不必取法廢也民國初載素服

未定遂以至紗纓禮為式此猶胡清入主所定白布（注未定素服乃知謂死為古者乃知黑紗為謂如纓此其事唯一誤者）

兵袍以示素者道光時始定通禮載之（未有素服之制也）非漢人仕宦者亦素冠

貴從時制故事具在今亦宜從其例更非之家世漢

時書議定禮蓋亦無士庶素服故以漢禮儀志作市天

子大喪不及士庶漢服之亦無素服 漢時郡太守死掾屬成為服斬衰 此必非中朝所定可知 漢

世俗為乃自從素服從行之也亦所謂漸制成服

者于名非出本改為禮禮成服者此為漸之矣士禮開元禮以學禮書儀家禮皆

漸稱也

前引荀子曰親姻斷之說是下疑古者素姻無數

不應有此不知荀子自一術非所謂古有此制也又云父之弟祖之兄弟皆

無大功者姻一等即服小功知服姻者本應大功也又云父之弟與祖皆本應大功而今父本應姻也此所謂一術非也

是下文疑

祖則不得重何以為祖則從者亦三年不知祖母與祖

父一體不得輕重相絕為祖父從者斷衰三年而為祖母自不

得不齊衰三年也祖則如母是下疑其本意不知何哉母之服齊

為繼母

衰姻父在則從母自不得不齊衰杖姻以為自不得不齊衰三年又

衰之粗細等與正服殊矣若慈母與庶母慈己者等衰絶異從母之服稍加於舅此亦不容無疑者今人爲于庶母慈己者雖無父命亦以慈母之服服之（李剛主也）又不可以爲訓矣如服法之制庶母雖不慈己亦以杖期服之爲慈己者自當加至三年於庶母杖期之制有何不可爲訓也此等舉今禮家所定其制非一人所能斷也舅與從母同服（貞觀）開元已有其制爲并且從貞觀可也大氐士禮

爲降之制漢已來已不行其餘諸條亦于人情

稍遠於聞之禮已漸爲變更今人雖制似一聞之

而定爲先以集禮分太妄矣聞之禮仍有于人情

不近者乃前會集從儒斟酌損益斷非一人

所可專也誦詩三百不足一獻故曰毋輕議

禮願足下慎之此覆即問起居諸勝 平伯頓首 一日

十二月十日

一九二九年

俛竊陛下得重知議爲三禮辨名記此

事體大恐非一時所了說以禮爲鄭學而

又不滿于鄭君傳會之說紛同異蓋不當

鄭之周禮儀禮本書并篇陋小戴記

譏以今文鄭君說爲會通遂不免于三禮

通今于小戴不合者直駁斥之可也若夏

殷文獻本書可徵鄭說豈非有所據此

如書建地域之事亦不能詳其爲證蓋

談夏殷建國諸侯大者不過百里據
王制篇國之文武之世亡城不過如此逸
周書世俘解稱武王遂征四方凡憝國九十
有九凡服國六百五十有二使諸侯同制自
成國方三百里以上其財守必備焉用二月 有三
開泰滅五其也周制非更夏殷之舊如
尹由切齋者非是國無不過百里者執侍
稱王命曲沃武公以一軍為晉侯一軍小國

制也城千里封疆八千天子一圻諸侯一同
以昔武八始封方爾其大者又成周五百里
也蓋王東遷而周城內之地界當秦襄公
將大國方八百里矣五十而視諸侯之國而常
諸侯之言不以其方為百里服来之夏殷於夏
殷商亞也也蓋殷商之地方五千里除去
業服於九州之內方四千里唯是所謂要服
存之國外城五千里其以五服方五千里統為

隋大業版九州方五千里案據禹貢山川之經荊

州南至衡陽戍抵五嶺而止得去北極二十五

度半冀州北至碣石得去北極三十九度半

相距十四度于今為二千八百里于古為三千八

百里強 以漢尺度六寸當今營造尺八寸四分為率古今里法各長一百八十丈故以七四除今里即得古里

所與說隋諸家所說中國方五千里 隋大業版內四千里

今要據其典北至朔方南至交趾交趾距朔方

去今銀州以南得北緯二十三度朔方去今

室宿一北在納北緯三十九度半相距十七度半

于今為三千五百里于古為四千七百里孫約

與史公馬季長所說方六千里（除去荒服方五千里）合大略在

是也異義所引五服相距萬里為康成之據

說也周官職方王畿九服相距萬里職方本穆

王時作（見逸周書）何非周公之意即大行人所謂九服

邦國之制迨至穆王時改定據自要服以內

相距七千里東北出隔無間在北緯四十一度

其南荊方山鎮曰衡山大必以衡以為正境

或自揚州時而東（西）南出以南境（漢地理志以交趾九真日南象郡）

州北緯十五度半去露舍闕二十六度于今為

五千二百四里于古七千里特詳也穆王獨勤遠略

故驩域甚（廣）大景服所不可知或者北據肅

慎春秋傳以（肅慎為北土）西極瓜州（今安西州）南極北戶（赤道下今所陸地）欲

有古萬里之數也其王制方三千里之說乎

禹貢山川之不合北不及恆山而其職方（北幽）醫無

閱者要將吳殿時一區域張小冊子書而據說
解高宗亦嘗伐鬼方相距亦不止三千里也
也據㦬㦬大者言之若夫鄭說禘祫似亦殊
務令古文為今周禮之禘祫之文肆獻祼
饋食今人已知為劉歆直制非指禘祫業
周禮但言大享春秋傳言嘗禘記言大嘗禘
玄冥之祭祠禴兩而並嘗備說古者禘祭
皆于並嘗今祭皋主非並嘗外別有禘祫

亦非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也周禮所謂四時之

間祀追享朝享閒祀或因事特舉追

享或即享先公（司服享先公之文如果實以為一 去成王周公遠矣必不在廟祭之列）亦享必

其禘祫也春秋所謂大事有事皆因事須

藏於而書祔與烝嘗異文如非烝嘗之外別

有大事有事也春秋傳稱烝嘗禘于廟以禘

即烝嘗所行楚語稱日月會于龍爺日嘉備

合羣神頻行國於其年烝嘗家於其年嘗祀

事解羣神類行曰類並也言並行類亦會也此

謂大祖合祭正蒸羣神並行亦合之末其所

別方禘祭明矣○鄭人所新見五文下之何

又五冕之制鄭備論虞書十二章之華蟲

爲驚冕以宗彝當毳冕及三代異制周何

必襲虞王服稱毳衣也、黼黻毳衣也繡是即天

子之大裘不毳冕者也黼黻也繡必非指虎蜼

之飾明也以一毳爲鷩冕亦正與詩合鷩爲何

物今作難字而累但說繫爲釋不甚異也
爲華嶽近王子秋謂繫爲相衣似有一取
漢代鶴鑿之類正因緣于是手出來參
取先鄭以異康成正異者以下宜詳之也一主
制疏謂序大收近是先師以爲素王新制
其乃孛爾之言觀其別言周人文言今以言曰
四十步爲畝是其形于緣衡其事從來必盡求
漢文博士其必在秦漢間矣以下以爲新舊

敬露之說擬議亦合戴記多襍漢初儒

作非獨王制一篇如大戴記公冠篇且收

著孝昭冠辭矣更不能再上擬孟大較

以後　炳麟白　一月三十日

再王制疏證序文辭宜結合平易不必

苟為辭亦可令習者易了　炳麟又白

一九三一年

觀齋足下：得書並先寄國學叢刊三冊，併惠近作
漢儒識古文考二篇，大致謂漢代學者説經有異，非
由于文字無能讀之事，一由漢初以隸試吏之法而廢，
二由漢初收書未盡，故讀古文經者須盡識其字，而雖
漢遠及元成以後，始有古文學家之業，而自儒生以外
吏人獨諳之，知之于漢碑可驗也。以之作隸書釋文者總
其傳授以能釋為何字，此所謂不知而作者矣。已屬廣
善漢富另印寄奉。洛陽所出晉辟雍頌，應先參

攷古青銅可論定（近人偽作古銅器者多），未知是否有此假器否耶？閣下從三禮名物學上或言，須有古器質驗斯說，是探古器作今不堪以示存者，有帝草木稍不耐久，非憑舊儒傳說，何以為徵耶？亦可見近代學者之惑也。書覆，即問興居安隱。

麟白　十一月十三日

覲齋足下所寄漢儒識古文考二通敬已接到
謂東晉並釋祧一首大體不誤古廟制室再
精致韋玄成劉歆與鄭氏義多不同即記稱諸
侯不敢祖天子而魯有周廟鄭祖厲王亦非記
所能通此事恐須備致經籍非一家之言所能
了禘祫說節八亦不敢多依鄭氏蓋三祫五禘之
說不過公羊與緯書所言于魯且未必是況可云
百王通制耶當思說禘同自不易益見孔壁逸經

與七十子後學者所撰禮記今皆不存如近代定
海黃氏之倫研精覃思亦未過管中窺豹而已
況今更有何術可以解疑話沸願深思之此問興
居清勝原稟附上

章炳麟頓首

十二月二日

再者馬氏注禮作喪服一篇三國以來解之數十家
從來論並遺漏者文玄通與大將可知評言以為
古禮可說及今為諸國者作古事 麟又白

一九三二年

倪齋足下承鈔唐思清寫四幅來示以猶可
帖木兒為畫穆（特）僕與友人陳佩忍已有此說乃
蒙山以元昊以戕眾為妄眾聲皆相似其比
合并巧矣然如此所請不出范寧而本猶可於
木兒此一大疑事以猶可帖木兒三十壽命帝
山阿六卷也畫特穆二十充萬褚安也壽命為
蒙山之兒所充其不得為其十而壽小之多於褚
安又不相會所言殊愈甚矣據清實錄自述

世子云齋祖生文善文善生偈賓齋公篇下偈賓

齋公篇下生興祖興祖生學祖學祖生顯祖顯祖

生太祖生齋祖去太祖六世也而崇德順治兩次

遷王及今亦陵葬處皆於齋興等縣亦無

文善偈賓齋公篇下順治遷來時亦無天地文竟稱

齋祖為太祖之高祖與前朝去六世之說不同

寮穆二者太祖之前本無文字譜牒不具四五朝

付妄取文善偈賓齋公篇下置齋興二祖間

天聰而修太祖實録因之崇德以後其於此書
又更訂正然於而四世文字亦難澈底而也陵谷
形迹殘存因定以四世爲定文其之爲董小宛死之
爲此說容或近之要之以此二人宜降祖以爲女
崇德以前侍聞之誤也然五日特釋於猶可怖木
見而誤解而其言相似甚以清人先有此誤今則不
得不據陵墓追王之迹以正之矣
明實録所謂納郎徐若于天順成化間領兵衛此

台花郎之從也仙郎吟陵沫無子以世叔卜吟充
嗣者以仙郎吟為花郎遍於市卜吟充為花郎
仍何以嫡之天柳山見建州女英林無不向之為女之矣
狡兮諸微東未放明大之重以沫以世以與凡
郎以皆背叛今卜吟充新為凡郎以也卜吟
秉自成化六年發職出嘉靖三十一年猶在在
職八十三年年近百歲廿十今帝祖也孫曾祖也（一撰法空傳花郎再任日帝祖之說）
而父祖在時年已五老未嘗出方宮為大前代先史

二六六

父祖所奔走之中朝無聞焉僕所欲發如此何

較焉且為墳矣

再從容自靜靜歸無業以事仰奔分在香衛其人

尚於擯藝為此女不隱身之從容先安又猶可

惜木說同處林園阿利非其何害待稱對之此

昔詩舊史之誤推其所從容為祖叔不可易以清

野祖及同胡阿岑仍出王吳和樹吳任右衛兵殊祖何含向於右衛兵世

所謂猶可惜木兒者即右衛婦封之人其安阿岑

本本其一家何以知之以為實録哉凡容李滿任

同口逢吉爲叔父猶凡與李滿住常來同者
兄弟而猶凡之父■胥與釋家奴爲同産父所
喩出爲兩方之祖爲我少祖亦必同族也
蘇子河者據佛一統志在興京城北半里外
蘇克蘇滸河也蘇克蘇滸乃滿語譯言鳥鷹
蘇子河於漢語漢地理志玄菟郡高句驪有
南蘇水是也高句驪城舊在今興京爲古
之據漢一統志於興京正漢高句驪縣爲玄菟郡治也

竈實山即呼蘭哈達（清語竈實曰呼蘭 峯曰哈達）願足漢書
一統志興京東煙筒山在煙筒山煙筒即竈突
卄今異名而其稱一也今興京煙筒山土人仍稱之
願足批安好二十深思之士必能見之更相評訂何如也
王杲實與清同族者更無人識樣實係嘉靖三
十一年卜哈禿猛哥而東來改晚稱嘉靖三十六
年王杲已領右衛相去財五年非與清為婚姻
似非同族故若吉疑之堀讞者（櫻田命典之 官樣替份）猶可更
檢此六年中事狀也　章炳麟白　九月十二日

一九三三年

絅齋呈下來書稱古今書原本皆古文傳寫皆今字其說近世鄙意昔人傳注本與經文別行古文家安得一經注有三部與近世彙鐫鼎款識者相類其原本古文經師以摹寫者則猶說之摹寫款識也其以今字逐書者則猶說之書作今隸也其自為傳注者猶說之釋文也但說于一書中分作三部而以分為三書耳伏

書舊簡蓋未嘗傳之其後所傳者猶其遺
書今字之本孔書舊簡雖入秘府而羣儒
文之本與遺書今字之本必並存之何以知其
然也後漢書盧植傳植上書曰古文科斗近於
為實而厭抑流俗降在小學中興以來通
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並敦悅之今毛
詩左氏周禮各有傳記其與春秋共相表裏
宜置博士為立學官則知漢世所稱古文經

書其科斗之書、並在此獨今字遂書亦正說文引周禮匠人廣尺深尺謂之く倍遂曰巜引實其古籀類于上而其後書今字者當作則澮籀必不作く巜籀也（謂古文之形爲隸古定耳く巜籀 唯僞孔古文漢人不爾）諸文爲古所知許氏所見爲蒼頡原本可知說文序稱壁中書及張倉獻春秋左氏傳亦謂郡國所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可知壁書倉頡許氏實見其篆寫之本故得與鼎

爲相似也吾於是論定始別古今文皆是古文據漢世所傳授者別古文家者爲齊魯文而今文家直通於今字實亦不得謂同者其是同一古文經典而諸家文字或異此乃其訓讀之殊非其[illegible]文之異經典釋文所云某家作某者是也其有馬氏以上本經與傳注分行故經文與訓讀之文亦別逮於鄭氏或以己意改定經文（因鄭所改故亦作某者故亦乃經文舊本而今之義于經者也鄭所改定之本）由此觀之古文傳自鄭氏始亦等於今文

釋文宜必非服從者，獨宋次道、薛季宣所傳，
鈞不能明徵其出宋、薛書，既不足以定；校其真
本校其真本，又不足以定。譌中古文，扶叙係關。
惟三體石經尚僅見其真，其餘所文字近古者甚尠耳。
若乃主說周官，古文家亦不盡古，微非該成周之制，
不可以說四代。經文簡質，行事不盡詳，古文師所
說事狀，其果有根柢否也？大傳為今文之祖，
伏生生秦時，其言或有徵，顧亦事異論同

周末諸子出於伏生秋諸師義前于諸子而晚
其所記崇弃獨蒙悟述周公事矣僕謂曰
代之事難盡悉也周事輔以傳書則不如
逸周書太史公周本紀述克殷事蓋全取
逸周書文以為考遼古文者宜於顧馬鄭未
暇長耳來書述孫書四術大致皆未識書明
則不解也所論偽孔傳作於何人若人或疑者
鄭沖或曰王肅肅之說與偽孔殊異同沖在

魏世與何晏同纂論語集解而孔氏論語訓說世所不傳獨於斯時見之疑論語訓說與尚書傳皆沖所注也沖年最老壽暨晉世為三公之鄭君從之主正沖所親見者其多所采摭亦宜肅卒於甘露元年亦在不從之後論語集解引肅說已多肅之視沖則行輩為先故偽傳多取肅學義肅善賈馬而薄鄭氏今偽書文字頗有異於馬同於二鄭者宜亦沖所定也

王甘怀然

彰号

三月五日

書成後又疑二十五篇偽古文為肅所集其他篇以定其字及勝侍則將為之又白再者太史公問古文於孔安國書亦為今文而無獨古文之太史所錄其文字多與今異孰為壁後蔡文孰為漢後洨未可以一概論之乃如三艘作變中造作器異獻同穎作母肅慎作息馬鄭古同偏因作聚之其近古疑

徐本衍孫天子之命作魯故知歷徐本作嵩

字古文多以嵩為魯故史公讀為魯以儒讀為

孫如帝岩作借汝媯汝方作女媯女房（女字女去蔿文作汝者虎）

（以改此以）大綱作泰卷歸獸作狩此來知史公所

書與今通行校本殊為猶真要亦改古文者所

在事也 又白

一九三四年

覯齋足下前得手書云叢書須換本底藏本現新曆本久已過去想所謂本底者自指舊曆言也書係精校自然佳本但今之所患者東鄰責言正如瘧疾交春必當再發報載人儀前稱號及鄭僞國都不變事令人毛戴幸而力能拒之北平市已遭蹂躪不幸退回更何可言惟校術從速再督

工人陸費劉瑞必須于立春前畢工
鹿邑缺及池魚之處亟要亟要特肅
即問起居康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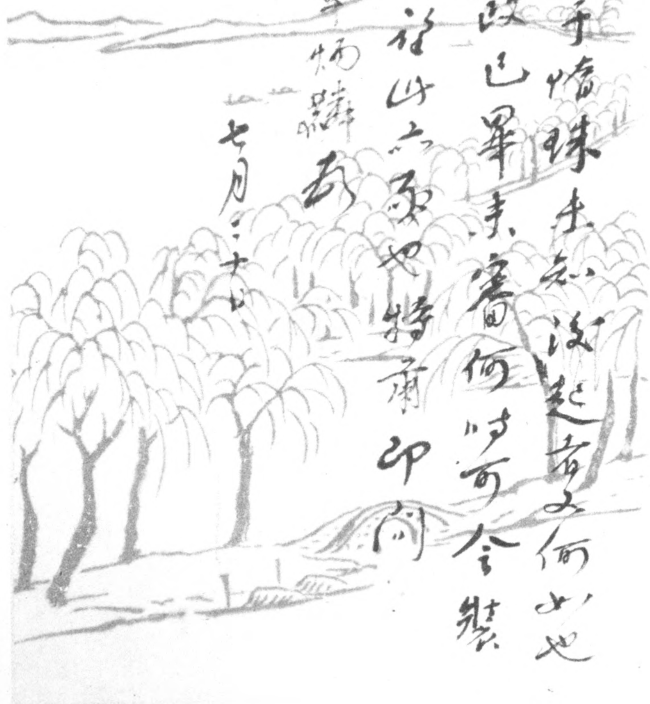
章炳麟白

一月九日

倪齋足下本月十日將所說古文尚書一冊用
便掛號寄去並信一函想可收到叢書
之新陰歷年前可成否前足下之刻成
後覓好派一人經理買賣今亦未得其人
足下且任其事可也學會款項望將用
盡但亦不宜遽停足下且開單作一宣言
不及圖詳也此問興居康勝 麟白 十四日

硯齋足下　駐蘇一月有半無日不在虎陽之中
江南秘籍殆已棄盡而北方方若汗牛豐嗇
不均乃至於此近以執熱為患無暇研精卽
補范文正司馬文正二集而已學風敗壞殆難
振救在蘇新收學子數人視前者皆不相及蓋
根柢素薄使然季剛旭初輩在金陵教學數
年學子成就者亦無過三四人此皆可遇而不可求

者人材難得遇乎熔珠未知後起者又何如也
拙著各種想校改已畢未審何時可全裝
訂成觀此間學子讀此亦衆也特爾即問
起居康勝　章炳麟頓
同志均候　七月二十九



一九三五年

硯齋足下斗歷文稿袁本正覺付否之
速而彊壯者正務精進也拙著數種自去
年七月廿五日得信以來有音耗頃弃又
逾半歲未知能親睹否刻字舖一味懈
緩不可不力加催促計自前三歲付梓今
已實足兩年有零此間學子亦望此甚急

也。書此即問

起居康勝

章炳麟頓首

二月十六日

覘齋足下得二十二日書乃知叢書未刻成之由言同詳務本較人爲多事陳延緩且此不得不責足下兼辦兩事獨任難速成兩任分中澀亦必然之勢也可以吾意示之並將叢書件取回以趣敏疾不如閱覽許久兼因叢本損失此亦一憂也再者三體石經跋系言同手書後附跋尾亦言同屬爲之如其思想能化于

前跋又有不愜不妨將前跋刪去但謝
其寫校之勞而已麋庚食蔗即且甘
常熟知其為正味也書此即祈照辦
順問起居不具
章炳麟白
二月二十五日

觀齋足下：得言同來書，其辭季正而哀，要非恍惚，實像病困，且刻以陰曆三月之杪為而未書，如是自懸慰藉，已覆書，此其哀痛矣。言同以生農時間，去年之時，以為漢人不可謂非有情人，今得病亦頗類中風，所謂神經性者是也，始慕嵇阮，亦為增病之藥，今慕顏之推，庶幾得袁氏惡散矣。足下近歲所作何事，量學校工作

不審耶。僕亦念近世學校中人能釋小學者多有，能說經者絕少，間有之，大氐依倚今文，指鹿為馬，幾為不可驟詰。其六經所言之禮名物，最為核實，此之一綫，因未可令絕也。近欲宣說經義，與眾共之，為苦學子讀經者少，誨之諄諄，聽則藐藐，此亭林所以閉讀經會也。書此，即候起居康勝。

章炳麟啟　三月三日

硯齋吾兄：得書詢及易義卦象納甲之與先天，其為方士傅會，約同理堂所說，得之矣。乃其以文字音訓相訓者，君持此例甚多，作易者既擇數字以為骨幹，然後著筆為之，恐拘學太甚爾。商瞿傳易，今其大義不可知，施、梁丘亦無一字存者，獨孟氏尚有遺說，又無以得其要領。自是傳費氏者，季長、景升之術最駁，鄭、荀與虞，費、孟殊貫，然虞氏非真孟氏而

鄭君亦非真費氏也僕之有取於王程者亦謂其近道耳非謂王程之旨盡于是也讀王注者當先取此術觀之其言闊廓亦不章及言言程氏而注往以史事證易二家所得獨在此耳要之意如治經以此教授無已自立易義寬當以圖可也抑足下曾言詩語可解春秋難解僕謂詩書亦略等耳以詩被文曲言詩視書為易知顧書獨有事狀可僕

詩有正雅而外其事既無不可知毛比三家優
法且勿論今三家篇義存者幾何而毛小序
獨全正使取人復起舍毛氏亦何所援比深求之
序亦實以使人冰釋經解若自定小篇義文所
謂各知而作者也曾記魏氏詩古微以小雅言其人者皆指共伯和說為厲王流彘時詩此其證也貫詩詩指陳分釋政為偽世治者同為可立其勝於浦序諸公之作者甚識後作諸果無一而作之數其獨且素
何哉憬憬業策又失僕今有患此一歲矣但然稍書立
頻椅綷服之積有數也青霞即問起居康勝鱗白

三月十五日

覘齋仁弟足下：得來書，謂形聲義有不相應者，因舉男女父母四語為證，而謂有此語時已去吾家來有此字時已多不過五千年都矣。父母之語，載于自然，容而有生民，正爾男女之語何時出口，殆不能知也。庖犧作八卦，但有乾坤坎離等八名，爾其餘果作何語，非能驗之。其夏種未興以前，密右駛吾呼男女為之何更不可校。既有男女二語，訓任訓如，為安與之同

述爾父母為孩提弄舌吶語四裔垂同自然

之經將為訓此與男女校我有異字詞無

今素書文謂羅即麼字從兩絲即謂字絲斯

說近之說不如竟從兩絲本義為完繼在兩

中盡力求出終于國德其即麼義若以兩為

無事（義）傳聲借迷送文以來必爾也

再前得西藏書論薛氏古文書 只六千册翻檢

果已審定卻人觀其文字識有未庸寫釋文

如肆之作鶨，毄之作𣪠，皆本說文而與釋文正義不合。如才皆作ナ，又之變；咸皆作㞢；共亦皆作龔。皆與三體石經字例重合。遂此本于所造，大氐開元以定校書者專之，而釋文猶在開寶改釋文前，釋文原本孔疏所引猶及見之。薛本蓋即宋次道等所為輯錄釋文，蓋采說文引書之字以成此本，然不盡合于段氏，及有合于漢簡古文異本者。其它郭本古文尚古字較薛為如此。

如分北三篇，薛跋作北，照刻乃作公，柴仍有未據
異書者。今所見釋文殘本，不過堯典、舜典之一篇，
似乃其全。今以汗簡為正，蓋成書在于周時，釋文
原本尚未被改竄也。如云古文尚書者，蓋將字協與釋文相應。以汗簡校
薛本及照刻本，薛本于釋文外，未據郭解，照刻
本于釋文內，蒐輯未盡，皆未以汗簡之識論矣。
今郎調任事，仍屬地初為，財力未至，有以蔣手
原書，霞即問起居康勝。

鼎白　五月七日

硯齋仁弟：四八二十一日得季同書並拔
若十六部，今日又得手示，此書經營
二歲有餘方成，剞劂（四八）與季同力爲
億矣。初閱前二冊，有三字當誤改之（已示季同）
冊（四八）能更校之，於誤字可盡矣，能於
我剞劂單字印原字僞或作勘誤表，俾
庶幾其善。來書稱賣價擬定五
圓，而以所得中華付之景鄭，擬以剞

資并印刷紙張費合計須銷去五百
部方得夠本而書坊價賣最低每
須扣二成於原主祇得四圓南中能託
某鄭六藝書坊而已如是須銷千部
方得夠本某某堂更作書致景鄭原書尚未
校得定折扣并觭年終交帳亦易開
來得白函汝可從事耳景鄭住蘇州
南君子衡劉寄必無誤也麟白 五月二十二日

覲齋仁弟足下：變亂以來，未通尺札。聞北京大學受東人威脅，有意南遷之，京同輩於此等植根已深，恐不能捨之他去，若夫己氏前頗有邦泐之名跡，其樂愛北平而南遷則虛語也。五四運動一案，此書所謂開世為功，其實者時危急，未必為宋之比，而當事輩亦未必如汪黃之甚，聲之者鄰之義憤，固不可與陳東同論。今行汪黃果再見矣，而

竟未刊行有聲者我所前功因已盡棄乃爲王氏得意之秋也刊行而吾早離北平今日教育界中可與言之者尚有錢許是二人植根北平久矣此後進止彭何如耶林著自撰本來後略贈學人數部其本實之品已寄景鄭否景六前欲取其刊本而書以完校氏真本是否即據七經孟子攷文所載定之又刊北平有證將古本集

刻者悉東方所有亦不過宋元刻本其敦
煌石室所出者爲祇據未改本釋文叢集
爲之計校書自天寶改從今文迄至宋初已二
百年舊本不必尚存惟釋文始於開寶改定
郭忠恕輩固嘗習未改本者收汗簡而錄爲
書古文多得杜氏之真即宋次道王仲至所
見亦必據釋文集錄者爲仁宗朝去開寶未
久楊備賈昌朝嘗見未改釋文然亦何疑乎

宋以前郡姓譜牒亦定原本，已案當甚證來

必然，即是私本果不本于唐世之，未敢質言

也。若深究此事，與今日國事有關，亦不得不

從緩矣。溺人必笑，是亦得無哂其非時。不幸

言竊此，即問起居無恙。章炳麟頓首 七月四日

再前言同屬為劉半農題墓，已復書，

今裁紙樣而意不來，較多，難付，不暇顧

此耶，試注叙之。麟又白

硯齋仁弟足下：昨景鄭交到來書並銀幣一百一十圓，所擬辦法儘可照行。南中書畫寄售太少，所得價印

黃季剛突于昨日去世，深有祝予之歎。其弟子傳業者亦尚有一二人，惟學不至泯絕，而身後著述可傳亦由閉題太嚴之過，真可為太息者也。

專此即問起居康勝

麟白 十月九日

觀齋仁弟足下謂羅校中央作教本有
濤濤至足下我以舊圖新不幸挫折及成
笑柄為憲此計憲太閒矣南部學風較北
京為平正學潮較少學子於問經者深之人每
皆帖服據北師來書言人聞觀齋當來相慶
謂師此見畢情敬信足下仰不應迴視之也
況近世經術道息非得人振起之恐一線之傳
自此而絕謹以小學文學潤身來足下為賀

前識大之適 足下研精經論忍使南土無繼
起之人乎來書言主任中院國學係十餘
年此識不能忘情於東北大學尚非根
本所在僕意于東北大學不妨就三個月
前拜去而中院且須相商之人旭初意亦
懍此故擬發聘書以明年二月前始於三四
月中約與楊以詩也前向旭初如俱齋不
來任說經者更有何人旭言無有因詢邵

君瑞哉如何旭日時豈可與塊齋並論觀其
用意除等六外更有人勝任者耶之事實亦
信如是意參無常以為排穀償必竟參之學
為求果速即氏故未能為言且北平之鐵業土
日蘇之必有戰爭等六亦籌之甚審然據
段之期須俟一二年乘時空隙以家累次第
萬務終較脫漓搜井為易時則償所為借
著代籌者也頓首重由之 蘇白 十月二十日

一九三六年

覲齋老弟足下寅臘旭初來言足下
已允就中央大學之聘喜甚去聞自
去歲設國學講習會五經子史皆錯
綜講解終日不暇給意謂聊勝於無
經部尚書春秋由僕自行演講詩易
兩書有人任之略三禮非足下不可然亦不
務繁博以大體跡逕為主自金陵至蘇
道途非遠星期一日足下中央無課請

前月來時兩次車費尚由會中支付

前訂勿卻特先布意順問 起居康勝

章炳麟白 十月三十日

覘齋老弟左右前得書欲為令郎謀設僕
意不知為省委與部委也聞之金陵商道
乃悉其樣去省僕與者三二席陳足絕矣
禮酒之歡乃求與陳相知者為言之茲尋之
三周季曼後來再不知其人果言之否乎
事且須忍耐俟有機會更為圖之續叢
書甫才亦常煩憂而景鄭當門已清矣
郭更為寄一二十部僕近復擇筆而書

一歲門來所得又百餘條校古文尚書於遺二
卷觸來我再讀孫戚四五卷精攜我不逮
述聞我頗謂於段字凡本字可通者必為通
之如黎民阻飢俞先生門馬本作祖祖古字作且
說文且薦也故祖飢當訓薦飢甚說頗不可易而
卻玄鄭本作殂殂祖且之為同字更非祖且假借所可
同論又女子奇妹相承讀妹不悟此段若歎大若
閻若璩三家每家意皆相承歎大印燐火
神注且月

亦即橫火，以燎為火光與燹，又如非我小國敢翼殷
命，焉鄭子木肯同佛執獨敢作弋，義過佚巧焉王
以翼為取，鄭以翼為距，翼與取義距殷命更
益不辭，今取誼活解剛之為代曰翼，釋翼殷
命即剝奪殷命，文義於是遂矣。若斯之類，皆
不識字者也。三體石經又出一方，歸白堅武手摘
在上海書賈索二十圓，今不仍四百餘字，然須
八九千圓。思惜中土無有出此重價者，乃急購毋拆

序以來同此學友人許將王獻不能善本不能所
傳為書與薛氏石文呈取古文合編為一書此本
寫傳寫之薛氏書自來（录刻）以釋文外并下完取從文
弟叔氏真本為一刊兩所保為正備此書作於
周時為在前實以金釋文前也疑其處疑闕
元衡包以寫為書以叔氏其本出不傳不知叔書
張之所釋文因至宋人（重出代）輯錄釋文以成之十八偏旁
詩親見叔本也僅于薛本有注之有所未為精曰

覥齋足下再論古文尚書一篇據已收悉

近因思莫高窟釋文殘本所引云說文

古文者則取其許書云古文者實取之石經

蓋據氏所獻堯典寶說之取其注本而名蓋

舜典既作古字者於說文不悖實亦據采

未盡如辟四門不作闢肆類不作禷其

其采說文未盡也徃下云古文作達而下若

云古作渊（此蓋霸之古文傍為雨）雨陽下云古文作傍寓下云

古文作𪀦羅下云古文作餟殘下云古文作歺
其文字或同說文或異說文而不入說文標
目知所取者為不從而當時改作古字者亦不
從亦不誤也汗簡所引稱不從者自為不從殘
本稱為古者所為搆本古文此陸氏云決是隸
寫古文則不全為古字宜斷之注依僞字部改
變從文不可通用而汗簡所取尚書作古文篆
執之存陸氏音義所引而即取為正文者此則衆

晉舊本實未必合故前言宋次道薛季宣所傳不足以定梅氏真本也最可異者隸字見說文亦見石經而汗簡隸下則云今古尚書世之甚則所謂掎星宿遺羲娥者矣汗簡引石經益稷其真則古文尚書未敢信其果合舊本梅氏舊本且其所引又有古周易古周禮古毛詩古論語孝魏晉以來未見有其師郭君經亦不聞有此數者疑皆宋唐人猶傳世篆

文五經異其文或異說文不從應者則應時功令
固不必課書字也至下文疑似未辨典所作古字
亦實不從相應此外不從其本吾時必自有之、
隨從錯走所謂異有三字不從者吾十三卷春
秋十二卷者是也惠々不及多述以此供玩賞耳

妹氏

三月十一日

再者汗簡所引古書多有異體古字特作
篆隸書如鬱字作[illegible]（斷）其實都古文斷作斷也

硯齋足下比得之書論孔書事而左氏杜注書以傳異同攷來訊鄙意欲知我書為誰作當稽之實事不容以疑事相質案堯典正義引晉書云晉太保公鄭沖以古文授扶風蘇愉愉字休預授天水梁柳字洪季柳授城陽臧曹字彥始曹授汝南梅賾字仲真遂於前晉（前字衍誤）奏上其書而施行焉又引晉書皇甫謐傳云姑

子外弟梁柳邊得古文尚書故作帝

王世紀往往載孔傳五十八篇之書（所引晉書今所行唐修晉書不載此事蓋王隱所撰晉書也）此載一精實事也疑王肅

曾見其書若陸孔之家推度之辭也我所以

書出于鄭沖此為識誤沖上論語集解亦偽造

於晉國初其其比例也魏志高貴鄉公紀正元

二年九月庚子講尚書業終賜執經親授

者司空鄭沖侍中鄭小同等各有差其探

元年帝幸太學講尚書帝問曰鄭玄云
稽古同天王肅云堯順考古道而行之何者為是
次及四嶽舉鯀帝又問曰王肅云堯意不
能明鯀是以試用如此聖人之明有所未
盡耶今據而[illegible]王肅之義今乃侍帝同
帝從稱爾不稱乃考圖問知沖所撰作乃
侍來敢以失授帝蓋時者鄭小同同授尚
書不可據也沖于正元二年已為司空明年

肅本官止於卿甚沖名謚貞肅上而僞造孔傳多同肅義者一以肅義多同賈馬（肅本從賈馬二字顧考　古逸書恐馬義與據者）二則猶論語集解首取於肅也若其文字率取之經前書以言之字合古文訓合賈馬者猶不敢誣言於衆者顧世宿儒而多其於不可撤且二十五篇僞書爲之魁也遠晉之興沖自太保還太傅其徒譽爲時人所莫及名儒亦垂盡以采好

祕、露頂角巾初議六字司馬彪引其
圖說而破之朱之沖引其圖以定穆而司
馬彪就[illegible]文為辯訓彪實見備札付也
沖所付校圖時不過蘇愉梁柳郤杜預并
未見其書語而知也皇甫謐于柳所見五
十八篇帝王世紀戈假之獨當時之信汲冢
紀年謂其引王子之敘為淺人妄分者同非
謂其已立學官皆並為注圖矣　姜李顯書

書集解（注）引孔安國以說以詩泰誓出或
鄭沖古文泰誓猶用舊本而今之孔書
中泰誓又出于梁柏藏書所傳述鄭以
為度之即鄭注于魏世屬為老儒（魏晉注　古儒宗）
傳孔壁古文獨注為解書語尚述孔書者
國不詳不取不信之示行於不信當書泰
誓猶出漢世後詳之篇且錄在太史以書而
今文亦無大異沖非欲為異亦不解也　其

分堯典爲舜典，自慎徽五典以上亦不敢妄著一字，立意正相似。彼偽造泰誓者與漢之姚方興偽舜典正同。梁武帝時姚方興方於兩泰誓其兼而存之，蓋已燭其隱矣。廿五下篇所以得偽造者，由當時無其書耶。泰誓之偽也，假令晉不渡江，人人得見三體石經，偽泰誓必不行，而偽造舜典二十八字者安不出。晉之渡江，鄭沖所遂失古文書自作

釁辭以啟戎人之狀摘發乎由甚之之沖之奏摺及傳不實今于書問可知已鄙見如其願更詳之章炳麟白

四月三日

檢齋足下：得經籍舊音辨證、論衡舉正二種。足下于舊音內所定審所駁正五百餘事，尚為精善，其書即付單行可也。氏著所采據二十五卷，功力既勤，棄之可惜，具此某則舊音不全，仍宜集為一部。其有辨證者，條下註云有辨證二字，而書各自為編，互相檢核，庶筆書莫收此標

書籍皆用木板印行約計兩部字數
總在三十萬以上木刻計價需百金
千兩有好事者肯為梓行無其人
則先藏名山以詩爾論衡畢正未
能精經以下如能自為則甚善論
衡在今日非常人所窺校非有正
精僻懷學正似難單行收附論衡
書後作為校語有此分論衡指

得善本視爲律本必遠勝矣某
佛書籍但想要貴不知有佳書
惡意者否認人但將明代官書
及編年書數種乃知滿洲舊事
清實錄及開國方略等並載愛
新覺羅謠言其實踈漏奪失自
不知其祖之事以史于古亦頗諱
之乃筆其事狀爲清建國別記

一篇並知清史館人亦不能發覆也此兩部意猶以爲證過少零散待他書詳之明代冊籍自清修明史後嘗遭毀滅聞前歲內閣搜出舊案數百麻袋其中多清初舊事并明代公牘亦有存者嘗為討其雖逕清件近移京師大學主校者必以奇貨視之亦可謂天聰以上

事者慕書手錄詩數篇則未嘗拱璧矣此間新居蕭疏華樹蹤甚

五月廿四

释文

一九一一年

检斋足下：两得手书，推崇过当。仆辈生于今世，独欲任持国学，比于守府而已。固不敢高自贤圣，以哗世取名也。扬推清代儒先所为佹佹不舍者，志亦若是而已。其间或有汙隆，转忘其本。然而媚于一人，建计以张羯胡之焰者，始终未有闻焉。论者诋以贸瓿寡用，要其持身如此。比于魏裔介、李光地之伦，裨贩程朱，以自摧汉族者，可不谓贤欤？铨次诸儒学术所原，不过惠、戴二宗。惠氏温故，故其徒敦守旧贯，多不仕进。戴氏知新，而隐有所痛于时政，则《孟子字义疏证》所为作也。源远流分，析为数师，后生不能得其统纪，或以为孴集旧事而已。或徒以为攻击宋儒，陋今荣古，以为名高，则未知建夷入主，几三百年，而四维未终于解斁，国性不即于陵夷者，果谁之力也。今之诡言致用者，又魏裔介、李光地之次也。其贪鄙无耻，大言鲜验，且欲残摧国故，以自解顺民降俘之诮者，则魏李所不为也。及今而思所以振之，视诸先正从容讲授之世，固已难矣。仆所为夙夜孜孜，以求维

持于不敝者，复不能尽与前修同术。何者？繁言碎义，非欲速者所能受也；蹈常袭故，非辩智者所能满也。一于周孔，而旁弃老庄释迦深美之言，则蔽而不通也。专贵汉师，而剽剥魏晋，深憝洛闽者，则今之所务有异于向时也。大氐六艺诸子，当别其流，毋相纷糅，以侵官局。朴学稽之于古，而玄理验之于心。事虽繁啧，必寻其原，然后有会归也。理虽幽眇，必征诸实，然后无遁辞也。以是为则，或上无戾于古先民，而下可以解末世之狂酲乎？来书谓近治《说文》，桂氏征引极博，而鲜发明，此可谓知言者。王氏颇能分析，盖亦滞于形体。惟段氏为能知音，其卤莽专断，诚不能无诒訾议。要之，文字者，语言之符，苟沾沾正点画、辨偏旁而已，此则《五经文字》《九经字样》已优为之，终使文字之用，与语言介然有隔，亦何贵于小学哉！段氏独能平秩声音，抽引端绪，故虽多疵点而可宝耳。来书称歙音多合唐韵，此有由也。五胡乱而古音亡，金元扰而唐韵歇。然其绪余，犹在大

江以南，且乡曲之音，多正于城市；山居之音，多正于水滨。以其十口相传，不受外化故也。昔朱元晦独谓广州音正，近世陈兰甫复申明之。以今所闻，二公之言，诚不虚也。所以不受流变者，亦由横隔五领，胡虏之音无由递传至此耳。仆向时作《新方言》盖欲尽取域内异言，稽其正变，所得裁八百余事，未能周悉。今以一册奉上。书不尽意，它日来过，当一二引伸之。

章炳麟白

十月十四日

承教愧汗，鄙人何术之有？它日晤谈，未妨言志。学问之事，终以贵乡先正东原先生为圭臬耳。

章炳麟白

一九一二年

慈氏菩萨颂赞一联已写好，奉上。暇日无事，何不来谈胜义乎？此问

检斋近祉！

章炳麟白

十五日

昨日快谈，今因自说金不含识之论，吾读陈那、护法，观所缘缘论释。彼说内色似外境现，为所缘缘，实无外境。若尔，藏识具有一切内色，何故同时同处不能普现，而以外境远近去来，成此隐显差别？论至此，陈那、护法二师亦穷矣。仆今所见，能为二师解围。自谓所见有过二师者，非我慢见，事理实然。所思且不以告足下，足下试一审思，若有所见，能解同时同处不能普现之惑，则足下进矣。此颂

检斋起居胜健！

章炳麟鞠躬

二月十七日

《齐物论释》第五章尚有未尽义，昨者读《法苑·义林章》乃悟《人间世》篇「耳目内通，虚室生白」之说，即内典所谓三轮清净神变教诫世人。但以禅那三昧视之，虽因果相依，究与教诫卫君何与耶？思得此义，甚自快也。足下可携《齐物论释》改定本来，当为补入。杨仁山曾注内篇，未审其曾悟此否？此上

检斋足下

章炳麟白

一月十八日

墓铭已删改毕，足下可自来取。近复见《管子解》自证分处，《庄子》中所说有弟而兄啼，即今自然淘汰之论。常念周秦哲理，至吾辈发挥始尽，乃一大快。尽传吾学者何人耶？此问

检斋近祉

章炳麟白

二十五日

《成内色论》移书时不必题署，仍录在佛学部中可也。摩罗本是译音后造「魔」字，殊为缪俗。应依《涅槃》，但书作「磨」。《诸方等经》及唐译《俱舍论》如可得，望为代购之。此上

检斋足下

章炳麟白

初二日

检斋足下：《成内色论》尚少一救一难，今应补入。移书时望照此写。其文如左：

「论者又言，自心相分，是种非果。果则能现，种子非现。是故无普见事，应复难言。既无外境，有何所以而成此果？应一切时唯是种子，终不现果。而今有果能现，此救不成」下接「为说至此，唯识诸师皆穷。」

章炳麟白

二十二日

昨日得函，即为改润，大旨已了。其《成内色论》移书时不必标题，仍录在佛学部中为宜。前日所付《漫录》一册，其中所论古算术、医经及人种等条，究须录入。此书本是笔语体裁，若专讲玄虚，人将厌窥。譬如饭后，当有蒲桃、柑橘，始得味耳。「魔」字应依《涅槃》书作「磨」字。《诸方等经》及《三论》唐译《俱舍论》望为购取。

检斋足下

章炳麟白

初三日

检斋足下：前日得手书，答如左：

三界九地之说，只言梗概，非能事事密合也。且如鸟兽鳞介昆虫，同号旁生，旁生摄在欲界。而虫类现有单性动物，那落迦趣，六道最下，亦不得比于色界。而苦毒逼身，无有希求淫欲之事。以斯二者为例，金石纵不在色、无色界，何嫌

于无欲乎？

金石盖无意识及眼耳鼻舌四识，而阿赖耶、末那及以身识，此三是有，既具业识，即有趣道之分。若分情、器两界，即依此密意说耳。

《杂集论》说眼、耳与鼻，各有二种，云何不立二十一界，今按十八界者，先立六尘，依此以分六根、六识，以对境为主。故两眼、两耳、两鼻不分二界也。彼说一界二所，身得端严，其说不合。来书以「串习既久，孰为端严」驳之，所说诚谛，后引近世进化论说，亦为了当。十八界中，触境最繁。皮知弹力，筋知重量。乃至人根所触，又与余体不同。然为触尘一也。是故于内只立身根、身识不复分析言之。当知佛书所说，但是知根。《数论》更立作根，舌根、男女根、足根、手根、大遗根，为五作根。其业为言、戏、步、执、除。而佛书不说者，此五作用有殊，所对尘境，等是一触，故无分耳。

十八界无可增损，动物有不备者，而未有过于十八界者，就尘境言，更无在色、声、香、味、触、法外者，故内亦不过六根、六识。《齐物论释》亦以外尘内识相对言耳。若为嬴蚌水母说法，其论自异。

佛书经、论，理有不极成者。如十二门论说，镫不到暗，《楞严经》说，食办击鼓，众集撞钟，此声必来阿难耳边，目连迦叶应不俱闻。案镫之传光，以渐而至。但以时分迅速，遂觉光生暗失同在一时耳。钟鼓被击，空气波动，气遍一切，故各各至人耳边。安得言镫不到暗，声不到耳邪？欲成就不和合义，当以一法通之。《世说》：「客问乐令指不至者，乐亦不复剖析文句，直以麈尾柄确几，曰：『至不？』客曰：『至。』乐因又举麈尾曰：『若至者，那得去？』」此义通达。凡根识与尘，未尝和合，皆是此例。《楞严》每事为辩，反近支离。五尘对于五根，皆可言触。五遍行境中触位，即根、境、识三和合也。是五根、五境通为能触，五尘通为所触。佛书本

有其义，但以五尘境相不同，故独谓身识所得为触耳。然按触之义，则为业用，触尘之义，则为境相。相用不同，而名言无异，反以滋惑。其实触、尘二名，当改称质、碍始得耳。《法华》、《宝积》、《宗镜》三种，望更促之。

章炳麟白

检斋足下：前日答复内色之论，想已察入，复有疑义否邪？书稿已有三万余字，不待增益。仆因检得旧稿，有驳洛耆围氏德人，去今不远。非忍识论一条，约五百字，必欲增入佛学部中，今写寄去。此论不出，一切唯心之论皆被摧残，即大乘亦无以自立。于义切要，不得不补。此条财有五百许字，补入稿中，所增无几也。此问起居万福！

章炳麟白

十二日

检斋足下：来问举通济大师说「眼前见山，亦如梦境。」觉、梦之喻，佛法常谈，要是比例相同，终非一事。以现前见相对正觉，此即是梦；以现前见相对梦境，此犹是觉。故明了意识不同梦中独头意识，性境不同独影境也。若令眼前见山，纯如梦境，眼前见人，亦如梦境邪？若眼前见人亦如梦境者，梦境我能见彼，彼不见我。眼前见人，何以彼我互见？若眼前见人非如梦境，唯见山河大地等物，乃如梦境者，此则同时见人，同时见山，一分非梦境，一分是梦境邪？又如死后尸骸正与大地山河无异。今有侍奉病人者，呼吸未绝，所见非梦；呼吸乍绝，所见即梦邪？通济师举山为说，而不敢举人、畜、旁生为说，正为避此攻难。非独通济为然，前此梵土论藏，亦往往同此矣。盖由佛典相承密意，分说情界、器界。后生执箸，不了地、水、火、风等是含识，但无意识及眼、耳、鼻、舌四识耳。以地、水、火、风非是含识，而亦有相可见，说为如梦。至于人、畜、旁生，既是含识，而复有相可见，乃

不得竟说为梦。此则支离灭裂，自入陷坑矣。是故今说情界、器界等是含识，俱无色相。所见色相，唯是我心变现，故不同于正觉。彼自有识，非托我识，故不同于梦境。如是既使明了识、独头识不相混乱，又使情界、器界不成两橛，兼与近世哲学说矿物能动者相会。窃谓世禅、法诸师，除马鸣大士以外，未有能见及此者也。足下以为何如？

章炳麟白

禅书二种收到，《宝积》、《法华》、《宗镜》三种望促其转运来京也。

得《左氏集解》一部，精美可玩。旧所有二十八册，敬以奉偿，终制，曾自写大件，其原写一纸即归足下存之，但斯时勿遽示人耳。此问

检斋起居康健！

章炳麟手状

接到手书，不胜感忿！明日想无月色，不至动人悲怀。所馈食物四事，悲戚中未审能自解忧否？敬领并谢！

功章炳麟白

二十二日

一九一六年

检斋足下：数得手书，事冗未复。所问佛典教义，烦剧之际，未暇多述。迩者，士人多以人心偷薄，欲改良社会，以遏贪竞之原。时时来请讲学，鄙意以为时未可也。大抵人心所以偷薄者、皆由政治不良致之。清之末造，业多败坏，及袁政府跳梁五岁，鸡鸣狗盗，皆作上宾，赌博吸烟，号为善士。于是人心颓靡，日趋下流。然外观各省，其弊犹未如京邑之甚也。同是各省所产之人，而一入都城，泾渭立判。此则咎不在社会，而在政治审矣。若中央非有绝大改革，虽日谈道义，渐以礼法，一朝入都作官，向恶如崩，亦何益乎？来示谓皖系、官僚二者，为近人口头常语，而又亟亟以不生淮泗为自幸。所谓皖系者，本只谓皖北耳，于丹杨故鄣何与耶？官僚与非官僚之辨，则视其习气何如而定，亦非谓一膺荐任，便不齿于人伦也。仆所忧者，北方诸省将来必有大兵，京师亦废为荆棘耳。燕巢幕上，则为足下辈危之。

章炳麟白

初二日

一九一七年

检斋足下：接手书，知《蓟汉微言》销售甚少，盖京师素少学人，唯有玩弄版本者耳。即经史常业，亦无专心治之者，而况其深至者耶？昔人云：「非但能言人不可得，正索解人亦不可得。」古今一概，有如是也。夫曲高则今人寡和，义精则古人寡倡。近更细绎宋明儒言，冀有先觉，然偶中者，什无一二。其于大体，则远不相逮矣。其中亦有不讳言禅者，只为圆滑酬应之谈，未必有根柢也。且寄一二十册来，以俟人间要索，其余随足下所便耳。大抵此事常应宣说，使其易受。不然，直视此为龙宫秘册矣。书此敬问起居。

章炳麟白

检斋足下：昨日得明刻《慈湖遗书》，观其论议，能信心矣，故于《孔丛》所称『心之精神是谓圣』一语，无一篇不道及。盖明儒所谓立宗旨者，实始于此。而又以『心本不亡不须存，心本无邪不须正』诋诸儒，此殆有坛经风味。其后罗近溪辈，

大抵本之。就宋儒不满思、孟，极诋《大学》者，唯慈湖一人。举《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一语以诋《大学》「正心」之说，此亦他人所不敢言者。然观其自叙，则仍由反观得入。『少时用此功力，忽见我与天地万物万事万理澄然一片，更无象与理之分，更无间断。』此正窥见藏识含藏一切种子恒转如瀑流者，而终不能证见无垢真心。明世王学亦多如是。罗达夫称『当极静时，觉吾此心，中虚无物，旁通无穷，有如长空云气流行，无有止极。有如大海鱼龙变化，无有间隔。无内外可指，无动静可分，上下四方，往古来今，浑成一片。所谓无在而无不在。』此亦窥见藏识之明征。然则金溪、余姚一派但是吠檀多哲学耳，于佛法犹隔少许也。其所谓『主宰即流行，流行即主宰』者，王学诸儒大抵称之，而流行即恒转如瀑流，主宰即人我、法我，其执为生生之几者，亦是物也。庄生所谓『以其知得其心』，是派所诣则然。所谓『以其心得其常心』者，则未有一人也。然以校度横渠、晦庵诸公，则高下悬

绝矣。慈湖《绝四记》但谓心不起意，此独知断意识，未知断意根也。意根不断，能空分别我见，不能空俱生我见。阳明所谓良知者，以为知是知非也，此乃即自证分。八识皆有自证。知是知非，则意识之自证分也。又云『良知本无知，本无不知』则正智之证真如，亦近之矣。是说最为圆满，而阳明实未暇发明。其书中于『生物不息』等语，尚有泥滞，知不住涅槃，而未知不住生死，此其未了之处。

意有意识、意根之异，诸儒未能辨也。独王一庵知『意非心之所发，自心虚灵之中确然有主者，名之曰意，』此为知意根矣。而保此意根，即是不舍我见；此一庵所未喻也。藏识恒转，与意识相续有异，此又诸儒所不辨，独王塘南谓『澄然无念，是谓一念。乃念之至微者，此正所谓生几无一息停。至于念头断续，转换不一，则又是发之标末矣。』此为能知藏识恒转，而保此藏识，以为生几，即是不达生空，此塘南所未喻也。王学诸贤，大抵未达一间。以法相宗相格量，则其差

自见，仆近欲起学会，大致仍主王学，而为王学更进一步。此非无所见而云然，盖规矩在我矣。

章炳麟白

四月三日

是书阅后，望与同志研究。如以为是，还请录稿寄回。

绠斋足下：前得手书，因作漫游，未及答复。所摘尤贵讹字，甚为精审，因书已梓行，未及追改为恨。《汉书》旧解，或本无反语，而为后人妄增者，此自别一问题。至应氏所注反语，本无讹误，不容以彼概之。大抵称反语始孙叔然者，谓解经一涂耳，他书非所论也。仆近颇究医事，所涉不少，治疗亦验。向知清乾隆末有王廷相作《伤寒论注》，戴东原为之作序（见戴年谱）是书南方不可得，不知京师有之否？若黄元御辈不足道也。足下宦况，不问可知。闻学界追逼薪水，为之悼

笑，然惜政界尚未能耳。此问起居康胜！

章炳麟白

四月二十七日

觌斋足下：得复书，谓阳明所谓良知即无始戏论习气。格以庄生齐物之义，则所谓成心也。然其书中固云『良知是此心瞒不过处』，就「知是非善恶」言，则为意识中自证分；就「此心还见此心」言，则为真识中自证分。而所谓「致良知」者，乃证自证分耳。是非善恶，非有定型，随顺法性，则亦无害。此其辨在执着与否。不执着则遍计亦顺圆成，执着则真谛亦成俗谛矣。所幸阳明于此，未尝牢执不舍，故就彼重言，通之大法可也。其弟子乃各有所得，而皆执信生几，转与吠檀多说相近，故必为进一步而后其言无病，然此皆为中人以上言也。今之所患，在人格堕落，心术苟偷，直授大乘所说，多在禅、智二门。虽云广集万善，然其语殊简也。孔、老、庄

生，应世之言颇广。然平淡者难以激发，高远者仍须以佛法疏证。恐今时未足应机，故今先举阳明以为权说，下者本与万善不违，而激发稍易。上者能进其说，乃入华梵圣道之门，权衡在我，自与康梁辈盲从者异术。若卓吾辈放恣之论，文贞机权之用，则在所屏绝久矣。要之，标举阳明，只是应时方便，非谓实相固然，足下以为何如？顷观《老子》「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纯与佛法相合。德者，得也。《唯识》云：「现前立少物，谓是唯识性，以有所得，故非实住唯识。」此所谓「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也。」又云：「若时于所缘智，都无所得。尔时住唯识，离离取相故，」此即所谓「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也」。孔子云：「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此谓有依他心，无自依心也。「叩」当读「控」，竭者举也。以心缘心，为带质境。中间相分，从两头生。圣人有依他心，无自依心。其闻鄙夫之问，仍依鄙夫自心。是使鄙夫

以心缘心，故控引两头，而相分标举于中间，所谓两头烁起也。若非佛言证明，此语竟何处索解邪？近人或言佛法与造化斗，是说近之，而佛不自言也。《系辞》云：「犯违天地之化而不过。」马融、王肃本如此。天地之化，所谓生灭，不生不灭，则犯违天地之化也。超出三界，而非于三界之外别建法界，所谓不过也。

章炳麟白

绲斋足下：前书已复，近得明片，道法人柏格森亲证阿赖耶识事，此在儒家则王门罗达夫、王塘南、万思默皆能证之，在梵土则《数论》师能证之，其功力亦非容易。但儒家执著生机，《数论》执著神我，最后不能超出人天，此为未至耳。大抵程明道、陈白沙终身只有乐受，此乃大梵天王境界，与婆罗门所证无异。罗、王、万三子，直证本识，又较程、陈为

进。乃识无边处、非想非非想处境界，与《数论》所证无异。至于真如本觉，则始终未能见到也。柏格森所证果尔，亦为难得，校哲学空言则进矣。今日纵有数论，梵论诸外道，亦当深许。盖在佛法视之为外，而並非如丹家之哀妄，（今日刘芷塘一派是也。）亦并非如景教之凡陋，（景教不成外道，只是夫凡。）于世法原是最高，但使其人能知大乘，则趣道甚易也。每见欧阳竟无辈排斥理学，吾甚不以为是，此与告季刚勿排桐城派相似。盖今日贵在引人入胜，无取过峻之论也。书此即问起居佳胜！

章炳麟白

五月二十三日

絸斋足下：前得手书，並《王学杂论》一册，时当扰攘，未暇作复。顷略为紬绎，所见大致无差。王学不宜于布政，前

已有言。良知乃匹夫游侠之用，异乎为天下浑其心者，所论京朝旧宦之说，原不足辩。至余姚所谓良知，大概与藏识相似。要之言自证分为近，但见暴流恒转，未覩不生不灭之真如，原不可云至道。唯鄙见以为学有深浅，本无内外衺正之分，故随机应用，各有其可。今者士气消沉，非是莫能振发，要其差误之点，不妨指陈。而非如牢守宗派者以斯为不二法门也。若直授佛法，未足救弊，盖亦得于经历证验甚多，所谓卫生之谷麦，非攻疾之药石也。如不见信，试观仁山弟子志行何如，亦可知矣。此问起居，不僁。

章炳麟白
六月二十六日

一九一八年

检斋足下：昨沪城某君递到手书一椷，阅之快慰。仆此行自广东过交趾，入昆明。北出毕节，至于重庆。沿江抵万县，陆行至施南。南抵永顺、辰州，沿沅水至常德，渡洞庭入夏口以归。环绕南方各省一帀，凡万四千二百余里，山行居三分一。西南绝域，洞苗磐亘之地，亦间及焉。于此无益大计，而人情文野，人材优绌颇憭憭于胸次。行虽劳苦，亦不虚也。天地闭，贤人隐，诚如来旨，乱世恐亦无涉学者。颇闻宛平大学又有新文学、旧文学之争，往者季刚辈与桐城诸子争辩骈散，仆甚谓不宜。老成攘臂未终，而浮薄子又从旁出，无异元祐党人之召章蔡也。佛法义解非难，要有亲证。如足下则近之，季刚恐如谢康乐耳。仆在此亦不欲问时事。拙著用仿宋木刻已逾大半，然终不能如潜研堂精美。《苏到汉微言》近亦收入矣。在蜀搜得古泉数十品，瘗玉一二事，聊可自慰。闻宛平铜器近甚易得，贾直亦轻，足下能为访求一二否？蜀人曾馈我一铜鼓，恨不得足下共观之也。此问起居不惕！

章炳麟白

七年十一月十三日

仆仍寓爱多亚路旧址，阴寒未能作书，稍煖当为书。

觐斋足下：又得手书，欣慰无量。所称北都现象，令人发笑。然非蔡孑民辈浮浪之说所能平也。佛法本宜独修，若高张旗帜，必有浪人插足其间，况北方迷信之地，以释迦与天魔等视邪？近上海有太虚上人发起觉社，意在与此曹相抵，道德学社已行至上海。然仍多浮浅侂侗之谈。仆勉一应之，而不能以为是也。居贤善俗，仍以儒术为佳。虽心与佛相应，而形式不可更张。明道、象山、慈湖、白沙、阳明所得各有深浅，要皆可用。唯周、张、邵、朱，亦近天魔之见，当屏绝耳。老、庄亦可道，虽陈义甚高，而非妖妄所能假借也。心学之与稽古，原不相

妨。荆川、黎洲，皆以姚江为宗，未尝不读书也。但为学道，不必并为一谈，转致支离为病，属书旧语，即以「为学日益，为道日损」相授，当知吾意耳。端居无事，且思得一二铜器以为娱乐。在蜀亦得数品，北都此物仍贵，足下似亦不好，唯古钱想易识别。仆所得亦不少，而终不能完备。足下于厂肆间有所得耶？生平所厌，唯厌胜品，其余常品、奇品皆好之，足下能为罗致数品否？尤难得者，姑附一纸，可遇不可求也，勿以玩物丧志为笑。

章炳麟白

十二月六日

一九一九年

𬘓斋足下：得书久未复，因近亦有少许烦恼也。欧阳所述，大抵故言。此即佛法中，惠定宇、孙渊如一派。倡始之初，此种不可少，渐有心得，则义解当转道矣。博戏虽无伤，然习之既久，费日耗资，亦甚无谓。娄见新进吏人，亦无他种恶劣状态，但以此故，不得不有所取求，以故夺官听勘，甚可叹悼。足下长年有智，岂可随此波流？欲断此习，当以事类相近者移之，如围棋蹴鞠之流是也。前函求访古泉，近知泉谱中有《古泉汇》一书，利川李佐贤撰，书凡四册，闻校洪氏《泉志》为备，京肆有之，烦为访购，大约不过一二圆也。

章炳麟白

一月十一日

一九二〇年

绲斋足下：前得手书时，仆适有肝病，胆汁迸裂，传为黄疸。调治两月，近始痊可，芒硝已服至半斤矣。前所说藏经事，因哈同花园有议和代表，门庭闭锢，非其道无由入。仆不愿与混混者胡搅，王揖唐时请吃茶、吃饭皆婉谢之。近得手书，言蒋君有古泉，能为求之，甚善。莽钱壮、中、幼、幺四品皆甚难得，仆曾得壮、幺二品，而皆非真。十布中，除大布易得外，差布、幼布、中布仆皆有之，其余则未能致也。皇祐、重和、靖康近皆得之。德祐、景炎本世所鲜有，亦当置为后图。大历近得一枚，铜旧字亦模糊，其真伪终不能辨。景泰钱颇有数枚，全不似假。成化亦有之，字画间尚有可疑。正德钱自清初已谓无真者，今所见轮郭甚正，亦无沙眼，不知前人何以知其伪也。祺祥、小平未得，当十则京友尝为致之，字画颇有隶意。清钱文字从来无此精好，仓猝冶铸，何以得此，可怪！洪宪铜圆仆有之，并有洪宪制钱，

大抵本初铸为纪念，非行用品也。天祐背五与小平，上海尚易致，有二三字者稍难。龙凤与徐天启则难得矣。仆所得亦有一二异者，如孙亮五凤，横书「五凤」二字，字在篆隶间。纪元入钱，实自此始。太平百钱，亦彼时物，同用年号。朱全忠开平通宝体近八分西夏贞观通宝，字画全仿大观，而贞字颇称。仆得之四川，世疑为日本钱，或云五代吴越钱，皆非。此其殊异者也。

麟白

五月五日

觇斋足下：久病初起，快得君书。所说声音清浊，与常论不同，真希世仅见之义，存之以俟后人质定可也。吾乡浙西及江南诸县 平去入皆能分别清浊，唯上声浊音多转为去，湖州乃能分之耳。谓声音清浊本无定位，恐未得其真也。至于

配合五音，究竟与四声能密合否，殊不可说。窃谓以字配管色者，乃随其度调高下而得之。一字所配，未必定为某色。即同在一曲尚然，况异曲哉？吕氏《韵集》以五声分五部，大抵魏晋间人未有平上去入之标目，借五音以为符号耳。亦犹今人以五行、五德配五数，非必实有此义也。而其所分五卷，今亦不可尽知。若云平声阴阳或分为二，何以陆法言辈不见遵从？且魏晋人反语，见于《经典释文》者尚多，其下一字，平声亦不分清浊，则知吕氏五卷，非阴阳上去入也。私意古人著书必有序例，或者四声各为一卷，加以序例，则为五耳。究之乐律清浊，未必与四声相依。古者已有五音，至周乃增二变，而当时语音但分平上入耳，去入同类。与五音、七音殊不相当，其证一也。今人管色用七位十三字，然南方四声完具，而度曲反无凡、乙二位；北方四声不具，而度曲反尽具十三字。多寡相配，适成反戾。其证二也。四声唯中国有之，外裔则

无此分别，唯促音有分耳。而七音则中外尽同，明其不可强配矣。其证三也。陈兰甫兼明切韵、乐律之学，而两书未尝牵以相证，恐此事不可附合耳。仆於乐律，向无实验，于此不能强论。然以多寡分剂言，仍不能相比者，故略为甄辨如此。季刚分韵太多，于音理未必无益，但最初古音，本无可考。今所谓古韵者，不过用《毛诗》为质验耳。如冬、侵二部，巽轩以来，久分为二。然仆常怪冬部文字过少，疑古人必与侵为一韵，如《诗》「凿金冰冲冲，纳于凌阴」为韵，「骐骝是中，騧骊是骖」为韵，则知冲冲必读入侵部。尚欲并冬、入侵，而向时沿袭旧说，未能合也。年来婴于疾疢，颇究医方，暇亦时作止观（海上时疫，真可危心。西医虽下血清，仍无可救），于他书屏置已久。学殖荒落，当为足下笑耳。南方于细辛、五味二品，难得真者，此物产于辽东，京师大药肆中或有其物，烦为各购一二两也。某君所藏古泉，有可喜者否？近得四川虎镣一 ④

具，铜质黝黑，朱绿遍满，重三十斤，聊以玩物丧志焉。此间起居佳胜。

麟白

原稿附致。

一九二一年

絸斋足下：湘游归后，疲于人事，得足下《经典旧音序例》一首，爱其精致，未暇作答。天寒始於炉旁复书耳。旧音自《经典释文》而外，以《汉书》旧注为最多。服、应皆汉末人，邓展文颖亦仕于建安之世，其间有切音者已多，而应氏于《地理志》中所见尤众。（如垫江垫音徒陕反，僰道僰音蒲北反，罕开开音羌肩反，沓氏沓音长答反，皆应音。）则知此事不始叔然。（孙叔然为郑门弟子，王子雍反对郑学，而《释文》所载王氏亦有反语。此岂效法叔然哉，盖有由来也。）综观陆、颜二家所引旧音，虽在永明以前者，平上入去之分，亦与切韵无大异，则知四声不始休文也。然《切韵》定音，兼综南北，而元朗书自永嘉以后，专用南音，其北音殆以虏语视之，颜公始一引崔浩耳。若欲明《切韵》之原，恐非兼综玄应《音义》不可。此则「经典旧音」之名，或当改称「经籍」然后范围广耳。《释文》向无善本。近商务印书馆有《四部丛刊》，意在汇刻善本，而《释文》亦只据通志堂刻，亦未见优于召弓

也。季刚在武昌师范，两次过汉，皆忽促未与相见，不知近有何等著撰耶？

原稿附去

章炳麟白

一月十四日

一九二三年

觇斋足下：抢攘半年，殆不复亲坟籍。昨因友人来问音韵，稍授大略。适得大著五册，续又到一册共六册。因以暇日披寻，校正《释文》，极为精当，视臧氏《经义杂记》有其过之，无不及也。间为发正数事，亦无关宏旨者。鄙人尚记《庄子音义》，其音切有殊绝者。如《让王篇》土苴土音敕雅反，又片贾、行贾二反。敕雅为韵转类隔之音，无足骇异。其片贾、行贾二反，于声纽绝远，不知何以得此二音也。猝思得此，足下如有发明之处，望补入。所论「张口」，「象卢」同字，声音相转，其义极是。饭器上开，义亦由张口引伸也，杨姓音盈，更引《选》注为证。茶、恬音邪，复以茶陵为据。此类精审之处，皆昔人所未到，足使汉魏故言，幽而复彰，为之快绝。原书校后，令弟久未来取，直接寄京，恐有失误，故先复是函，望足下即着令弟来取可也。

章炳麟顿首

十一月二十三日

觋斋足下：前阅《经籍旧音发正》疑事有臧玉林所不能到者，已略加校订，付令弟寄还矣。新定宪法，制宪者虽非其人，而内容却有六七分满意。犹贾充之《晋律》，李林甫之《唐六典》其人虽奸，其法非奸，亦可存备斟酌。京师想已有印本，望购寄一册为荷。此问纂祉，不具。

章炳麟顿首

一九二四年

纨斋足下：接手札及《尚书集释自序》烽火之中尚能弦歌不辍，真不愧鲁诸生矣。《尚书》今、古文，除《说文》所引、《正始石经》所书者，难信为古文真本。即今文亦唯《熹平石经》稍有证据，其余则或在纬书耳。今文虽立学官，公私称引，不必尽取于是。犹当时《春秋》立学，只有《公羊》，而称述《左氏》者，亦正不少，何独于《尚书》必有科禁也。然如太史所述《尧典》、《洪范》，恐文字与训说皆合古文。如嵎夷之为郁夷，较之《说文》、纬书及伪孔本，皆无一相应者，则知纬书所述为今文，《说文》所引为汉师训读古文之本，真本则自作郁夷也。《洪范》曰涕，今伪孔本作曰驿，自是卫、包所改。《说文》引作曰圛，亦汉师训读古文之本，以《齐风》郑笺考之，则真本自作曰涕也。依《正义》则郑引古文作悌，悌本俗字，必是涕之误。《白虎通德论》说多用今文，字亦或从古。如哥永言，哥字必是古文。「亡逸」亡字，则石经无皆作亡，更有明证。且孟

坚《汉书》艸皆作屮，而地理志全录《禹贡》，艸木皆为屮木，如此类者，可断其从古文真本也。《正始石经》自宋以来，只见苏望传刻之本，虽章句不完，犹可考见一二。而若膺信之不笃，盖以为邯郸氏依傍《说文》为之，未必见古文原本也。不悟叔重先于邯郸亦不过五十年，（许以说文成书为断，邯郸以弱冠受业度尚为断。）郑乃与邯郸同时，耳目所接，不应独疑其无据。且观《正始石经》立后，虽清狂如嵇叔夜，尚就太学写之，（《世说新语注》引《嵇绍集》：「先君在学写石经古文，事讫去。」）儒者信从，更可想见。若只依傍字书而作如今之《篆书五经》、《古文孝经》（吴大澂书。）曾足以动人一顾耶？今者《石经》踵出，疑事大明，《古文尚书撰异》，虽难改作，而大体远视前贤为明白。足下为学子说，即须发凡起例耳。太史《儒林传》称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盖《尚书》滋多于是矣。

王伯申以今文为伏生《尚书》，段若膺则谓汉时无称伏书为今文者，今文谓今之文字，即隶书也。审思孔书四十六卷，计伏书所无者二十四篇，安能悉以伏书对校？则今文自谓今之文字，不应从伯申说也。所说《仪礼》古文、《周礼》故书，契当明白。桃莂铸金之状二条，尤为精审。他日可会萃诸条，成一小记也。蚡胡之笴一条，段据《唐石经》正文作笴，因谓注文筍为笴误。审思《石经》所据，为后郑定本。若后郑本作笴，则注不当云『故书笴为筍』，反当云『故书筍为笴。』然如此又与子春说相鉏吾。故仆疑注文当云『故书笴为筍。杜子春云：筍当为笴，笴读为稿。』愿再审之。

麟白

一月十九日

觋斋足下：又得复书，乃知清室遗书精华半被人窃去，然大学所藏，或有足备考证者。仆今但求清初遗事，至雍正后则

缓之。最要乃在太祖开国时代。盖近考明代书籍，所记清事，与实录甚异。如清祖有范察者，《实录》言其隐身以终，更不知有何事。明人书则载其事甚详，而其亲族在天顺、成化间犯边亦甚剧，不知清人何以不知，並《明史》亦吞吐其辞焉。又清之兴京，即明之建州卫。建州头目受明官号者，明人书载之甚详，而清人皆不知。大抵明代敕书底簿存于内阁，一检即知。清则前代本无文字，太祖倡乱，已将敕书焚毁，故于世系反不能了，亦犹《辽史》书太祖事往往「不备」，而温公《通鉴》反详之也。其后景显二祖，《清实录》则谓附王杲遗孽，为明戮死，明人书则谓从征王杲，死于兵火。当时有巡抚奏案，有辽阳、辽东两兵备道会勘案，事必非诬。但黄石斋书中则谓李宁远忌功陷之死地。清《开国方略》亦姑引黄说以存疑，而终以党叛被戮之说为主，殊可怪也。如此之类，清官书既有所讳，而案牍小文，或反有泄漏实情之处，足下试为检取数事，钞以相示，则幸甚矣。再明人书自

乾隆时抽毁以后，其间要事，多被删除。今所行《熊襄愍集》亦非原本，黄石斋《博物典汇》清《方略》最喜引之，乃谓其述建州旧事，但书官长，绝无主名，今得明刻原本，则名氏具在。甚矣清官书之欺人也。明人书必以明板为可信，北京想甚少，外省或犹有可求者。贵省程篁墩名敏政，明弘治时名士也。父曰程信，天顺间为辽东巡抚，即调查建州谋叛事者，此人想未必有文集。而篁墩声名甚著，《艺文志》载其全集一百二十卷，集中载其父事当必甚详，未知徽州尚有存者否？但其事去清兴已远，或不至抽毁耳。拙著《清建国别记》今已草就，文虽简略，而考核必周，故更愿他书补助也。此颂起居康胜。

章炳麟顿首

六月一日

觋斋足下：前一复函，谅已收到。仆因教育改进会延请演讲，曾赴金陵一行，其图书馆有《明会典》及《篁墩文集》皆系明代旧刻，因摘要录归。近作《清建国别记》已脱稿，援据二十余种书，而明著明刊居其半。其《明一统志》乃钞自四库者，则未敢深信也。（清人喜改明人书）清祖范察（明人书称凡察。）至肇祖孟特穆中缺一代。据明人书，范察于正统初与兄子董山分领建州左、右卫，其后董山伏诛，则在成化三年。又三年董山、范察之后及中卫李满住之后皆得袭。董山之子名脱罗，明人书已详之。范察之子明人书亦未录其名，今闻《明实录》存在大学图书馆，而宪宗一朝，卷帙完具，能否为之代检？但看成化六年巡抚辽东都御史彭谊破建州后，必有款贡之文，其得袭者，除脱罗外，应更有二人。如检得其人，则一字千金矣。东南大学中友人有发愿修《明史》者，仆谓此事甚难。因明人遗著十不存一也。唯作《明通鉴》尚易，夏燮之书，

援引既少，而徐鼒《小腆纪传》多据清人删改之书，殊不足据。今但增补其阙，加以考异，虽未能上比温公，或较毕氏可胜之也。但亦须三五人分头排比，方能为之，不然则废时而阙事矣。北中大学诸友，如逖先、蔚西，亦于历史地理有所研究，南则柳翼谋于此最明，但恐以餬口故不能分精神于他事也。

章炳麟　白

七月十四日

觌斋足下：得手书并所钞宪宗《实录》，喜出望外。此事前兼属沈坚士求之，今已求得，愿即果矣。完者秃与兀者秃木，仆向亦疑为一人，但以完兀对音颇异，宋·明人译夷语以兀为乌音，如兀术即乌珠、兀剌即乌拉是。未敢决定，今观二名同时，亦恐其为一也，然完者秃为董山之侄，董山又范察之侄，则完者秃非范察子，乃董山兄童仓

之子耳。据《实录》又云建州右卫右都督纳郎哈以附董山叛，伏诛，其叔卜哈秃袭职。右卫正范察所封之地，则纳郎哈乃范察之孙，而卜哈秃乃范察之庶子也。范察自正统四年已逃朝鲜，未几归，而得长右卫。至成化三年董山叛时，已二十八年，固容有孙袭职矣。此仆所考核者，似更审正。坚士前寄内阁档案目录，有太宗天聪四年《伐明誓师谕》，自称全国汗。太祖本称后金国汗，据茅瑞徵《东夷考略》、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所据，太祖致朝鲜檄文如此。今观朝鲜诸史，崇德以后称清，崇德以前皆称金。当即属将原谕钞示。此件果得，则更无遁辞，所谓亲口供招，不容抵赖者也。望更属坚士速雇钞手写寄为要。仆于清人建国之事，考得已八九分。唯满洲二字，竟不知其所出。据明人书、朝鲜人书并无称满洲者。以其种族言，则曰女真；以其封域言，则中国曰建州，彼称赫图阿剌。满洲之语，竟何所附？《满洲源流考》亦不能解，乃云肃慎音变为朱里真，宇文懋中说。又

变为女真，为珠申，珠申语变为满珠，满珠语变为满洲。夫满珠不与朱里真、珠申对音，触耳可辨。此种附会，真不值一笑。窃疑此名乃剌麻以曼殊师利宠锡之，非其本称。今奉天旗族尚多，除官寮以外，只自知为旗人，不知为满洲人。若果为部落正称，何以其人绝不能晓也。此种事恐作《清史》者断难附会，仆今亦不敢断为剌麻宠锡，但其绝无根据，则可知已。

年来著述颇稀，唯《三体石经考》、《清建国别记》自觉精当，各不过万余言耳。余暇所得，则如李自成不死于九宫，李绂以附会世宗杀弟，不肯自为，又不肯隐讳，遂招大谴。此二事考之最详。日来在金陵又审知梅伯言作三老五更事。《程篁墩文集》百余卷，亦在图书馆见之，乃正德原刊也。此公在明中叶最为博洽，殆李西涯所不及，而世人只认为姚江学派之先驱，殊不相当也。

大著近想更富，既有《淮南》旧注校理，又勘《论衡》，功

亦勤矣。然此种书单行未必为人所贵，惜友朋皆贫，政府亦不悦学，不能将原书精刻附以校语，使价重千金耳。足下于学术既能缜密严理，所得已多，异时望更为其大者。佛典已多解辨之人，史学则似非君素业，以此精力，进而治经，所得必大。且自《三体石经》发出后，古文之疑，当可尽释，后来作者，必又有以过段、孙诸儒矣。次则宋明理学，得精心人为之，参考同异：若者为摭拾内典，若者为窃取古义，若者为其自说，此亦足下所能为。昔梨洲、谢山、不知古训，芝台、兰甫，又多皮相之谈，而亦不知佛说。非足下，谁定之？所属书签附上

章炳麟顿首

八月九日

觋斋足下：前得钞到《宪宗实录》已喜极，当付复书。今更得钞《英宗实录》更出望外。纳郎哈、卜哈秃，皆凡察之嗣，前书已言。今来书所考适合。纳郎哈盖范察嫡孙承嗣者。伏诛无子，以其叔卜哈秃袭，则范察之庶子也。《清实录》范察、肇祖间一代亡其名，即卜哈秃。而童仓乃董山之兄也。《开国方略》所引有黄道周《博物典汇》彼云但书官名，不著姓氏。仆已得黄书原刊本，姓名具存，甚矣清史官之欺人也。《博物典汇》说本之天都山臣《女真考》《广百川学海》本。与天都山臣同时者有叶向高《四夷考》，有茅瑞徵《东夷考略》，仆皆得之。诸书皆云建州左卫都督猛可帖木儿为七姓野人所杀，弟凡察子童仓逃亡朝鲜，童仓弟董山留掌卫事。凡察归，争印，乃分左右卫。其文甚明，但董山更有弟名阿古悉，则唯《实录》著之耳。《明史稿》及后定《明史》于《朝鲜传》略载童仓事，其凡察、董山则讳之。实则凡察为主，而童仓随同行事耳。《清实录》谓范察遁于荒

野，不肯实指朝鲜。又谓范察隐身以终，不肯道争印分卫事，于是祖宗封爵，前无所承，大可笑也。再《东夷考略》等所载天顺三年朝鲜授董山为正宪大夫、中枢密使。辽抚程信侦得之，程信即敏政之父，仆因此事赴金陵图书馆检《篁墩文集》，果载其父事。诏诘责朝鲜及董山，皆服罪。《明史·朝鲜传》则谓建州三卫都督私结朝鲜，或李满住、范察亦在内。但其时或为范察，或为范察子孙，则难知。更望将《英宗实录》天顺二三四年事一检，天顺四年又有朝鲜杀毛怜都督郎卜儿哈事，诏使诘责。此事与建州不涉，不必录。则成完璧矣。此问起居康胜。

章炳麟顿首

十三日

作此书毕，喟然叹息。前在金陵东南大学，教习柳翼谋颇谙史学，欲重修《明史》、翼谋尚未知《明实录》完具不阙，仆亦以为难事。因谓无已则修《明通鉴》耳。今知《实录》具存，他日或当与翼谋果此愿，而此《清建国别记》其发轫也。又及

觋斋足下：得钞《英宗实录》更出望外，而愚意犹得陇望蜀，故复书又属查天顺时事。但仆所欲查者，尚有数端，而足下去馆甚远，仆仆往来，殊为劳苦。今由邮递上二十圆，供车马信札之费。所查共有六事，一并写上。非故为诛求，盖以调查诸书已甚翔实，而世系终有未明，故不惮审求也。望谅之！此问起居康胜。

章炳麟顿首

八月十五日

一、永乐元年始遣邢枢、张斌招抚女真。应调查建州始受抚者何人，始设卫时受朝命者何人。据《东夷考略》等书，第一世阿哈出，赐名李思诚。子释家奴嗣，赐名李显忠，显忠之子即李满住。

二、永乐三年始置毛怜卫，应调查始受朝命者何人。据《东夷考略》释家奴之弟猛哥不花，曾领毛怜卫，但未知是始受朝命者否。

三、永乐十年始置建州左卫，应调查左卫始受朝命者何人。有无与建州李氏相关。最要。据《英宗实录》凡察、满住之叔曰逢吉，则二人必是同姓兄弟。如此，则左卫始受朝命者，必从李思诚派下分出。

以上《太宗实录》

四、天顺二三年间，朝鲜私授董山为正宪大夫中枢密使，或云三卫都督，皆私结朝鲜。应调查是时建州右卫都督系何人。

以上《英宗实录》

五、嘉靖四十一年，建州右卫都指挥王杲犯边，杀明副总兵黑春，万历二年，李成梁出塞进剿。三年，擒杲磔之。应调查王杲是否凡察之后，或系别支。杲事他书甚详，只须查其履历。清景祖叫场清作觉昌安。时为杲部下何官。最要。据清官书王杲之子阿太章京乃景祖孙婿，似非一族。然明世边卫皆世官，似不容异姓为之。

六、万历十七年，清太祖奴儿哈赤始受朝命为都督。应调查奏报敕书如何。《东夷考略》述其时奏案，乃系难荫。

以上《世宗实录》、《神宗实录》

绲斋足下：十五日曾寄一函，并邮汇银币二十圆，藉作车马信札之费，想已收到。昨得《天顺实录》所载董山通朝鲜事，

合之前后，则董山事已完具无余。更欲考者，则建州左卫始封何人也。计其人去猛哥、范察不远，必其父若祖而又自建州本卫分出者也。考本卫，则检永乐元二年事，考左卫，则检永乐十年事。其中世系，恐足下有未悉，特录明人所述，以便考定。

建州卫（永乐时）

阿哈出（即李思诚）
- 释家奴（即李显忠乃思诚子）
  - 李满住（宣德正统时）（显忠子）
- 猛哥不花（思诚子显忠弟毛怜卫）

李满住 —— 猛哥帖木儿 —— 凡察（猛、凡与李满住为同姓兄弟）

此中所未知者，猛、凡父祖于阿哈出、释家奴为几等亲。

《实录》既完具如此，足下云《明史》难成，本纪易就，亦是。唯《实录》全数约三千卷，而新、旧《明史·本纪》皆不过二十四卷。则只得《实录》千分之八耳。若更令本纪增长，亦不成体。鄙意作《明通鉴》为得其中。夏燮所撰，约有百卷，而不详者甚多，非独建州事也。今计必可成一百四五十卷，则于《实录》中要事不至尽失也。

玄同，兼士皆送天聪四年伐明誓师谕已到，此即崇祯三年也。时太宗亲犯北京，而于其年正月，则东攻永平，此谕乃攻永平时谕汉土军民者，当云「犯北京誓众谕」不得云「伐明誓师谕」也。

章炳麟顿首

八月二十一日

觇斋足下：连接两书，《太宗实录》《穆宗、神宗、实录》皆重矣。左卫建置，《实录》虽略其文，而《会典》明书永乐十年，是即有据。其中世系，虽无明文为证，然观凡察、李满住同以逢吉为叔，则知左卫与本卫实一家也。以事度之，左卫必由阿哈出之后分出，恐凡、李同祖、阿哈出为同堂兄弟耳。王杲事难得证明，其时右卫尚有台恭，左卫尚有撒哈答柳尚等，而《三朝辽事实录》又载三卫敕书为王杲与鹅头勒勒把督分领，则头目正多，难一一考其世系矣。《明会典》土官许以妻及壻袭，壻固异姓，而妻亦未必不改适。于此则有异姓继职者矣。然果能检《世宗实录》更好。考王杲于嘉靖三十六年已为右卫都指挥，始犯抚顺，则寻其来历，须在三十六年以前也。拙著大致已成，原稿约一万四千字，补入实录，又增四千余字。足下于此，助我不浅。原书所引明人旧籍，原刊凡十二三种，或箧中所有，或借钞。借钞者，必书其名姓地址，足下此举，更特别言之。来书云尽写《实录》

中建州事，不过二十万言，此亦易举。已函属家兄，但浙中正惊风鹤，一时恐难决耳。此问起居康胜。

章炳麟顿首

八月二十四日

觋斋足下：得钞永乐时猛哥帖木儿事，是猛哥为始领左卫之人。猛哥、凡察为兄弟，而李满住又与凡察同以逄吉为叔，则知猛、凡与李为同堂兄弟，同祖阿哈出也。清前代世系于是可定矣。唯后起王杲，始终不详为何人之后。观其所领，则在右卫，而据足下钞得《穆宗、神宗实录》，则是时各卫都督尚有安台失及台恭辈，其世系皆不可详，亦非独一王杲。《世宗实录》如有所徵，则为至幸；无所徵，则阙之尔。国务院某局长取去《世宗实录》必有调查之处，其时大礼、郊祀及倭寇零窃，于今无所用之，或者以收回蒙古事状，欲检俺答对贡事耳。其实明世自瓦剌犯边，特为异事外，其后如

小王子俺答辈，皆在漠南，非今漠北之喀尔喀也。终明之世，唯太宗北征，尝至胪朐河，今克鲁伦河。其余皆与漠北无涉。即瓦剌亦今之厄鲁特，非喀尔喀也。然某局长能调查及此，亦可谓粗知稽古者。足下能一见之，或可有所得耶？江浙战争之说，甚嚣尘上，其实尚未开仗。足下来书亦皆收到，并金陵学者书件，近亦得之。以后如果开仗，则当作别论耳。图书馆长徐君闻是吾乡德清人徐心斋养源之裔，度亦必谙识古今者也。此问起居康胜

章炳麟顿首

来书所云《太宗实录》系近年补钞者，不知于何处得来。据《亭林文集》，《实录》藏于皇史宬，其稿则焚之，故民间不得见。万历末始许流传，然部帙繁重，非千金不能得。有摘

钞者，则称为《圣政记》。其时黎洲家有《实录》，盖即万历后所钞者。今闻黎洲此书后归卢抱经，顷岁抱经家又出转卖，有人得之，亦零碎不具，不知图书馆从何处移写，烦询徐君，或因此知民间副本也。

炳麟又白

觃斋足下：扰攘中又得寄钞《世宗实录》虽他事难知，而卜哈秃于嘉靖三十一年尚在，则亦一异事。计其年近百岁矣。清官书称范察再传至肇祖原皇帝，按英、宪两朝《实录》，则纳郎哈先嗣右卫为都督同知，后与董山同诛，无子，而以叔父卜哈秃袭。然则纳郎哈必范察之孙，以孙嗣祖，卜哈秃必范察之庶子，以叔嗣侄。纳郎哈既无子，则范察、肇祖间阙名一世者，即卜哈秃也。计其袭职八十三年，年近百岁，子孙皆已长老，以父祖在，不得为大酋，故肇祖、兴祖辈，中朝不闻其名也。据《东夷考略》王杲于嘉靖三十六年已为

右卫都指挥，去三十一年卜哈秃入朝时才五年耳。此则卜哈秃殁后，王杲承之无疑。然王杲子阿台娶景祖孙女，纵使夷狄之俗，婚不避宗，王杲若为卜哈秃孙，则于景祖为从父，若为卜哈秃曾孙，亦于景祖为兄弟，（此据肇祖至太祖四世之说，除去充善、锡宝齐篇古不数。）阿台非景祖兄弟即为其姪，似不当以孙女妻之，此事可疑。故意王杲虽承卜哈秃，未必即其族姓。《明会典》载，土官无子弟，其妻或婿为夷民信服者，许令袭职，其制亦或推行于东夷。王杲或其家之婿，（但未知昭穆。）容有异姓袭职之事。《世宗实录》既可窥寻，于嘉靖三十一后至三十六年检之（此五年事望检示），容有王杲迹也。再者隆庆时有右卫都督安台失，万历时有右卫都督同知台恭，此皆尊官，亦不知其所出。而其时清太祖已生，（据清官书，太祖于万历十一年年二十五，则当生于嘉靖三十八年。）当知其详。清官书乃

一概阙之，亦可歔矣。女真之先为挹娄勿吉靺鞨，明代书悉作此语，足下意满洲即靺鞨转音，其实《王制正义》引《东夷传》：「九夷一曰玄菟，二曰乐浪，三曰高骊，四曰满饰」。满饰与满珠音更近。但鄙人所以不敢附会者，则以金世已无其称，不得至明末复有之。明人书亦无称建州女真为满洲者，故据《满洲源流考》谓「西藏献书称曼殊师利大皇帝，鸿号肇称，实本诸此」为确证。其名既自番僧与之，则太祖初建国时，尚无此名，可知也。唯曼殊师利译言妙吉祥，西藏所称本为尊号，犹此土言圣神文武皇帝耳。建夷不知文义，所任范文程辈，亦皆边鄙陋儒，不识西藏所称之意，竟以曼殊为其部族之名，大可笑也。此问起居康胜。

章炳麟顿首

九月十号

觇斋足下：昨寄函论清世系，盖以唐君比音虽确，而肇、兴二祖间横插二代，实清初之误。其后崇德、顺治两次追王，皆只四世，永陵亦无充善、锡宝齐篇古葬处，则知后之订正为是也。王杲事仍望于嘉靖三十一年后至三十六年检之。再猛哥帖木儿实被戕于宣德八年，更望将《宣宗实录》一检。此时邮信尚通，迟恐榆关有儆，将误寄递也。此问起居康胜。

章炳麟顿首

中秋夜

唐君书亦购到，其书颇据《朝鲜史》如言太祖败绩于宁远，创甚而殂。清官书及沈阳旧闻，皆谓太祖攻宁远不克，愤恚以终，唯朝鲜记载谓被创致死也。又白

觇斋足下：烽火接天，想京师戒严已密。前数日得一明片，知《明世宗实录》尚在教育部，未尽交还。王杲始末，不查亦可。惟猛哥帖木儿之死，其奏报见于正统二年，而他书多

云死于宣德八年，望仍向图书馆检《宣宗实录》。但得猛哥被戕一事已足。邮递多被检查，即用露封信件亦可。拙著顷已完就，唯此条尚待补苴也。至要至要！

唐君书以孟特穆为猛哥帖木儿，充善为董山，妥罗为脱罗，对音颇近。鄙意终以两次追王，及永陵列墓为定。盖肇、兴二祖间，本无他祖，则始误而后正之也。且董山事迹显著，于明为叛人，于建州为豪杰。若果清室直系之祖，何故追王不及，陵墓不列衣冠耶？此问起居康胜！

麟白

九月廿九日

缉斋足下：昨日接得手书，并所钞《宣宗实录》。猛哥之死在八年，而实录录于九年凡察奏中者，以奏报到时始书也。此件既付缮写，全书已脱稿矣。赖足下出力，实不少也。来书称徐君曾赴洛阳，得《熹平石经》、《正始石经》残片，所摹熹平残片，其迹近真。正始残片不知何似？前岁之冬，石

经既出，随有伪作残片者自洛阳来，仆因与原石相比，则往往取三四字摹刻之者，以是不信。随有伪作三体以品字式作之者，其篆体肥俗，或疑宋时《嘉祐石经》，然此不应出于洛阳，且行列亦不合。决知其伪。乃罗叔蕴、王国维等尚信之，岂真不辨篆法工拙邪？盖习于好奇，虽伪者必仞之也。仆意除丁氏所得一石，及朱圪塔村所得二石外，如有残余，必其篆法瘦逸，而又非在曾得之石之中者，且其文义可读者，然后始信为真。不知徐君所得亦有合于斯例乎？暇问之，则可知也。再者，《正始石经》古文依壁中张苍原本，隶书依汉儒定读，篆乃依隶书之。而《春秋公羊》先立学官，《左氏》至贾景伯乃以三家经考校异同，往往改《左氏》古经以从二家。如古文「败速」，篆隶作「败绩」古文「𣪠葛膚」，篆隶作「介葛盧」，皆《左氏》先师读从二家也。传例大崩曰败绩，大崩者，车覆辙乱，行列败坏之谓，故曰败速，即迹字。非出师不

功之义也。「𢼸」乃「隶」字，葛卢解鸟兽之言，是为夷隶首长，故书其官，其国则犹牧场、马苑之流，亦名曰隶。𢼸从示声，敛入喉，则读如狋、祁等字，夷音稍转，则如介。夏人读之，亦如计。介根，《汉地理志》作计斤。《春秋》读音可从主人，而简书必依王制也。《尚书》师读多依马氏，𨘢读繇，不作𨘢。寀读崇，是也。此种文例，非素涉经学者，虽作伪亦易勘破。勿与罗、王辈言之，恐被因是作伪。仆前作《三体石经考》，近又增修。足下所云𢿌即𡨦字者，亦已依用。又如《君奭篇》「礼陟配天」古文作𨟻，篆文作𨟻，并从卩，与说文从已者异。按从已声义皆远，配训酒色，卪为色者，此盖古文小篆之正，今本《说文》或由浅人妄改尔。《无逸篇》「不宽绰厥心」，绰字隶作绍，古文虽泐，尚存右旁𠬝字，即说文古文绍作𦀚者。《诗·常武》「匪绍匪游」笺

训绍为缓。《说文》「绍一曰紧纠，」若从郑义，但谓心不宽缓，若从许义，则谓心无张驰。二义皆通，而作绰者，与绍声义相类，乃后师所读耳。以上並已补入，缮写亦就，並以告君。此问起居康胜。

章炳麟顿首
九月三十日

觋斋足下：前得所钞《宣宗实录》已付复书。今得三日明片，知复书尚未到也。所论逸字古文字义一篇，尚未收到，此字形体诡奇，仆不得已，以水溢胖浉为说，而终未能惬心。足下能为剖析，必有以匡我不逮矣。前所论瑕即舄字，已补入拙著，此条望更函示也。烽火接天，邮递稽滞，以此为恨。

章炳麟顿首
十月八日

觌斋足下：两接手书，云将唐本《尧典》释文，补正吴阙，此事仆先亦有志为之，以伪古文不足邵，故未著笔。吴之疏漏，如「匸」字明见贾昌朝《群经音辨》，而不知引，此类甚多。补苴成就，非难事也。以《三体石经》相校，伪古文相类者多，盖其书本出于郑冲，冲于文帝初已仕，则《石经》之立，其所亲见，因是作伪亦多取于《石经》。是以东晋献书时，人不疑其妄。段若膺未见《三体石经》，乃谓「当时马、郑古文尚在，安能故作奇诡，以启人疑」。由今观之，马、郑皆称古文，而文字多异，盖皆其训读之字。若原本，则尽依壁经，断无歧异之理。恐当时说经，与宋人钟鼎款识相近。首列摹本，次则真书，后则释文。行款虽不必同，而三者必皆完备。摹本者，即移写壁经也。真书者，即以己意训读之本也。释文者，即己所作传注也。是故马、郑本见于《经典释文》者，皆其训读之本，而非其移写壁经之本也。东晋之时，马、郑移写者已亡，然尚知训读之本非真壁经。

而梅氏所献，多与《石经》相会，是以信之不疑尔。来书又言徐君所得《石经》有古文「禹娄」二篆，惜不知其在何篇，又不知其真赝耳。足下于《石经》所疑数事，今答如左：

一、[illegible]之作[illegible]，渊如已疑其伪，由今思之，人之所安，衣食居处妃匹而已。安从宀从女。居处也，妃匹也。[illegible]从宀，从皿，居处也，食也。古文[illegible]作[illegible]从衣，衣也。且衣字象复二人，则兼妃匹之意。衣者依也，有所依则安。与安[illegible]之义相会，安得改为[illegible]形，以就小篆耶？

二、割之作[illegible]，《石经》只见[illegible][illegible]之文，篆隶作割殷。而伪古文方割，《集韵》引割申劝皆作[illegible]。仆谓[illegible]为奇字仓，《说文》有明证。《汗简》刃部引孙强说[illegible]为创字。形声皆合。刀、刃古文相变耳。此[illegible]，实古文创字，非古文割字。割殷言割绝，创殷言惩创，义本两通。若方割之割，则训害。《说文》害伤也，伤创也，刃伤也，或作创。然则方创、方割，字异而训同尔。疑壁经自为创，今文自为割，汉师以今文读

壁经，遂误仞鈔为割字。《石经》篆隶例依师读，故不能破也。然汉师误仞，而孙强独能正之，可谓千虑一得矣。

三、逸之作䝱，从牀，为古文浆，是矣。若谓肙即兔字，则上耑与八绝殊。愚谓上耑乃兔头，此仍兔字。从月者，犹龙、能、豚之从肉尔。从牀从逸省声，是为洪字。

四、殷之作䐅，足下说为舄字，最合。爿者倚也，倚者依也。舄者，有所依据也。从爪、从又、从广，为舄字，义甚确。

五、怒之作忎，忎《说文》本怒古文。然奴、如皆从女声，则以音相借可也。

六、网之作冈，此笔势小异，非从冂也。

七、温之作𨙸，左旁上耑，自是西字，从又西声之字虽未见，然或为栖，古文迁。或为捆，皆不可知。西声收入喉音，有垔、闉、煙诸字。其与温，弇、俢小别耳。温字为地名者，《说文》缺其本字，此从邑㫗声，虽未知㫗为何字，然声音必可知矣。

八、戚之作𨗎，重高相累，恐古文就字。《说文》就，从辵就声就高也。者，或即今之蹴字，或为蹵字。故用为戚尔。地名无正字，《书·般庚》「保后胥高」必是「𨗎」之坏字，或声音讹误耳。《春秋》二家经不误，而今文《尚书》独误者，以公、谷由口授，而伏生《尚书》多形误也。如腹、肾、肠作优、贤、扬。肾与贤，肠与扬犹可云音误，腹与优，则必为形误矣。

麟顿首

十月十四日

缄斋足下：得六日书，知已为季刚谋一炊地。京师官学多停，而华北、民国辈，尚能办事。其获此，亦幸矣。大学中如逖先等近作何事，将守株以待兔邪？抑犹有驰骋之余地邪？闻兵事起后，书价较贱，近日更得何种佳本？

炳麟顿首

十月十四日

觌斋足下：得书为之喷饭。季刚四语，正可入《新世说》，于实事无与也。然揣季刚生平，敢于侮同类，而不敢排异已。昔年与桐城派人争论骈散，然不骂新文化。今之治乌龟壳、旧档案者，学虽膚受，然亦尚是旧学一流，此外可反对者甚多。发小豼而纵大兕，真可怪也。劝之必不听，只可俟后世刘义庆来为记述耳。然因旧档案一语，又令仆心痒。内阁旧档，想所载不过奴酋称号后事，其前此则无有也。仆前作《清建国别记》承足下为检《明实录》而于孝宗、武宗、世宗三朝未检阅，明人记载此三朝建州事绝少。然其承袭爵位，《实录》仍当有文。因缺此未检，于彼世系，终有怀疑。近如得暇，请将此三朝《实录》从头至尾一检，其有建州事状者，悉为录示。倘《清建国别记》中或未谛，仍当改定也。此问著祉。

麟白

十月二十三日

一九二五年

觇斋足下：昨复书以伪古文为郑冲所作，似可决定。至司马彪、李颙引安国说，皆今孔传所无，前函未具，复申言之。伪书《舜典》一篇，梅赜献书时本缺其传。司马彪先引安国说六宗义，复以己意破之，故前书疑郑冲议礼，先引安国，彪即就文申驳，亦不暇问其来历。至梅氏献书时，《舜典》无孔传者，或郑冲被彪所驳，遂自删其传乎？李颙注汉《太誓》，引孔安国义，是必郑冲原书，於《太誓》犹用旧本。而今之所传，出于梁柳以后也。《太誓》在汉魏间，马、王虽有所疑，然《石经》与今文具在。並汉初娄敬、董仲舒辈，亦尝引之。冲耽玩经史，博究儒术百家之言，唐修《晋书》本传。必不轻率改定，以启人疑。且汉《太誓》传至齐、梁，梁武犹欲与晋《太誓》並存，其言『古文《泰誓》伐纣事，今文《泰誓》观兵事』虽为颖达所驳，见《泰誓正义》而颖达于《尚书序正义》亦云：「先有张

霸之徒，伪造《泰誓》，以藏壁中亦可。今之《泰誓》，百篇之外，若《周书》之例，以於时实有观兵之誓，但不录入《尚书》。」其说仍同梁武。颖达为信晋《泰誓》者，于汉《太誓》犹不敢力攻，盖证据无可弃。故冲在魏末必不敢妄改明矣。故疑二十五篇书中二十二篇为冲作，《泰誓》三篇又出其后也。然伪书自齐、梁立学以前，其可疑者犹多。如分《咎繇谟》为《益稷》，稷不称弃稷。二十二篇中《武成》事状，前后倒置，《正义》已疑脱错。《旅獒序》马、郑注皆读为豪，说为酋豪，是必明见《旅獒》本篇，而此反说獒为犬，高四尺者。若斯之类，以冲之学不应尔。其尤自相抵牾者，《论语·尧曰篇》曰：「予小子履」等四十五字，《集解》引孔安国曰：「此伐桀告天文」，《墨子》引《汤誓》，其辞若此也。而今乃取此语入《汤诰篇》，《汤诰》与《汤誓》既异，且《汤诰》为黜夏归亳所作，与伐桀告天异时。孔安国《论语训》

与此孔安国所传《汤诰》同为一人之作，而又自相钼铻。仆谓《论语训》是郑冲伪作，《汤诰》或未必郑冲作也。据《汤誓序正义》皇甫谧已引《汤诰》亦祇可证为梁柳作尔。足下疑伪书初出，未有二十五篇，虽未必尔，然如上诸篇，殆必梁柳、臧曹、梅赜辈不学者为之，非冲所自撰也。

炳麟白

四月四日

再者梅赜献书，已用新定《太誓》，而李颙犹见郑冲原本者，按唐修《晋书·文苑·李充传》充曾注《尚书》颙即充子，其书盖述父而作。充始辟丞相王导掾，其生当在渡江前，且祖秉、伯父重，皆有声中朝，或以旧家窥见冲书耳。

麟又白

絸斋足下：大著《杜孔异同考》近数日始由邮便递至，亦可谓稽迟矣。展览一过，大体无病。唯伪孔注本，多同子雍，偶有相涉者，乃杜之取王，非王之冒孔也。邮寄恐又失之，故暂留此以待尔。适又接杨君树达《古书疑义举例续补》一册，用心亦审，所论管子「唯毋」字义，谓为下句省文，足规高邮之过。唯避复变文例中，引崔氏说「日中星鸟」变星言鸟，此恐误证。七星称星，本是简略之辞。太史《天官书》称「七星颈」，则「七星」亦是简称。而古代何名，今无可知。《尔雅·释天》，於此阙焉。大氏鹑首、鹑火、鹑尾三次，皆象鸟形。左氏称鹑尾曰鸟帑，则鹑首，自为鸟首；而鹑火乃是鸟身。直称曰鸟，恐古代正名如此，未必本称七星，而避重言鸟也。又俞先生原书中举证亦尚有不备者，如《书》称大淫泆有辞，马本泆作胥。又称大淫图天之命胥有辞，则图天之命四字必是倒错在此，似孔壁已有错简。鄙人昔尝举以问先生，先生颇以为允，而书已久成，不及追补。若斯之类，

恐不可更仆数也。此问起居康胜。

章炳麟白

六月十九日

缌斋足下：得书及与廨若书，悉季刚在鄂，乃与校长石瑛冲突，其实不过口舌之争。（季刚呼石为阁下，石云不应作此腐败口吻，季刚云如称汝为王八弹如何？）石之徒党，欲去季刚而不能，乃登报称将请吴稚晖为国文主任以示威。其实吴未必能赴，季刚亦有土著徒党，未易攻也。闻季刚在鄂薪水三百园，萧又别有赠遗，约共五百圆。若在北京，必不能满其望。兼鄂中本有党羽不易攻破，而京师则飘摇无定，足下似应劝季刚暂留，不必逾淮化枳也。此问起居康胜。

章炳麟顿首

六月二十一日

觋斋足下：示悉，季刚事，黄百新人望来道其详。据云，同事四人，相约辞职，其意盖以反抗石、吴。石瑛无已奈何。至北京设法云云。吴之到鄂，亦不过掩人不备，其实鄂人恶吴者多，必有反对者。刘禺生即季刚奥援。不知季刚何以惶恐如是，宜稍慰解之。中国大学是老革命党所设，经费宜少，健秋既在彼任教务长，果欲聘请季刚，谋一兼差，想非难事，但恐不足满季刚之壑尔。目前且宽慰季刚为得。足下尽治《尚书》当必有进。适记魏默深《书古微》以《逸周书·世俘解》当《武成》，因取《律历志》所引《武成》验之，与《世俘解》悉合。唯今本《逸周书》字有错乱耳。汉时得壁中书五十八篇，建武中亡《武成》一篇，今则逸篇尽亡，而建武中所亡者乃在。汉儒于《逸周书》不甚注意，作伪古文者，亦不取《世俘》为《武成》，而其书岿然竟存。默深他事多肊断，独此乃得其真。窃谓后人解《尚书》者，《世俘解》及《殷本纪》

所录《汤诰》，此虽非全文，然文义相次。皆应增入也。《杜孔异同考》大致无误，即奉徵。此问起居康胜。

麟白

七月三日

缌斋足下：季刚因与石瑛不合，石延吴稚晖以拒之。当时刘禺生来，谓稚晖如到武昌，已能力抗，故鄙意亦谓季刚宜少待。乃稚晖到鄂，禺生竟不能拒，则外强中乾之故也。乃来书言，王正廷辈亦力拒季刚，案王本与季刚无怨，恐他人异议，王亦不得不从同尔。闻广东大学延请季刚，季刚亦愿往教。彼学乃赤化中坚。季刚不得于王正廷辈，而反得于赤化，为赤化之吴稚晖所拒，而又为赤化之广东大学所取，是诚不可知其故矣。

章炳麟　顿首

觇斋足下：得某君《中医剥复案》，明中医之不可废，是也。然谓中医为哲学医，又以五行为可信，前者则近于辞遁，后者直令人笑耳。禹之六府，曰水、火、金、木、土、谷，此指其切于民用者也。五行之官，曰句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亦犹今世有盐法、电气、河道之官，因事而施，亦切于民用者也。逮《鸿范》所陈，亦举五行之性耳。生克之说，虽《鸿范》亦无其文，尤在泾《医学读书记》举客难五行义，语亦近实。在泾欲为旧说弁护不得不文饰其辞，然亦可知在泾意矣。医之圣者，莫如仲景《平脉》、《辨脉》及《金匮要略》。发端略》举五行事状，而佗篇言是者绝少。今即不言五行，亦何损于中医之实邪？医者之妙，喻如行师，运用操舍，以一心察微而得之。此非所谓哲学也，谓其变化无方之至耳。五行之论，亦于哲学何与？此乃汉代纬候之谈，可以为愚，不可以为哲也。且五藏之配五行，《尚书》古、今文二家已有异议，郑康成虽从今说，及注《周官·疾医》云：

「肺气热配火，心气次之配土，肝气凉配金，脾气温配木，肾气寒配水。则犹从古说也。以此知五行分配，本非一成，犹在天有赤道、黄道及月行之九道。近代变九道称白道，于测天之实，不相干也。某君所持论，似皆不足以驳余氏。至论医学进步，谓四家进于《千金》、《外台》，叶、徐又进于四家。以仆所验，实不其然。且叶氏自作聪明，徐氏志在复古。二家者，又不可同论也。仆尝谓藏府血脉之形，昔人犆尝解剖，而不能得其实，此当以西医为审。五行之说，昔人或以为符号，久之妄言生克，遂若人之五藏无不相孳乳，亦无不相贼害者。晚世庸医藉为口诀，则实验可以尽废，此必当改革者也。中医之胜于西医者，大氐《伤寒》为独甚，温病、热病，本在五种伤寒之中。栀豉汤、白虎汤、大承气汤，非治温、热病而何？其治之各有法，而非叶天士辈专务甘寒者所能疗也。藏府锢病，则西医愈于中医，以其察识明白，非若中土之悬揣也。固有西医所不治，而中医能治

之者，仆尝于肺病、里水二证实验其然。有肺痿西医称不治者，仆以钟乳补肺汤为丸疗之；有里水西医放水至三次仍不愈者，仆以越婢加术汤疗之，皆全愈。若夫肠痈用大黄牡丹汤，与封割无异。霍乱用四逆汤，与盐水注射无异，则所谓异曲同工者也。如曰幸而得之，不治于西医，而治于汉医，则不可云幸而得之也。如曰治疗虽善，未足以成医学，《伤寒论》固参合脉证，以求病情，然后处方，亦不可云徒善治疗也。仆与余氏往来频数，观其意，似以《伤寒》、《金匮》、《千金》、《外台》为有用，而上不取《灵素》、《难经》，以其言藏府血脉之多违也。下不取四大家，以其言五行之为辞遁也。剽剥太过？亦信有之，以仆所身验者，汉、唐、两宋之术，固视金、元为有效。若乃不袭藏府血脉之伪，不拘五行生克之论者，盖独仲景一人耳。《平脉》、《辨脉》、《金匮·发端》诸论，涉及五行，是其洮汰未尽者。凡人之善于技者，苟

有可录，虽串医亦当咨焉。执一说以蔽天下之是者，其失则隘；揭己之短而以为长者，其失则戆；不知某君以为何如也。此复，即颂起居贞吉！

章炳麟顿首

七月六日

觋斋足下：得书，道检查清宫事，发奸擿伏，为功不细。金梁之奏，康有为之书，已载朝纸矣。此事虽起于溥仪出宫之前，然今溥仪反得自由，阴谋恐未有艾。如以法论，金、康二子皆应由检查厅密行逮捕，致之囹圄，依律惩治，处以极刑，然后谋逆者有所忌惮。顾泄沓之风，由来已久。向曰复辟事作，康有为、章梫、刘廷琛诸首谋无不网漏吞舟，听其自由居住。背诞之言，时时形于文字，法吏不问也。养痈诒患，谁执其咎？若再与迁延，将来彼事成否虽不可知，而簧鼓所及，使文学之子，皆化为背叛之人。一国之中，为民国

与为清者分处其半，尚复成国体乎？为恐株连过广，则彼所保荐，与稍有诖误者，（如胡适等，）皆可置之不问。歼厥渠魁，亦足以振风纪，特恐当事泄沓，不肯为此耳。国家失统，致纪元有两号，奉事有两主。为此，纲纪已去，尚复拟草宪法，亦焉用之？鄙人于黄陂再起时，曾劝其捕治溥仪，以完复辟之案。黄陂仁柔，不能为此。去岁冯军驱之出宫，积忿稍泄。而武人不知后患，纵令自由，反如虎兕出柙。及今不图，则滋蔓将甚矣。此可与足下言之者也。季刚在鄂，就中华大学之聘，曾有书来，欲仆转致萧督，为谋一兼职，已致书刘禺生矣。今来书又云曾可就中国大学，不知其人趣向究竟若何，俟得彼复书，再与定夺也。此间起居康胜。

章炳麟顿首

八月九日

观斋足下：前因问古今文《尚书》事，略以意对，犹未尽。伏、孔《尚书》，其始皆古文，后以隶书著录，皆今字，诚如足下言。然古文家所以异于博士者，其故书在也。《说文》录古经文字至众，郑仲师、康成，亦时有所援引。若不移写古文，寻检形状，何以能委悉如此？且邯郸淳受古文《尚书》於度尚，其后卒能成《石经》，则知尚之所以传淳者，非徒隶书训说，其真本自在也。前疑古文家于经犹今人集钟鼎款识。款识者，本经也，为一列。以隶写款识者，犹以隶写壁中书也，为一列。最后释文，犹传注也，为一列。独集款识者，合三者为一书，古文家分为三书耳。本经故书，诸家皆同，而隶写者时有异，今时集款识者尚如此也。以马、郑相校，则马氏少异，而郑氏多异。观郑注《周礼》，以今书为本，故书反附见于注，则知郑氏改字多矣。若一字古今异体者，虽马氏隶写之本亦多从今。如「王曰邎」作「繇」，「东郊不𨷈」，作「闢」，是也。古字难知，以师读定之者，如「其宲出于

不详」，马氏「寀」作「崇」，此则疑在注中。《旅獒》郑读曰豪，未改经字，而马氏已作豪，恐亦注中如此，非隶写之本然也。永嘉丧乱，经典过江而东者，其本经故书已亡，独隶写者在，是以枚书模效《石经》，其文字反视马氏为近古，有以起人崇信。段若膺以枚本为古文，顾今所见枚本，自范甯改为今文，唐时又尽废古文不用，逮宋开宝，虽释文亦被窜焉。枚氏真本不可见，而以后人所改者当之，此段氏之失一也。马、郑本留於东晋者，皆隶写之书，其故书本经已亡，然人亦自知其有之。今谓枚本若多作古字，则与马、郑本绝殊，必无信者。是乃颠倒之见，此段氏之失二也。顾枚氏真本不可见，如师古、玄应所引，与贾昌朝所据而已矣。直汉之衰，诸儒各为苟简。习郑学者，徒传其改定之本，而于其摹写原本者置之。自是以后，学说有今古，而文字无今古。斯邯郸所传古文，所以不得不刻诸碑石，以诏方来也。枚氏伪古文《尚书》，本之郑冲，冲于魏文帝为太子时已官文学，至晋泰始

十年而殁。何氏《论语集解》与冲同集，而《正始石经》立于是时，正冲所亲见者。伪古文多取《石经》文字，事势宜然。东晋时所谓马、郑《尚书》者，但作今字，其真本典型已绝，伪书乃适与《石经》相似，由是被人尊信。后范甯又变伪孔本为今文，及唐卫包伪孔典型亦废。然《匡谬正俗》引东郊不閞孥𦐇女，《群经音辨》有匸命，是旧迹固有存者。宋次道、薛季宣所述，盖非无征。唯伪孔亦不尽依《三体石经》。又以古文改作隶书，笔势方圆邪直既已不同，易致伪误。久之复以其伪误者转为古文笔势，于是字体怪谲，无可究理。《汗简》所引《尚书》有称石经者，则当时所见《石经》拓本也。有直称《尚书》者，则依伪孔原本转隶古而为古文笔势者也。如誓字古文或借用𣃔折，《匡谬正俗》已误作斵，《汗简》乃更作𣂺，此由隶书不审，再以隶变作古文，遂令无以下笔矣。来书云「歌永言」汉书作哥，稼穑《论衡》作啬。哥、啬字为近古，是说得之。《说文》明云「哥，古文以

为歌字」，此即铁证。然马、班二家，古今文亦自参取，非定守师法也。

章炳麟顿首

十二月二十六日

来书谓⿰身写为写之古文，此说甚塙，写训所依据，象倚著形，倚著与依据一也。仆於《石经》古文所不解者数事，得君发明，此一事涣若冰解矣。

炳麟又白

一九二六年

觐斋足下：得本月十八日书，斯时禄仕在都者，奇窘之状，自不待言。足下向亦兼充教员，此时如何？如并此失之，唯有在南方谋一善地，且俟与学校中人商之。但暑假以后，情势变迁，都中或又有苟安之日，未知足下尔时愿他就否耳。尊翁生日，已为作一联，同日寄去。平时既讲程、朱之学，故语亦不愆其素。『定性岂曾参白足；驻年原不藉黄精』。见儒者自有卫养之术，不烦求之仙释也。因恐联轴迟到，故先致此函，即问兴居康胜。

章炳麟顿首

五月廿五日

觐斋足下：变故以来，不得手书逾九月。今日接挂号信，悲喜何似！季刚性情乖戾，人所素谂。去岁曾以忠信笃敬勉之，彼甚不服。来书所说事状，先已从季刚弟子某君闻其概略，彼亦云吴先生是，而先生非也。在都与诸交游断绝，欲来上海，

就暨南学校教员。适诸校党争激烈，有暗杀校长教员者。友人或告以畏途，遂止不来。来书云，季刚已去，是否往关东耶？足下辞去法部事务，可谓竟信其志。其实南方之强，更甚于北方也。仆今岁唯闲居自适，夏秋间从事止观，颇得禅悦，而宴坐过久，心脉过旺，遂止不为。时以宋明儒书为乐，其中利病，颇能寻究。大氐佛法究竟，不过无我二字，则孔子绝四，颜渊克己，正与之合。自孟子、濂溪以至白沙，后及王门数传弟子，以至东林之高景逸，所得虽深，实是数论神我之见，所谓天乘者也。中庸归本于天，即中国之婆罗门。横渠近之，又不如数论也。明道、上蔡、慈湖，庶于佛法相近，而王门之王心斋，以安身为极则，乃是汉初黄老之学。若象山、阳明、瞋恚未断，只是人乘。高贤所得，乃不如其弟子，晦翁又不如二公。然欲维持世法，即朱、陆已足，而范希文、司马君实辈，亦未必不如朱、陆也。友人多言救世当用佛法，仆谓不本儒术，则王摩诘、裴相国之伦，何益人事？佛、儒

相资，杨大年、赵清献辈乃可与有立耳。足下自言以恕待人，违道不远，勉力行之可也。朋友隙末，最可痛心。然仆所经历，如此者尤多，亦只可以理自遣。季刚性行，恐难免於乱世，是则深可忧耳。书复，即颂起居暇豫。

章炳麟顿首

十一月二日

一九二七年

觇斋足下：得书论丧服废兴之义，今世衰道微，虽亲死不葬，临殡入内，世亦谁以为訾者？若因循颓俗，无事以名实征诘也。其犹欲酌损旧制，今当今可行耶？昔人云，毋轻议礼，盖东原与任幼植书已举以为戒矣。所论礼经丧服，多封建男统之制，今不可行。按封建与男统，固非一事。封建者，至郡县制成而废；男统者，无时焉可废者也。生人之初，知有母不知有父。渐进始有父系，今社会学家亦以是分文野。顾欧洲诸国，东及印度，犹未能纯为父系者，有二事焉。一舅之名与伯叔父无异也；一女子得继其父，再传遂为母系也。唯中国脱然于是，斯正文化之至优著者，岂可与封建同论哉？秦秀之议贾充也，不言其弑君乱政，而言其以外孙为后，昏乱纪度，应谥曰荒。古之视此，如是其严重也。今鄙俗亦有以赘壻承统传至外孙者，士大夫素未尝行焉。欲举此美俗与封建一切屏之，其比拟亦非伦矣。所举丧服三事，尊降独封建有之，《开元礼》以来铲削殆尽，此当与时变易者也。为

人后者，降其父母，此本后大宗尔。晚世之为人后者，非后大宗也，犹为所后者斩，而为其父母齐衰，不杖期，斯乃缪于礼经，亦宜举正者也。唯父在为母齐衰杖期，此古制之可间者。大氐殷周间母系犹一二未绝，亟为矫正，则不免过其直。顾念《荀子·礼论》有言，「至亲以期断，然则三年何也？曰，加隆也。」今父在为母期者，直不加隆尔，非有所减损明矣。且杖期与不杖期其别有二：一，不杖期，首尾十三月，杖期有禫，则首尾十五月也。以十五月，故容有经三甲子者。故古者亦谓之三年之丧。（《春秋传》：「王一岁而有三年之丧二焉。」谓长子斩衰三年，妻齐衰不杖期也。）一，齐衰有四升、五升、六升之异。不杖期，皆在五升以下。杖期之服，为母则四升，此与斩衰，正服三升，徒以一升为差，与斩衰义服三升有半者，其精粗殆无以辨矣。盖母与妻至亲也，齐衰杖期独为母妻有之。虽尊如王父，亲如昆弟，皆不得比焉。斯亦见哀母之笃矣。由周而来，讫于秦汉，戎狄寖

远，父系斠定已如画一然，不待於别嫌明微。唐时尝改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此于今日可行者也。《明集礼》又加隆为斩衰，此乃见其一端，不可通于类例者。父母之恩一也，嫡母、继母，则恩与父异。为因母齐衰三年，则似杀；为嫡母、继母斩衰三年，则过隆；若为之分别耶，为妾母斩，为君母齐，于义又不可，故不如通为齐衰三年之适也。若夫哀毁之情，起居之节，因母则如父，嫡母、继母则杀焉，是之屈伸制礼者，固不以一概定也。大氐议礼服者，唯《开元礼》为得中，小小过差，当为之补削，令归于善。《礼经·丧服》，则有封建世卿之制，《明集礼》则有随情恣改之缪。最缪者，如妇为舅姑三年，嫡子为庶母杖期之类。其不可行者固多矣。来书又谓遮拨礼教，与提倡礼教者皆非。夫今之遮拨礼教者，非固情有所不安也，訹于异国之俗，而慕其虚华，或妄为论议以通之。是乃华裔之辨，非

是与非之辨也。提倡者所苦无其学术，高者为礼经所困，下者为胡清习俗所渐。然与夫一意遮拨者，固不可同日而语矣。黑沙缠袂之制，今时华士多行之，犹未遍于齐民。计其陵迟之始，在清时已有其端矣。清固夷也，不习礼教，故丧服但有白布袍衫，而无衰制。入关之始，士民虽去冠带，从胡服，独丧服犹依古。久之，士人入仕为吏者，渐依清制，亦衣白布以居大丧。衰制渐微，犹不绝如线。欧洲诸国之以黑纱缠袂，视清时之白布袍衫又杀矣。以文学工艺计，欧洲诚胜胡清远甚。若以礼教相格，则二者正无异也。胡为必废衰制而从黑纱缠袂之俗邪？或曰衰不当物宁无衰，此于古言之可也，自宋末行木绵布，麻织日稀，今独沙门尚服之。故《明集礼》辨五服等次，但以麻布精粗生熟为校，不复计其升数，此由织纴之变为之，不得以古道绳切也。或曰，古吉服殊衣裳，凶服亦依其裁制为之。今吉服皆箭袖长衣，独凶服顺古，此龃龉不相入也。夫变冠以为帽，变衣裳以为袍衫，唐宋已然，而

凶服不变者，以凶服不必与吉服同制也。且今之军服，固与吉服异，法官又依仿古服为之。于此不责其同，独凶服必责其同耶？今所以存国情者，固非独丧服一端，然苟有存者，不敢废也。何必震于殊俗，怵於异言，以变吾之故常哉。所论礼古经事，他日当审之，今先为此以报。

章炳麟顿首

民国十六年十一月廿八日

觐斋足下：又得手书，具悉。足下以议礼者非其人，又非其时，因是激发，讥及礼制。不知今之时与项城秉政时异也。夷言珍说，鼓扇群盲，人纪几于扫地。一二硁硁者，以存礼自誓，此不可谓非中衢一勺。昔者，刘岳《书仪》作于后唐之世，岳之书虽多可笑，要之当议其学识之差，不当议其非时也。假令有如马季长者，出而议礼，其学识既无可问，又不必议其非人也。渊明云：「区区诸老翁，为事诚殷勤」，足下

当审思其言。若夫政府所遣领录之人，且可勿论，如修史之有总裁，亦虚名耳。《隋书》不以长孙无忌废，《宋史》且不以脱脱废也。民国初载，丧服未定，（既未定丧服，不知谁死为有丧，不知黑纱为谁而缠，此真可哑然一笑者。）遂以黑纱缠袖为式，此犹胡清入主，唯有白布长袍以居丧。道光时始定通礼，前此未有丧服之制也。然汉人仕宦者，亦未肯竟从时制。故事具在，今亦当沿其例。更推之前也，汉时曹褒定礼，盖亦无士庶丧服。故《后汉·礼仪志》但有天子大丧，不及士庶。《舆服志》亦无丧服。汉时郡太守死，掾属或为服斩衰，此必非中朝所定可知。汉世经儒，乃自从丧服经行之也。唯今所谓「遵制成服」者，于名非是。有改为「遵礼成服」者，此为得之矣。《士礼》、《开元礼》、《明集礼》、《书仪》、《家礼》皆得称礼。前引《荀子》至亲期断之说，

足下疑古者丧期无数，不应有此。不知《荀子》自以例推，非谓古有此制也。父之兄弟，祖之兄弟，皆无大功，丧期一等，即服小功。知服期者，本应大功也，以父之兄弟与祖皆本应大功，则知父本应期也。此所谓以例推也。

足下又疑祖母不传重，何以为祖母后者亦三年。不知祖母与祖父一体，不得轻重相绝。为祖父后者，斩衰三年，则为祖母自不得不齐衰三年也。继母如母，足下疑其泰过，不知伯叔母已服齐衰期，父在为继母自不得不齐衰杖期，父殁为继母自不得不齐衰三年也，此皆义服，衰之粗细，当与正服殊矣。若慈母与庶母慈己者，等衰绝异。从母之服，稍加于舅，此则不容无疑者。今人则于庶母慈己者，虽无父命，亦以慈母之服服之，季刚是也。又不可以为训。若如明、清之制，庶母虽不慈己，亦以杖期服之，则慈己者自当加至三年。然庶母杖期之制，亦仍不可为训也。此当集合礼家，酌定其制，非一人所能专断也。舅与从母同服，贞观已有其制，则亦且从贞观

可也。大氏《士礼》尊降之制，汉已来已不行。其余诸条，有于人情稍远者，《开元礼》已渐为变更。今人服制似当以开元所定为允，《明集礼》则太妄矣。《开元礼》仍有于人情不近者，则当会集经儒，斟酌损益，断非一人所可专辄也。诵诗三百，不足以一献，故曰毋轻议礼，愿足下慎之。此复，即问起居清胜。

章炳麟白

十二月十七日

一九二九年

缌斋足下：得书知欲为《三礼辨名记》，此事体大，恐非一时所了。既以礼为郑学，而又不满于郑君傅会之说，则用思益不易。鄙意《周礼》、《仪礼》本无纠葛，唯《小戴记》杂以今文，郑君欲为会通，遂不免于辞遁。今于《小戴》不合者，直驳斥之可也。至夏、殷文献，本无可徵，郑说原非有明据。然如封建地域之事，亦不能谓其尽诬。旧说夏殷建国，诸侯大者无过百里。据玉帛万国之文，则知其区域不过如此。《逸周书·世俘解》称武王遂征四方，凡憝国九十有九，凡服国六百五十有二。使皆如周制，自成国方三百里以上，其封守必备，焉有二三月间吞灭至尽也。周制虽更夏殷之旧，然无功叨窃者，虽侯国亦不过百里。《春秋传》称王命曲沃武公以一军为晋侯。一军，小国制也。故子产对晋人言，天子一圻，诸侯一同。明指武公始封言尔，其大者又或逾五百里。如平王东迁，以西周畿内之地尽予秦襄公，则大至方八百里矣。《孟子》视诸侯一同，以为常法，故误言公侯皆方百里，

非采之夏殷，然夏殷亦正如此也。旧说《禹贡》地方五千里，除去荒服，则九州之内方四千里。唯史公谓甸服在王畿外，故马季长说五服方六千里。然则除去荒服九州方五千里。案据禹贡山川之迹荆州南至衡阳，或抵五岭而止，约在北纬二十五度半，冀州北至碣石，约在北纬三十九度半，相距十四度。于今为二千八百里，于古则三千八百里弱。以汉虑傂尺当今营造尺七寸四分为率，古今里法各长一百八十丈，故以七四除今里，即得古里。则与欧阳诸家所说中国方五千里，除去荒服，即四千里。合。若据《尧典》北至朔方，南至交趾。交趾至少在今龙州以南约北纬二十二度，朔方在今宁夏以北亦约北纬三十九度半，相距十七度半。于今为三千五百里，于古则四千七百里强。则与史公、马季长所说方六千里除去荒服方五千里。合，大致如是。而异议所引，五服相距万里，为唐大无据之词也。《周官·职方》：

「王畿九服，相距万里」。《职方》本穆王时作，见《逸周书》。似非周公之旧，即《大行人》所谓「九服朝会之期」，恐亦穆王时改定。据自要服以内，相距七千里，东北至医无间，在北纬四十一度半，而南方山镇，但举衡山，未必以衡山为止境，或自杨州转而西，南至日南境，汉《地理志》以交趾、九真、日南属扬州。北纬十五度半，去医无间二十六度。于今为五千二百里，于古七千里稍强也。穆王独勤远略，故疆域甚广。然荒服则不可知，或当北抵肃慎，《春秋传》以肃慎为北土。西极瓜州，今安西州。南极北户，赤道下，今爪哇地。则有古万里之数也。若《王制》方三千里之说，于《禹贡》山川已不合，北不尽恒山，则与《职方》北至医无间者更悖矣。殷时区域虽小，箕子尚可据朝鲜，高宗亦尝伐鬼方，相距亦不止三千里也。此据荦荦大者言之。若夫郑说禘祫，似亦糅杂今古文为言。《周

礼》无禘祫之文，肆献祼馈食，今人已知为庙祭通制，非指禘祫。案《周礼》但言大烝，《春秋传》言尝禘，《记》言大尝禘。夫四时之祭，祠礿简而烝尝备。疑古者禘祭皆于烝尝合祭群主，非烝尝外别有禘祫，亦非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也。《周礼》所谓「四时之间祀，追享、朝享」，间祀或因事特举，追享或即享先公。《司服》有享先公之文，如不窋、公刘，去成王、周公远矣，必不在庙祭之列。亦不必是禘祫也。《春秋》所谓大事、有事者，因事须褒贬而书，故与烝尝异文，又非烝尝之外别有大事、有事也。《春秋传》称烝尝禘于庙，明禘即烝尝所行。《楚语》称「日月会于龙𪓰，百嘉备舍，群神频行，国于是乎烝尝，家于是乎尝祀」。韦解「群神频行」曰：「频，並也，言並行欲求食也。」然则大烝合祭，正遂群神並行求食之志。其非别有禘祭明矣。此鄙人所新见，不知足下云何？又五冕之制，郑傅会《虞书》十二章，以华虫当鷩冕，以宗彝当毳冕。夫三代异制，周何必袭虞。《王

风》称「毳衣如菼」、「毳衣如璊」，是即天子之大夫衣毳冕者也。如菼、如璊，必非指虎蜼之饰。司农以毳为罽衣，正与《诗》合。鷩为何物，今虽难言，司农但说鷩为裨衣，是亦不以为华虫。近王壬秋谓鷩为羽衣，似有可取。后代鹤氅之类，岂因缘于是乎？此亦参取先郑以与康成立异者，足下宜详之也。《王制疏证序》大致近是。先师以为素王新制，真乃率尔之言。观其别言周尺，又言今以二百四十步为亩，是岂孔子豫识其事？纵未必尽出汉文博士，亦必在秦汉间矣。足下以为《新书》、《繁露》之流，拟议亦合。《戴记》多杂汉初著作，非独《王制》一篇。如《大戴记·公冠篇》且明著孝昭冠辞矣。书不能尽，且觕举大较以复。

炳麟白

一月三十日

再《王制疏证序》文辞宜稍令平易，不必慕为醇古，方令习者易了。

麟又白

一九三一年

觇斋足下：得书，並先寄《国学丛刊》三册，俱悉。近作《汉儒识古文考》二首，大致谓汉代学者说经或有是非，至于文字，则无肊决之事。一由汉初八体试吏之法尚严，二由汉初故老未尽，故读古文经者，得尽识其字，无所疑滞。逮及元鼎以后，始有古文专家之业。而自儒生以外，吏人犹往往知之，于汉碑可验也。后之作钟鼎释文者，绝无传授，以肊释为何字，此所谓不知而作者矣。已属鹰若缮写，当即寄奉。洛阳所出晋《辟雝颂》，应先参考《晋书》，始可论定，近人伪作古碑者多。未知足下有此暇晷否耶？闻足下治《三礼》名物，学子或言须有古器质验，斯语甚缪。古器唯金石堪以永存，若布帛革木，势不能久，非凭旧儒传说，何以为徵耶？亦可见近代学子之愚也。书复，即问兴居安隐。

麟白

十一月十三日

䌹斋足下：前寄《汉儒识古文考》二通，想已接到。得来书並释祧一首，大体不误。古庙制宜再精考。韦玄成、刘歆与郑氏义多不同，即《记》称诸侯不敢祖天子，而鲁有周庙，郑祖厉王，亦非记所能通，此事恐须博考经籍，非一家之言所能了。禘祫说鄙人亦不敢专依郑氏，盖三祫五禘之说，不过《公羊》与《纬书》所言，于鲁且未必然，况可云百王通制耶？审思说礼固自不易。盖孔壁逸经与七十子后学者所撰《礼祀》，今皆不存。如近代定海黄氏之伦，研精覃思，亦无过管中窥豹而已。足下更有何术可以解疑祛滞，愿深思之。此问兴居清胜。原稿附上。

章炳麟顿首

十二月二日

再者：马氏注《礼》，唯《丧服》一篇。三国以来，解此数十家。后来补苴遗漏者，文在《通典》，大体可知。鄙意以为古礼可说，及今尚循用者，唯有此事。

麟又白

一九三二年

缃斋足下：承钞唐君《清室四谱》，来示以猛可帖木儿为孟特穆，仆与友人陈佩忍已有此疑。以董山为充善，以脱罗为妥罗，声皆相似，其比合亦巧矣。然如是，则清不出范察，而出猛可帖木儿，此一大疑事。且猛可帖木儿三子，童仓、董山、阿古悉也。孟特穆二子，充善、褚宴也。童仓为董山之兄，则充善不得为长子，而童山之名于褚宴又不相会，则支离愈甚矣。据《清实录》自述世系云，肇祖生充善，充善生锡宝齐篇古，锡宝齐篇古生兴祖，兴祖生景祖，景祖生显祖，显祖生太祖。是肇祖去太祖六世也。而崇德、顺治两次追王，及今永陵葬处，皆只肇兴景显，而无充善锡宝齐篇古。顺治追王时，有《告天地文》，竟称肇祖为太祖之高祖，与前相去六世之谱不同。窃意太祖以前本无文字，谱牒不具，以口耳相传，妄取充善，锡宝齐篇古置肇兴二祖间。天聪初修太祖实录因之。崇德以后，悟其非是，又更订正，故只为四世。夫文字或难徵信，而山陵则形迹皎然，固宜以

四世为定。充善之为董山，妥罗之为脱罗，容或近之。要之，以此二人置肇祖后，则必崇德以前传闻之误也。盖孟特穆于猛可帖木儿为从孙，而其音相似，是以清人先有此误，今则不得不据陵墓追王之迹以正之矣。

《明实录》所谓纳郎哈者，于天顺、成化间领右卫，此则范察之后也。纳郎哈既诛，无子，以其叔卜哈秃，然则纳郎哈为范察嫡孙，而卜哈秃为范察庶子。何以徵之？天都山臣《建州女真考》，叶向高《女真考》，茅瑞徵《东夷考略》皆云董山诛后，其后与凡察后皆得袭，则卜哈秃断为凡察后也。卜哈秃自成化六年袭职，至嘉靖三十一年犹在，在职八十三年，年近百岁，（据《清实录》范察再传至肇祖之说）其子则肇祖也，孙则兴祖也。而父祖在，时年已长老，未尝当方面为大酋，或先其父祖而卒，是以中朝无闻焉。仆所考证如此，似较唐君为确矣。

再范察自朝鲜归与董山争印，卒分左右卫，其人渴于权籍如

此，必不隐身以终。范察先与兄猛可帖木儿同处赫图阿剌，非其孙孟特穆始居之，此皆清旧史之误。推其以范察为祖，断不可易。以清显祖及同族阿哈纳皆王杲部将，杲领右卫，则显祖阿哈纳必右卫人也。

所谓猛可帖木儿者即左卫始封之人，其与阿哈出本是一家。何以知之？以《明实录》载凡察、李满住，同以逢吉为叔，则猛凡与李满住当是同堂兄弟，而猛、凡之父当与释家奴为同产，则阿哈出为两方之祖。如或少疏，亦必同族也。

苏子河者，据《清一统志》在兴京城北半里，非苏克苏浒河也。苏克苏浒乃夷语，译言鱼鹰。苏子河则汉语。《汉地理志》玄菟郡高句骊有南苏水是也。高句骊城旧迹，今兴京尚有之。据《清一统志》。则兴京正汉高句骊县，为玄菟郡治也。

灶突山即呼兰哈达，清语灶突曰呼兰，峰曰哈达。唐君说是。《一统志》兴京有

烟筒山，石烟筒山，烟筒即灶突，古今异名而义一也。今兴京烟筒山，土俗语仍然。唐君想亦好学深思之士，如能见之，与相评订，何如？王杲究与清同族否，竟无明证。据《实录》，嘉靖三十一年卜哈秃犹在，而《东夷考略》称嘉靖三十六年王杲已领右卫，相去财五年。唯与清为婚姻，似非同族，故前书疑以搢袭者。据明会典土官袭替例。犹望更检此六年中事状也。

章炳麟白

九月十二日

一九三三年

砚斋足下：来书称古、今《尚书》原本，皆古文，传习皆今字，其说近是。鄙意昔人传注本与经文别行，古文家每传一经，计有三部，与近世集钟鼎款识者相类。其原本古文，经师摹写者，则犹彼之摹写款识也。其以今字移书者，则犹彼之书作今隶也。其自为传注，则犹彼之释文也。但彼于一书中分作三列，而此乃分为三书耳。伏书旧简，盖未尝传之其徒，所传者，只其移书今字之本。孔书旧简，虽入秘府，而摹写古文之本，与移书今字之本，必並存之。何以知其然也？《后汉书·卢植传》：「植上书曰：古文科斗，近于为实，而厌抑流俗，降在小学。中兴以来，通儒达士，班固、贾逵、郑兴父子，並敦悦之。今《毛诗》、《左氏》、《周礼》各有传记，其与《春秋》共相表里，宜置博士，为立学官。」则知汉世所称古文经者，其科斗之书並在，非独今字移书而已。《说文》引《周礼·匠人》：「广尺深尺谓之く，倍洫曰巜。」引《虞书》「𦁫类于上帝。」其移书今字者，当作甽，浍𦁫，必

不作《《[illegible]》也。（改古文之形为隶古定，此唯伪孔有之，汉人不尔。）此《《[illegible]》诸文尚在，则知许氏所见为摹写原本，可知。《说文序》称壁中书及张仓献《春秋左氏传》，而谓郡国所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则知壁书、仓传，许氏曾见其摹写之本，故得与鼎彝相似也。是故追论原始，则古、今文皆是古文。据汉世所传授者，则古文家皆摹写原文，而今文家直移书今字，实有不得强同者矣。至同一古文经典，而诸家文字或异，此乃其训读之殊，非其原文之异。《经典释文》所云某家作某者是也。然自马氏以上，本经与传注分行，故经文与训读之文有别。逮於郑氏，直以己意改定经文。（《周礼》所云故书作某者，故书乃经文旧本，而今之著于经者，则郑所改定之字。）由此观之，古文传至郑氏，则亦等於今文，《释文》宜必非臆造者。独宋次道、薛季宣所传，则不能明徵其是。宋、薛书既不足以定枚氏真本，枚氏真本又不足以定壁中古文。扶微保

阙，唯《三体石经》。倘见其真，其余则文字近古者差踶耳。若乃立说同异，古文家亦不尽有徵。非徒成周之制不可以说四代，经文简质，行事不尽详。古文师所说事状，其果有根柢否也？《大传》为今文之祖，伏生生秦时，其言或有徵。顾古事异论，自周末诸子已然，伏生视诸师差前，于诸子则晚。其所记录，亦犹蒙恬述周公事矣。仆谓四代之事，难尽悉也。周事辅以它书，则不如《逸周书》。太史公《周本纪》述克殷事，盖全取《逸周书》文，以为考迹古文者宜然。顾马、郑未暇是耳。来书述治《书》四术，大致皆是，欲尽明则不能也。所论伪孔传作於何人，昔人或疑为郑冲，或曰王肃。肃之说与伪孔既有异同，冲在巍世与何晏同篡《论语集解》，而孔氏《论语训说》世所不传，独於斯时见之。疑《论语训说》与《尚书传》皆冲所讬也。冲年最老寿，逮晋世为三公。《三体石经》之立，正冲所亲见者。其多所采摭亦宜。肃卒於甘露元年，亦在《石经》立后。《论语集解》引肃说已

多，肃之视冲则行辈为先，故伪传亦多取肃义。肃善贾、马，而薄郑氏。今伪书文字，顾有异於马、同於郑者，宜必冲所定也。

章炳麟顿首

三月五日

书成后，又疑二十五篇伪书为肃所集，其它篇改定文字及伪传则冲为之。又白

再者，太史公问古文於孔安国，《书序》为今文所无，独古文有之。太史所录，其文字多与今异。孰为壁经旧文，孰为后改，虽未可以一概论之，乃如三艐作㚇，中虺作𤳳，异亩同颖作母，肃慎作息，马、郑皆同。伯冏作臩，文皆近古，疑壁经本然。旅天子之命作鲁，则知壁经本作𣥠字。古文多以𣥠为鲁，故史公读为鲁，后儒读为旅也。帝告作借，汝鸠、汝方作女鸠、

女房。女字必是旧文，作汝者唐以后改耳。大堌作泰卷，归兽作狩，虽未知史公所书与今通行之校本孰为得真，要亦考古文者所有事也。又白

一九三四年

绲斋足下：前得手书，云《丛书》须俟年底蒇事。现新历年久已过去，想所谓年底者，自指旧历言也。《书经精校》自然缓出。但今之所患者，东邻责言，正如痎疟，交春必当再发。报载仪酋称号，及郑酋国都不变事，令人毛戴。幸而力能拒之，北平市已遭蹂躏，不幸退衄，更何可言。望校仇从速，并督工人速为剜补，必须于立春前毕工，庶免殃及池鱼之虑。至要至要！特肃，即问起居康胜。

章炳麟顿首

一月九日

绲斋足下：本月十日将所说《古文尚书》一册用双挂号寄去，并信书一函，想可收到。《丛书》之刻，阴历年底可成否？前足下言刻成后当好派一人经理买卖，今亦未得其人。足下且任其事可也。学会款项恐将用尽，但亦不宜遽停。足下且简

单作一宣言，不必固辞也。此间兴居康胜。

麟白

十四日

䌹斋足下：驻苏一月有半，无日不在亢阳之中。江南粳稻殆已槁尽，而北方方苦泽水，气候不均，乃至於此。近以执热为患，无暇研精，日诵范文正、司马文正二集而已。学风败坏，殆难振救。在苏新收学子数人，视前者皆不相及，盖根柢素薄使然。季刚、旭初辈在金陵教学数年，学子成就者亦无过三四人，此皆可遇不可求者。人材难得，过于隋珠，未知后起者又何如也？拙著各种，想校改已毕，未审何时可令装钉成就。此间学子望此亦亟也。特肃，即问起居康胜。

同志均候。

章炳麟顿首

七月二十日

一九三五年

觐斋足下：斗历又移，衰年正觉时去之速，而强壮者正务精进也。拙著数种，自去年七月廿五日得信后，未有音耗。顷来又逾半岁，未知能就绪否？刻字铺一味懈缓，不可不力加催促。计自前三岁时付梓，今已实足两年有零。此间学子亦望此甚急也。书此，即问起居康胜！

章炳麟顿首

二月十六日

觐斋足下：得二十二日书，乃知书未刻成之由。玄同杂务本较人为多，事既延缓至此，不得不交足下专办。凡事独任则速成，两任则中堕，亦必然之势也。可以吾意示之，並将稿件取回，以趣敏疾。不然阁置许久，兼恐稿本损失，此亦一虑也。再者，《三体石经考》系玄同手书，后附，跋尾亦玄同属为之。如其思想蜕化，于前跋又有不惬，不妨将前跋删去，但谢其写校之劳而已。麋鹿食荐，即且甘带，孰知其为正味

也。书此，即祈照办。顺问起居，不具。

章炳麟顿首
二月二十五日

觋斋足下：得玄同来书，其辞平正而衰委，非蜕化，实缘病困。且刻以阴历三月之杪，必可出书。如是自堪慰藉，已复书止其哀痛矣。玄同以半农、晦闻云亡，时时出涕，不可谓非有情人，其得病亦颇类中风，所谓神经性者是也。始慕稽阮，亦为增病之药，今慕颜之推，庶几得侯氏黑散矣。足下近岁所作何事？岂已学校一切不处耶？仆每念近世学校中人能理小学者多有，能说经者绝少。间有之，大氐依傍今文，指鹿为马，然尚不可骤得。足下能明《三礼》名物，最为核实。此之一线，固不可令绝也。近欲宣说经义，与众共之，尚苦学子读经者少，诲之谆谆，听则藐藐。此亭林所以开读经会

也。书此，即候起居康胜。

章炳麟顿首

三月三日

绳斋足下：得书询及《易》义，卦气、纳甲之与先天，其为方士传会则同，理堂所说得之矣。及其以文字音训相涉者，展转比例，是则作易者先择数字，以为骨核，然后著笔为之，恐拘挛太甚尔。商瞿传《易》，今其大义不可知。施、梁丘，亦无一字存者。独孟氏尚有遗说，又无以得其要领。自是传费氏者，季长、景升之术最微。郑、荀与虞、费、孟殊贯。恐虞氏非真孟氏，而郑、荀亦非真费氏也。仆之有取於王、程者，亦谓其近道耳。非谓三圣之旨，尽于是也。读王注者，当先取略例观之，其言闳廓，亦不牵及玄言。程氏即往往以史事证易。二家所得，独在此耳。足下意好治《礼》，以此教授，亦足自立。《易》义置为后图可也。抑足下曾言，

《书》、《诗》、《书》、《礼》可解，《书》、《春秋》难解，仆谓《书》亦略等耳。以训故文曲言《诗》，视《书》为易知。顾《书》犹有事状可凭，《诗》自正雅而外，其事状多不可知。毛比三家优绌且勿论，然三家篇义存者几何？而毛《小序》犹全，正使圣人复起，舍毛氏亦何所据？比深求之，《序》亦无以使人冰释理解。若自定篇义，又所谓不知而作者也。曾记魏氏《诗古微》以《小雅》言共人者，皆指共伯和，说为历王流彘后诗，此与伪子贡《诗传》指《陈风·泽陂》为伤泄冶者同为可喜。胜於晦庵诸公之任意诬蔑。然终蹈不知而作之弊。吾独且奈何哉！慢性气管支炎，仆今亦患此一岁矣。日以银杏五颗捣碎服之，稍有效也。书复，即问起居康胜。

麟白

三月十五日

觇斋仁弟足下：得来书谓形声义有不相应者，因举男女父母

四语为证，而谓有此语时，至少五万年，有此字时，至多不过五千年。鄙意父母之语，发于自然，容初有生民已尔。男女之语，何时出口，则不能知也。庖牺作八卦，但有乾、坤、坎、离等八名尔，其余果作何语，谁能验之？其夏种未兴以前，蛮夷鴃舌呼男女当云何，更不可校。既有男女二语，训任、训如，当亦与之同起尔。父母为孩提弄唇吻语，四裔悉同，自不能以矩及牧为训。此与男女校然有异，无待繁言。来书又谓罢即疲字，从网能，即谓无能，斯说近之，然不如竟从网能本义为言。熊在网中，尽力求出，终于困惫，是即疲义。若以网为无义，事属声借，恐造文时未必尔也。

再，前得复书，论薛氏古文事。足下于此，翻检果已审否？鄙人观其文字，诚有出唐写《释文》外者，如肆之作𦅸，斁之作[illegible]，皆本《说文》，而与《释文》正义不合。至如有皆作广（又之变。），威皆作[illegible]，共、恭皆作龚，则与《三体石经》字例悉

合，恐非出于臆造。大氐开元改定，枚书真本已亡，而《释文》犹在。开宝又改《释文》。然《释文》原本，孙奭、贾昌朝犹及见之。薛本盖即宋次道等所为，辑录《释文》兼采《说文》引书之字，以成此本。虽不尽合于梅氏，反有合于汉时古文真本者。其足利本古文，则古字较薛为少。然如分北三苗，薛只作北，足利乃作　，是仍有采摭异书者。今所见《释文》残本，不过《尧典》、《舜典》二篇，欲求其全，则以《汗简》为正。盖成书在于周时，《释文》原本尚未被改窜也。如云《古文尚书》无[illegible]字确与《释文》相应。以《汗简》校薛本及足利本，薛本于《释文》外采摭稍繁，足利本于《释文》内搜辑未尽，皆未如《汗简》之诚谛矣。今郎调任事仍属旭初为致力，未知有以藉手否？书复，即问起居康胜。

麟白

五月七日

觋斋仁弟足下：二十一日得玄同书，并拙著十六部，今日又得手示。此书经营二岁有余，方成剞劂。足下与玄同力亦惫矣。初阅前二册，有三字（已示玄同）写误，后二册足下能更校之，则误字可尽矣。然后或刻单字印原字傍，或作勘误表，庶几尽善。来书称卖价拟定五圆，而以南中事付之景郑。按以刻资并印刷纸张费，合计须销至五百部方得够本。然书坊经卖，最低亦须扣二成，则原主祇得四圆。南中虽托景郑，亦发书坊而已。如是须销千部方得够本。足下宜更作书致景郑。原书尚未交去。明定折扣，并将年终交帐之处开示明白，然后可从事耳。景郑住苏州南石子街，邮寄必无误也。

麟白

五月二十三日

觋斋仁弟足下：变乱以来，未通尺札。闻北京大学受东人威胁，有意南迁。如玄同辈於北平植根已深，恐不能舍之他去。若夫己氏者，颇有邦沟之名，疑其乐处北平，而南迁则虚语也。五四运动一案，此曹自谓间世奇功，其实当时危急，本非南宋之比。而曹、章辈亦未至如汪、黄之甚。击之者，虽云义愤，固不可与陈东同论。今则汪、黄果再见矣，而竟未闻有击之者，然则前功固已尽弃，乃夫己氏得意之秋也。闻遇夫早离北平，今日教育界中可与言者，尚有几许！足下亦植根北平久矣，此后进止当何如耶？拙著自样本来后，略赠学人数部，其出卖之品，已寄景郑否？足下前欲取足利本《尚书》以定枚氏真本，是否即据《七经孟子考文》所载定之。又闻北平有欲将古本集刻者，恐东方所有，亦不过采足利本。其敦煌石室所出者当祗据未改本《释文》搜集为之。计枚书自天宝改从今文后，至宋初已二百年，旧本不必尚在，唯《释文》则於开宝改定，郭忠恕辈固尝习未改本者，故《汗简》

所录《尚书》古文，多得枚氏之真。即宋次道、王仲至所见，亦必据《释文》集录者。当仁宗朝去开宝未久，杨备、贾昌朝曾见未改《释文》，则亦何疑于宋次道邪？若谓隶古定原本至宋尚在，恐未必然。即足利本果否出于唐世，亦未敢质言也。然深究此事，与今日国事有关亦不得不从缓矣。溺人必笑足下，得无哂其非时否？率意写此，即问起居无恙。

章炳麟顿首

七月四日

再：前玄同属为刘半农题墓，已复书令裁纸样，而竟不来。想多难时不暇顾此耶？试往敬之。

麟又白

觙斋仁弟足下：景郑交到来书，并银币一百零一圆，所拟办法，尽可照行。南中尚苦寄售太少，欲得续印耳。季刚突于

昨日去世，深有祝予之叹。其弟子传业者，亦尚有一二人，遗学不至泯绝。而身后著述无传，亦由闭距太严之过，真可为太息者也。书此，即问起居康胜。

麟白

十月九日

觙斋仁弟足下：得复，於中央作教事，尚有踌躇。在足下或以舍旧图新，不幸挫折，反成笑柄为虑，此则计虑太周矣。南都学风较北京为平正，学潮既少，学子於闻望素深之人，亦皆帖服。据旭初来书言，人闻觙斋当来，相庆得师，此见群情敬信，足下似不应恝视之也。况近世经术道息，非得人振起之，恐一线之传，自此永绝。从以小学文学润身，未足为贤者识大之道。足下研精经谊，忍使南土无继起之人乎？来书言主任中院国学系十余年，此诚不能忘情者，至东北大学，尚非根本所在。仆意于东北大学不妨就三个月前辞去，

而中院且觅相当之人。旭初意亦了此，故拟发聘书，以明年二月为始。此三四月中，则悬榻以待也。前问旭初，如缌斋不来，任说经者更有何人？旭言无有。因问邵君瑞彭如何？旭曰，此岂可与缌斋並论。观其用意，除足下外，更无人胜任者。按之事实，亦信如是。竟荃亦曾求为推毂。仆念竟荃之学，尚亦不逮邵氏，故未能为言。且北平之非乐土，日苏之必有战争，足下亦筹之甚审。然爆发之期，恐须俟一二年。乘此空隙，以家累次弟南移，终较临渴掘井为易，此则仆所为借箸代筹者也，愿重思之。

麟白

十月二十日

一九三六年

觇斋老弟足下：客腊旭初来，言足下已允就中央大学之聘，喜甚。此间自去岁设国学讲习会，《五经》、子、史皆错杂讲解，虽日不暇给，意谓聊胜于无。经部《尚书》、《春秋》由仆自行演讲，《诗》、《易》亦尚有人任之。唯《三礼》非足下不可，然亦不务繁博，以大体疏通为主。自金陵至苏，道途非远，星期一日，足下中央无课，务请每月来此两次，车费当由会中支付，万望勿却。特先布意，顺问起居康胜！

章炳麟顿首

一月三十日

觇斋老弟左右：前得书欲为令郎调缺，仆素不知为省委与部委也。问之金陵当道，乃悉其权在省。仆与省主席陈君绝无杯酒之欢，乃求与陈相知者为言之。荏苒二三周，卒无复示，亦不知其人果言之否？此事且须忍耐，俟有机会，更为图之。《续丛书》南方求者颇多，而景郑处闻已消尽，望更为寄一

二十部。仆近复理董《尚书》，一岁以来，所得又百余条。故《古文尚书拾遗》二卷，将来或再扩张成四五卷，精博或不逮《述闻》，然颇谨於改字。凡本字可通者，必为通之。如「黎民俎饥，」俞先生以马本作祖，祖古字作且，《说文》，「且，荐也」。故祖饥当训荐饥，是说确不可易，而却忘郑本作俎。俎、且之为同字，更非祖、且叚借所可同论。又如「予亦灿」相承读拙。不悟此后若观火、若网、若农三喻，每喻意皆相承。观火即爟火，见《周礼》注。亦即權火。则灿为火光无疑。又如「非我小国，敢翼殷命」马、郑、王本皆同，伪孔独改作弋，义过佻巧。马、王训翼为取，郑训翼为驱，翼无取义，驱殷命更益不辞。今取《谥法解》「刚克为伐曰翼」释之，翼殷命，即刚克殷命，文义始条达矣。若斯之类皆不欲改字者也。《三体石经》又出一方，归白坚武手，携至上海求卖，每字索二十圆。全石约四百余字，则须八九千圆，恐中土无

有出此重价者。乃急购其拓片以来。闻北京友人欲将《三体石经》、《熹平石经》所录《尚书》与薛氏古文、足利古文合编为一书，此亦甚佳。究之薛氏书自采取未改《释文》外兼有采取《说文》者。枚氏真本，当以《汗简》所录为正。缘此书作於周时，尚在开宝改定《释文》前也。段若膺疑开元卫包改窜《尚书》后，枚氏真本已不传。不知枚书虽亡，而释文固在。唐、五代、宋人辑录《释文》以成之十八篇，不待亲见枚本也。仆于薛本亦往往有所采焉。

麟白

𫄸斋足下：再论古文《尚书》一函，想已收悉。近因思莫高窟《释文》残本所引，云《说文》古文者，则取之许书；云古文者，当取之《石经》。盖梅氏所献《尧典》与后之取王注本而名为《舜典》改作古字者，于《说文》、《石经》实亦搜采未尽。如辟四门不作闢肆，类不作⿱双希，是其采《说文》

未尽也。徃下云古文作𨑜，雨下云作𣲑、此盖霸之古文，借为雨。𠕲，陟下云古文作𨺅，卨下云古文作𥜿，羆下云古文作𧆨，殄下云古文作𠃉。其文字或同《说文》，或异《说文》而不以《说文》标目，知所取者为《石经》，而当时改作古字者采《石经》亦不尽也。《汗简》所引称《石经》者，自为《石经》残本。称《尚书》者，则为梅本古文。唯陆氏云既是隶写古文，则不全为古字。穿凿之徒，依傍字部，改变经文，不可承用。而《汗简》所取《尚书》，纯作古文篆执，多有陆氏音义所引，而即取为正文者。此则东晋旧本实未必尔。故前书云宋次道、薛季宣所传不足以定梅氏真本也。最可异者，𦅰字见《说文》，亦见《石经》，而《汗简》𦅰下则云：「今古《尚书》无之」，是则所谓「掎星宿遗𡟰娥」者矣。《汗简》引《石经》盖得其真，引古文《尚书》未敢信其悉合旧本。梅氏旧本。且

其所引，又有古《周易》、古《周礼》、古《毛诗》、古《论语》等，魏晋以来，未见有是。即《三体石经》亦不闻有此数者，疑皆出唐人，犹清世篆文《五经》耳。其文或与《说文》、《石经》应者，则唐时功令，固以此课书学也。足下又疑后出《舜典》所作古字，亦与《石经》相应，此则《石经》摹本，晋时必自有之，隋《经籍志》所谓梁有《三字石经》，尚书》十三卷，《春秋》十二卷者是也。匆匆不及多述，以此供考。

章炳麟顿首

三月十一日

再者《汗简》所引《尚书》多有因隶古坏字转作篆执者，如誓字作[illegible]，其实隶古误𣃔作斳也。

觇斋足下：比得二书，论孔书事，而《左氏社注书孔传异同考》未到。鄙意欲知孔书为谁作，当稽之实事，不容以疑事

相质。案《尧典》正义引《晋书》云：「晋太保公郑冲以古文授扶风苏愉，愉字休预，授天水梁柳字洪季，柳授城阳臧曹字彦始，曹授汝南梅赜字仲真，遂於前晋（前字有误。）奏上其书而施行焉。」又引《晋书·皇甫谧传》云：「姑子外弟梁柳边得古文《尚书》，故作《帝王世纪》，往往载孔传五十八篇之书。（所引《晋书》今所行唐修《晋书》不载此事，盖王隐谢灵运、臧焘书也。）此载籍实事也。疑王肃曾见其书者，陆、孔二家推度之辞也。然则孔书出于郑冲，此为诚证。冲上《论语集解》已伪造孔安国训，亦其比例也。《魏志·高贵乡公纪》：「正元二年九月庚子，讲《尚书》，业终，赐执经视授者司空郑冲、侍中郑小同等各有差。甘露元年，帝幸太学，讲《尚书》，帝问曰：『郑玄云：稽古同天；王肃云尧顺考古道而行之；何者为是？』次及四岳举鲧，帝又问曰：『王肃云，尧意不能明鲧，是以试用。如此，圣人之明，有所未

尽耶？』今按所举王肃二义，今孔传亦同，帝但称肃，不称孔安国，则知冲虽伪作孔传，未敢以是授帝，盖时有郑小同同授《尚书》，不可欺也。冲于正元二年已为司空，明年肃卒，官止列卿。是冲名德在肃上，而伪造孔传多同肃义者，一以肃义多同贾，马，肃本善贾、马学，顺考古道亦贾马义，见《魏志》。二则犹《论语集解》有取于肃也。若其文字，率取《三体石经》，前书已言之。字合古文，训合贾、马，如此犹不敢讼言于众者，魏世宿儒尚多，其欺不可雠。且二十五篇伪书为之碍也。逮晋之兴，冲自太保迁太傅，其德望为时人所莫及，名儒亦垂尽矣。始稍稍露头角。晋初议六宗，司马光引安国说而破之，是必冲引安国以定礼，而司马彪就文为辩，非彪曾见伪孔传也。冲所传授，同时不过苏愉、梁柳，则杜预亦不见其书，从可知也。皇甫谧于柳所见五十八篇，帝王世纪或取之，犹当时之信汲冢《纪年》，谓其引《五子之歌》为浅人妄加者，固非，

谓其已立学官，则益为诬罔矣。若李颙《尚书集注》引孔安国以说后得《泰誓》，是或郑冲古文《泰誓》犹用旧本，而今之孔书中《泰誓》又出于梁柳、臧曹所伪造邪？以意度之，邯郸淳于魏世最为老儒，《魏略》淳在《儒宗传》。孔壁古文，独淳尚能书志，伪造孔书者，固不得不取《石经》以示信。然《石经·尚书·泰誓》犹是汉世后得三篇，且录在《太史公书》，而今文亦无大异。冲虽欲为异，亦不能也。其分《尧典》为《舜典》，自「慎徽五典」以上，亦不敢妄著一字。立意正相似。彼伪造《泰誓》者与后之姚方兴伪羼《舜典》正同。梁武不信姚方兴书，于两《泰誓》亦兼而存之，盖已烛其隐矣。二十五篇所以得伪造者，由当时无其书，非《泰誓》之例也。假令晋不渡江，人人得见《三体石经》，伪《泰誓》必不行，而伪造《舜典》二十八字者，亦不出。晋之渡江，非冲所逆知，夫安有自作衅罅，以启后人之抉摘者乎？由是言之，冲之

《泰誓》及《传》，不与今孔书同可知也。鄙见如是，愿更详之。

章炳麟白

四月三日

绲斋足下：得《经籍旧音辨证》、《论衡举正》二种，足下于旧音用功完密，所发正五百余事，洵为精善，是书即付单行可也。然前所采摭二十五卷，功力既勤，弃之可惜。且无是则旧音不全，仍宜集为一部。其有辨证者，条下注「有辨证」三字，两书各自为编，互相检核，庶几尽善。唯此种书籍宜用木板印行，约计两部字数恐在三十万以上。木刻计价，需百金千两。有好事者，当为梓行。无其人，则先藏名山以待尔。《论衡举正》未能精理，足下如能自为，则甚善。《论衡》在今日非常人所窥，较《淮南》已稍僻隐，《举正》似难单行，唯附《论衡》书后，作为校语。有此，则《论衡》

始得善本，视通津本必远胜矣。京师书籍近想更贵，不知有佳书惬意者否？鄙人近得明代官书及编年书数种，乃知满洲旧事。《清实录》及《开国方略》等，並载爱新觉罗谱系，其实疏漏夺失，自不知其祖之事。明史于此，亦颇讳之。乃笔其事状为《清建国别记》一篇，逆知清史馆人必不能考核至此，而鄙意犹以旁证过少，更欲得他书详之。明代册籍，自清修《明史》后，当遭毁灭。闻前岁内阁搜出旧案数百麻袋，其中多清初旧事，並明代公牍，亦有存者，望为访其踪迹。此件近移京师大学，主校者必以奇货视之，如有可证天聪以上事者，募书手录得数篇，则不啻拱璧矣。此问起居万福。

章炳麟顿首

五月二十四日

附录

吴承仕大事年表

吴承仕大事年表

一八八四年（清光绪十年）一岁。

三月二十日，吴承仕出生于安徽省歙县昌溪仓山源。

一八八八年（清光绪十四年）五岁。

就读于仓山源私塾，启蒙师为张建勋、汪沛仁。

一九〇二年（清光绪二十八年）十九岁。

应乡试，考中举人。

一九〇七年（清光绪三十三年）二十四岁。

清政府废止科举制度、改行举贡会考的第二年，应考取中。

一九〇九年（清宣统元年）二十六岁。

赴北京应朝考，被取为一等第一名，点为大理院主事。

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二十九岁。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任司法部佥事。对历代典章制度、三礼名物颇有研究。

一九一四年（民国三年）三十一岁。

窃国大盗袁世凯阴谋恢复帝制。一月七日，章太炎以大勋章作扇坠，大闹总统府，严厉谴责袁世凯包藏祸心，被袁幽禁。一月二十日章氏被迁往龙泉寺，七月迁东城钱粮胡同，仍被监禁。吴承仕对章氏这种勇于同反动军阀作斗争的精神十分钦佩，经常到章氏被监禁的地方探视，送衣送饭；在此期间，还经常与章氏通信，请教学问。吴承仕受业于章氏门下，自此开始。

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三十二岁。

吴承仕常到钱粮胡同探视幽居中的章太炎，章氏口述玄理，『令其笔述』，名《菿汉微言》，共一百六十七则，多数是发挥印度哲学和有关中国先秦诸子、宋明理学思想的记录，也有一些讨论文字音韵的笔述。于北京铅字排印成本，后收入浙江图书馆本《章氏丛书》。章太炎在《自定年谱》中记述了与吴承仕的这段经历：「歙吴承仕检斋时为司法部佥事，好说内典，来就余学。每发一议，检斋录为《菿汉微言》。时袁氏帝制萌芽已二岁矣，往日当事数遣客来伺余意，道及国体，余即以他语乱之。间亦以辞章讽刺，《宋武》、《魏武》二颂及《巡警总监》、《肃政史》二箴皆是时所为也』。

一九一六年（民国五年）三十三岁。

吴承仕收到章太炎撰赠的一幅对联，联曰：『瑜伽师地论不二，人间两足尊方生』。署款为：『支那白衣章炳麟顶礼赞颂』。吴承仕按章氏嘱意将对联挂于释伽像旁。

一九一七年（民国六年）三十四岁。

各派军伐争权夺位，政治动荡，吴承仕出于对现状不满，每日上午十时至司法部『画卯』签到，下午五时即回家读书、写作。

一九一八年（民国七年）三十五岁。

与庞敦敏（微生物研究所所长）、方石山（首善医院院长）、王元增（字新之，京师第一模范监狱典狱长）、陆麟仲（陆润庠之子）、傅侗（宣统皇帝的兄弟）等组成了『昆曲研习会』，在研习会中吴承仕最爱唱的戏有：『弹词』、『骂曹』、『议剑』、『扫秦』、『北诈』等剧。『骂曹』是弥衡击鼓骂曹；『议剑』是王允与曹操合谋刺董卓』；『扫秦』是疯僧骂秦桧。名为演唱，实为借古讽时，指桑骂槐，以讽刺抨击北洋军伐政府的腐败。

一九一九年（民国八年）三十六岁。

一月十八日，巴黎和会开会。以战胜国资格出席和会的中国，却受到战败国的待遇。中国在和会上失败的消息传来，举国愤慨。

三月二十日，吴承仕撰写的《王学杂论》及黄侃所撰《题辞》同在北京大学出版的《国故月刊》第一期上发表。章太炎收到黄侃寄送的这期杂志，即复函吴承仕：『季刚寄来《国故月刊》，见足下辩王学条甚是』。

五月四日，『五四运动』爆发，北大、高师、高工等十余校学生三千余人，赴天安门示威，要求罢免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会后学生队伍拥至东城赵家楼，高师学生匡互生等人破窗而入，打开大门，队伍踊入，并痛打章宗祥，在遭到军警镇压后，有学生、市民三十二人被捕，其中北京高师学生有陈荩民、向大光、初大告、杨明轩、薛荣周、唐英国、赵允则、王德润等八人。

一九二三年（民国十二年）四十岁。

曹锟贿选总统，极力粉饰太平，以收买人心。昆曲社曾发帖给吴承仕，邀请其赴西单堂子胡同唱堂会。吴承仕复函拒绝与会，在给赋斋诸社友的函中言：『前奉社帖，未审曹为谁某，及入朱门，始知其审，彼间空气较热，勉奏弹词半折，嘶哑几不成声，自分歌喉已坏，不得伺候贵人，此后会期，幸勿发

帖。……』

撰写成《经籍旧音辩证》（七卷本）一书，由章太炎作序，钱玄同题签，后又由黄侃笺识。

一九二四年（民国十三年）四十一岁。

撰写《淮南旧注校理》一书，由章太炎题签。《经籍旧音辩证》出版，章太炎为其撰写《经籍旧音题辞》。以为『其审音考事皆甚精，视宁人之疏、雅存之钝，相去不可以度量校矣。明清诸彦，大抵能辩三代元音，亦时以是与唐韵相斠，中间代嬗之迹，阙而未宜，检斋之书出而后本末完具，非洽闻强识，思辨过人者，其未足与语此也』。

一九二五年（民国十四年）四十二岁。

撰写《尚书古文辑录》手稿

一九二七年（民国十六年）四十四岁。

广东国民政府迁至武汉。北洋军大肆搜捕共产党员，李大钊等革命党人被捕。

吴承仕在司法部曾多方设法营救李大钊等同志。四月二十八日，反动军伐张作霖在北京以绞刑杀害李大钊等二十名革命烈士。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共产党员谢伯俞、吴平地女师大学生张挹兰与李大钊一起英勇就义。

四月二十九日，吴承仕闻知北洋军伐政府的反动暴行，愤然辞去司法部佥事之职，以表明其不与反动政府同流合污的鲜明立场和态度。

当时，北京城内，充满恐怖气氛，到处标示『莫谈国事』。一些反动文人，恬噪不已，反对『学生干政』，提倡『读书救国』。吴承仕继任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主任。于七月十五日招生考试时，命作文题为：『读书与救国能否并行不悖，抑有先后缓急之论欤？』与当时的社会上流行的论调针锋相对。

一九二九年（民国十八年）四十六岁。

续聘为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主任教授，钱玄同任国文系主任。

任私立安徽中学校董事。

一九三〇年（民国十九年）四十七岁。

继任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主任教授，同时在东北大学兼课，并担任中国大学国学系系主任。其时中国大学属私立大学，未在教育部立案，凡有名望、地

位和成就的教授皆不愿到私立大学任课。自吴承仕任系主任后，先后聘到一些学术界名流到中大讲课。吴承仕为北京师大毕业同学题辞为：『勿欲速，勿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在中大任教期间，与中国大学进步学生齐燕铭等人往来密切，经齐燕铭介绍，读社会科学、马列主义著作，开始了两个方面的转变：一方面，试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讲解三礼名物；另一方面进一步认识到国民党的腐败，内有军阀频繁混战，外有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只埋头治学不行，要关心政治，关心社会。

一九三一年（民国二十年）四十八岁。

九一八事变。

卖国政府执行投降政策，引起全国民众的强烈反对。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会，全体一致决议通电南京政府，要求抗日救国。当时吴承仕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会主席。

五月一日，吴承仕编辑的《国学丛刊》由中国大学出版。《序例》中写道：『此中所策，以考订国故之文为多，有实事求是之诚，无专己守残之意』。分学

术、文章二门，双月刊。第二期起，『因与师大所出版刊物同名』，改为《国学丛编》。

应聘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国文系讲师。

一九三二年（民国二十一年）四十九岁。

继续应聘为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教授兼中国大学国学系主任。

热情支持进步青年抗日救亡的正义斗争。北师大国文系学生王志之，以『含沙』笔名写了揭露九师反动当局压迫学生罪行的小说《风平浪静》，无法出版，吴承仕慷慨相助，资助他在人文书店出版。

一九三三年（民国二十二年）五十岁。

继续应聘为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教授，兼中国大学国学系主任。

章太炎在致潘承弼书中称：『前此从吾游者，季刚、检斋，学已成就，检斋尚有名山著述之想，季刚则不著一字，失在太秘。世衰道微，有志者当以积厚流广，振起末俗，岂可独善而已』。

本年，吴承仕、钱玄同于北平校刊《章氏丛书续编》，吴承仕在致潘承弼书中称：『师书开工二年，今始告成』，『初印兰色二十部，寄师十六部』。

一九三四年（民国二十三年）五十一岁。

续聘为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教授，中国大学国学系主任。

吴承仕自己出资创办了进步的学术刊物《文史》，创刊号于五月十五日出版，以刊登进步的学术论文为宗旨。鲁迅、沈雁冰等著名作家及一些青年作家，间有文章发表。吴承仕每期都亲自撰写重要文章，如：《五伦说之历史观》、《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者对于丧服应该认识的几个问题》（以上见创刊号）；《语言文字之演进过程与社会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二号）；《布帛上的周代的封建制与井田制》（第一卷第三号），这些文章，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阐述、分析中国古代文化，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从创刊，到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日第一卷第四号止，共出版四期。由于时局的演变，为了适应抗日爱国斗争形势的需要，《文史》停刊，开始筹办新的杂志《盍旦》。

一九三五年（民国二十四年）五十二岁。

经过半年多的筹备，《盍旦》于十月十五日创刊。由吴承仕出资创办，张致祥（管彤）负责编辑，经常投稿的有曹靖华、高滔、谭丕谟等人。文章主要是以马列主义的观点，评论时政。吴承仕在创刊号上发表了《毒品化的疯话》《张

献忠究竟杀了若干人》《木狗子与本位文化》、《赵老太太的认识论》、《士君子》五篇短文。《盍旦》自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五日创刊，至一九三六年二月十五日共出版五期，后因反动政府的查禁，被迫停刊。吴承仕共发表论文十四篇。十二月，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爆发，吴承仕积极支持学生的正义斗争，并参加了游行。

一九三六年（民国二十五年）五十三岁。

《盍旦》被迫停刊后，又与黄松龄、齐燕铭、管彤、曹靖华等筹备创办《时代文化》，于八月五日出刊。吴承仕与创办本刊的几位负责人轮流召集座谈会，每一周或十余日举行一次。当时，故都北京处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之下，白色恐怖十分严重。吴承仕冲破反动派的罗网，进一步靠拢、支持进步势力，以他的行动为青年做出表率，因而赢得了进步青年对他的仰慕。至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七日，《时代文化》共出版了五期。

经过几年的实际斗争，吴承仕已经有了较高的觉悟，敢于见危受命，临难赴义，这年春天，在北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与齐燕铭、张致祥（管彤）同志同在一个特别小组，由一位清末举人、经学大师而成为一名光荣的无产阶级战士，这是吴承仕一生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

一二九运动以后，高等学校的反动当局加紧迫害进步学生，使许多爱国青年失学。这年暑假，由吴承仕创议，利用新生入学考试，国文试卷出题、评卷的机会，为进步学生创造学习条件，吴出了一个作文题：『无敌国外患国恒亡』。当时正值国难当头，这样的题目可以测验考生的政治思想倾向，其他试题也尽量不出偏题难题。在评卷判分时也细加注意，力求吸收更多的进步学生，当时被清华大学开除的一名进步学生黄诚，就是这样考进了中国大学国学系的，后来成为我党的骨干，在皖南事变中牺牲了。这年吴承仕参加了北平作协，北平各界救国会，华北各界救国会。

一九三七年（民国二十六年）五十四岁。

一二九运动以后，吴承仕继续在中国大学国学系讲授《三礼》《说文》，他赋予这些传统课程以新的意义，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史的观点去研究、解释。吕振羽在后来曾评价他说：「再不以其业师章太炎的衣钵为满足」，而是认为「自己在国学方面的智识，不过是『证实新的哲学和科学原理的材料』，帮助他『对数千年中国社会之具体性的了解』」。

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不久北平沦陷，日寇、汉奸到处搜

捕爱国抗日人士。在天津通车后的第二天，吴承仕和张致祥一起到达天津，住在旧英租界的白楼（白俄开的一个公寓）。

一九三八年（民国二十七年）五十五岁。

到达天津后，由张致祥负责与吴承仕联系，张致祥在地下党的领导下秘密出版油印刊物《时代周刊》，吴承仕经常撰写文章，传播民族革命的吼声，激励人民的抗日斗志。

汉奸、日寇几次搜捕吴承仕均未得逞，敌人又想用金钱地位来引诱他。这年暑假，日寇和北平伪政府授意文化汉奸王谟，把吴承仕的儿子吴鸿迈叫到师大丽泽楼，要吴鸿迈到天津去找吴承仕，说明日本兴亚院要聘请吴承仕任北师大文学院院长，如果应聘，将月致高薪。吴鸿迈到天津秘密见到父亲，但遭到断然拒绝，敌人的花招又告失败。

一九三九年（民国二十八年）五十六岁。

年初，中国共产党中央指示在城市工作的同志撤到根据地，张致祥调平西根据地，吴承仕仍留在天津。此时，英国租界当局与日寇加紧勾结，搜捕在天津的抗日人士，情况十分紧迫，开展工作已很困难，当年夏秋之后，天津又发

大水，洪水涨进卧室，终日断炊，有时只能从游船上接到一点干粮，生活陷于绝境。随身携带到天津的钱也已用光，在友人的协助下，化名汪少白，秘密返回北平。由于在天津动身之前就饥寒动累身染疾病，再加旅途困顿，心力交瘁，到北平后就病倒了。经协和医院检查，为伤寒症，肠已穿孔，又并发旧病支气管炎，终因医治无效，于九月二十一日与世长辞。

吴承仕是一个治学严谨的学者，经过马克思主义的熏陶和时代的锤炼，成为一个光荣的共产主义战士，但因日寇追逼迫害，为抗日救亡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一九四〇年四月十六日，延安各界举行追悼大会，毛泽东、周恩来、吴玉章等许多同志都送了挽联。毛泽东同志送的挽词是「老成凋谢」。周恩来同志送的挽联是：『孤悬敌区，舍身成仁，不愧青年训导；重整国学，努力启蒙，足资后学楷模。』吴玉章同志送的挽联是：『爱祖国山河，爱民族文化，尤爱马列主义真理，学贯中西，善识优于苍水；受军阀迫害，受同事排挤，终受日寇毒刃摧残，气吞倭虏，壮烈比诸文山。』这些联句，表达了中国人民对吴承仕同志的深切怀念，也是对他一生的高度概括和崇高的评价。

附记：

吴承仕同志是在日寇侵占北京时逝世的，当时限于环境的艰难，报刊上保存他的生平资料很少。仅就现有的资料，整理出这个初稿，所参考的资料有：

《安徽省歙县县志》

吴鸿迈等人在吴承仕逝世时发出的《哀启》

《延安新中华报》一九四〇年四月十九日第一版有关报导。

《章太炎年谱长编》

《文史》

《盍旦》

《时代文化》

《北方青年》

访问吴承仕同志的学生张致祥、王志之、叶仓岑、臧恺之等同志的记录及曹靖华、王志之、王西彦同志的回忆文章。

吴承仕同志的部分著作及手稿。

胡云富、侯　刚整理

一九八二年一月二十一日

吴承仕藏

章炳麟论学集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地质胶印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7.5 字数：220千
1982年5月第1版 1982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
统一书号：7243·86 定价：（平）3.20元
（精）4.20元

统一书号：7243·86

定　　价：平 3.20 元
　　　　　精 4.20 元